

默 僧 自 述

張 默 生 著

人 物 雜 誌 社 出 版

SKBC
ALG
K214
4

—1—

默僧自述 第一冊 自次

- 一、斷續求學記
- 二、教學相長
- 三、可念哉疑
- 四、青島遇難記
- 五、朝鮮亡命記
- 六、長汀飄流記
- 七、奇人奇事之一束



3 1771 2349 8

默僧自述

幾度沉迷幾度醒，
襟邊紅淚已成冰。
荒山虎嘯鳴啼月，
我是垂垂入定僧。

余昔年別號「默僧」，友人馮沅君先生贈以此詩，謹錄以弁其端，作「默自述」。



張



一 斷續求學記

余小小不知力學，好嬉戲，然資質頗不鈍，四歲能記簡單賬目，九歲能爲人書屏聯；顧家道寒微，入青州中學二年半即輟讀。余父，前清舉人。母，焦氏。生女二：一孀，一待嫁死。子三：仲事軍政，今爲敵俘去；季習醫，現充西康會理衛生院院長；余其長也。余父自十八歲即以教讀爲業，清末，思想大變，倡革命。民元，力主毀廟興學，率衆搗毀城隍廟，全縣駭然，幾於激成民變。旋豪紳以全縣人民名義，上控成訟，爲期凡三年。時袁世凱帝制自爲，專以摧害黨人爲事，余父幾遭不測者屢屢。因是薄產蕩盡，一貧如洗，而余之續學更無望矣。在家隨先母操作，樵薪汲水以爲常，日不得飽，取黎藿充飢。余父租地四分，教習農業，以備爲人傭工，自謀生活。會余舅父輩有在天津習較業者，召余往習藝。終日理獸皮，臭氣蒸騰，損及脾胃，飯時常氣噎不能下；以湖前之郊外操作，笑傲乾坤者，不禁興雲泥之感。蓋余性愛自由，喜俳諧，好歌唱，聽入焚籠，則毛脫羽殺，真有難言之痛矣？憶余初入中學時，嗜軍樂，習拳頭運動，尤好攀高大樹木。每據樹巔，俯瞰周覽，常睥睨芸芸衆生，作振鬣奮飛之想；晚學家居，則

於勞作中，不忘弄短笛歌俚曲，於農隙之際，則習昆曲，奏檀板。一旦遇其素性，強以其所不欲為，勉以其所不堪為，雖謂迫於飢寒，然捨此即無謀生之道乎？

不久，應父召至濟南，思以傭書為生。得父執介紹，先至法政專校繕寫石印講義，按字數計酬，曾憶於文具店中，購一新筆袖往，晉謁該校之發稿人，彼投我以目，似見我衣服破舊，言語舉止未脫鄉俗氣，意甚輕蔑之，唯曰：「稿至即分繕。然余呆坐半日，觀其分稿數次而未及余，余亦不敢問。至午，出外少進膳，復往候，又半日，仍遭白眼。自暮，漸回寓所，余又一見即問曰：「是日共寫幾張？」余悲梗不知所對，伏床大哭。經父一再慰問，乃訴其日所經歷，亦祇相對嘆息而已。

後又至工業專校充錄事，初則繕寫公文，繼而調至謄印室填寫講義中之英文名詞，竊同等字句，繕謄英文字母者，故遇有物理化學上英文名詞則空出之。往者，此一名詞，係由教員書於黑板，令學生自填；今則余堪任斯職，因博師生之歡，而校當局遂提升余為錄事長，負全校講義謄印之責。月薪初為八元，繼則十二元，後又增至十四元。為時凡三年，尚能稱其職守。時時突泉歌藝雜劇，盛極一時，而鑼鑼大鼓，尤稱絕唱。以工校逼處其側，遂得時往竊聽；所謂竊聽者，不付戲資之謂也。聽之既久，漸能效其歌

聲，聞者均以爲極似。往往於騰寫之際，且書且歌唱，同事之間，樂也融融。每自慶得其所，不復有上進之志。後以主管人之遷怒，當場辱我，始憤而辭職，西走曹州，續學省立六中。計自青州輟讀，忽忽已五年於茲矣。前之所學，雖半遺忘，驟觀編級試題，幾不知其何云，遽言致答，幸此時余父已在校中任教，得從中通融，始暫允入二年期肄業（時中學爲四年制）；否則非從第一年課程讀起不可也。

時曹州盜賊如毛，匪衆散處曹屬各縣約數萬。縣城鄉鎮，一夕數驚，途中行旅，尤堪疲慮。余之不遠千里而負笈於此者，固由於余父在校得以有所依靠；然學校辦理之善，早已樹之風聲，此則具城大之吸引焉。校長叢禾生先生，山東文登人，爲前清科第出身，而又留學東洋，受教育。回國後，任省署科長。提學司王鴻一先生深敬重之，請其出長六中，先生慨然允曰：「教育事業，爲我之素志；然我不去則已，去則非二十年不可。在此二十年中，卽昇我一教員，一小小職員，我亦樂觀厥成耳。」後先生果長校二十餘年，復自請改充圖書館主任，兼國文教員。直至抗戰軍興，始以年老未便西來，赴濟南閒居。聞敵人數度敦請其出而任事，均堅詞拒絕，遂鬱鬱以死。

當其初長校也，卽提倡學生自治，最著成效。吾國學生自治會之倡導，蓋自叢先生

始，聞與英國學生自治會之成立相先後焉。余之轉學六中時，爲民國六年春季。其時學生自治會之具體組織，名曰「自治團」，團有團長，下分各隊長，每月由大會選任一次。團中紀律森嚴，觸犯之者甚於觸犯校規。一切日常生活及進德修業之事，皆由同學互相督勸，校長、學監、及全校教員，皆負輔導之責。團爲軍隊組織，其性能則不同；有糾察隊、有清潔隊、有勞工隊、有拳術隊、有軍事操隊。隊員月須集會一次，以求平均練習。每日課罷，諸隊齊集操場，由團長發號施令，各隊即分別活動，一小時後，集合散隊，不許有絲毫苟且也。於散隊前，必有一師長作簡單之訓話，或揭示聖賢語句而解釋之。每屆隆冬之際，則於黎明前舉行跑步半小時，而早自習尚須燃燈焉，風雪無阻，此亦叢先生之所提倡，名曰「寒稽古」，蓋襲用日本答詞也。先生又採取耶教中禮拜之意，於星期日上午必有全校之集會，除報告每週校政外，由教員數人，輪流講述大學中庸，周而復始，二十年來行之無間。先生更極力提倡歌詠話劇，高年級並演英文劇，常自作歌自唱，令全校學習，真洋洋乎盈耳哉！又提倡着粗布制服，先生必身先着之；提倡黑麵粗糧，先生必身先食之。嘗曰：「曹屬之所以多匪者，以困於衣食耳。汝輩若思美衣豐食，不惟昧於稼穡之艱難，試思處此貧困環境，其容汝輩逍遙在乎？」其堪

稱教育界之先覺者。尙有對於「性教育」之重視。蓋逸則思淫，故其教育主旨，不許學生有片刻閒暇；然又慮及少年血氣方剛，不克自檢，以致斷喪其有用之身，故又屢屢取滯言情小說，以得則焚之，自稱曰「秦始皇」。亦常於深夜中竊聽各寢室，或於日間巡視各床鋪，如發覺有同床而寢者，或有遺精嫌疑者，必指名健去，作溫語之告誡。並時以過來人之資格，作現身說法，而爲周詳之解釋。亦有已婚之學生，窺見其私慕悵切，反足以妨其學行，則寧給假數日而使之歸。要之，先生之苦心孤詣，難以殫述。故其感人之深，傾衆之愛戴之也，實勝於人之慕父母。與世四年之後，曹屬人材濟濟，幾爲魯滬。卽至北京升大學者，僅六中一校，亦佔全省之半；其後留學東西洋者尤多。自民國七年以後，山東教育大權，均握於曹屬六中同學之手。故當時有一流行語曰：「曹中北大，哥倫比亞」。意謂非此系統，勿思在教育界得志焉。其後又喊出一口號曰：「曹孫曹家莊」。如水激傳中之攻打某某莊者然。蓋以其大權久握，故人多懼之。余之述此，固藉以見葉先生三十年樹人之志，及身而樂觀厥成，亦以誌吾於先牛嚮往之忱。情不容已，故不憚辭費也。先生於學，亦無所不窺，然獨昌陽明良知之說，並有「心學」之組織。余因得讀陽明全集，兼涉諸子之學，是爲余專心讀書之始。惟余放蕩數年

，頗不耐拘束。同學中之究陽明者，多以聖人相期，以道統自任。余則無此大志，且對聖人道統之謬，頗發疑問。同學中誠陽明書者，多正襟危坐。如對神明。余則於暑期之夜，裸體讀之，案頭置西瓜，且啖且讀且圈點。時有會心，則拍案稱快。胸襟壯闊，得未曾有。假令業師當此，不知其誠我乎？抑詐我乎？

昔有焚執苗子久先生者，以狂蕩不羈，作官犯法，居有獄者五年，於耶教經典，大有創獲。著述甚富。余曾見其前後判若兩人，因以憶懷宗親之感引方。乃於暑假年假，赴濟南從之習聖經。先生每以己之罪行，現身說法。巧譬妙喻，講人不倦。余乃嘆服其信仰之篤，學問之博，為不可企及。然其中古式之宗教氣味太重，是可議者。余於預言奇蹟等都不迷信，乃得其治學方法以去。彼於治經也，亦主以經解經。所用純為歸納法，並謂代聖立言，猶如代傳口信，緩一旬不得，增一旬不得，否則即為負人之所託。余因宗教義理之觀摩，常以之督解宋明諸儒學說，而每獲新義。不知者，以余別有宿願。實則另習得一套法寶也。

民國八年，余考入北京高師英語部。同班中後之知名者，有胡大君、熊式一君、李澄之君諸人。李君與山東臨沂人，於此次抗戰中，在魯任重要工作，前歲為敵俘去。

敵會審訊之曰：「爾何以反對我大日本，作此愚蠢事？」答曰：「不如此愚蠢，我國家民族必無出路。吾國古有愚公，以太行至壘，屢時之趾，終旅，誓以其力移之，並以此志傳其子孫孫。山不移，此志不能改。今吾之愚，有愧愚公多矣！……」語未畢，而敵會蕭然爲敬，傳語左右曰：「此是英傑，當優遇之。」今聞猶在敵中。熊君，江西南昌人，其在校時，似不肯用功，終日與電影界相往還，精研美容術，儀儀善謹，同學多竊笑之。然十年之後，以介紹「王寶川」一劇，馳名英倫；繼有「西廂」之邊譯，亦轟動一時；其他譯著尚多，不及備述。初君，山東萊陽人，年來充復旦教務長，今爲中大外文系教授。余與之同班時，曾憶其善於發音，嫻鋼琴；大學畢業後，又入英文科究科；於北平教界服務多年，復留學劍橋大學。曾以邊譯吾國名著，大爲英儒所重。其所譯譯者，計有老子全書，宋詞選，晚明小說選，均由劍橋出版部印行，此在其本國學人中，亦殊不易得。尤以詞選一書，其匠心獨運，爲詩英譯另開一新境界。當時三君之中，余與李君談最密。以吾二人同醉心於新文化，同喜讀耶教經典，而又同一寢室，往往竟夜侈談，擾入清睡，大爲同室所不喜，屢受警告，亦不能改。詎意肄業半年，而履妹之死耗傳來；旋因母喪返里，遂而休學。余不得隨諸學兄之後，躡專學習，進窺商界文藝。

園地，蓋亦命也！

先母逝世後，余父卽由曹州六中辭歸，情志沮喪，悲不能抑，乃藉種菊以忘憂。余亦助父担水澆花，暇則從父治經學。父精於易，因得一窺天道人事及禍福休咎之理。其時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亦閱讀數遍，並爲之分段標點，以究其文章脈絡。竊見呂覽之結構繁巖，淮南之體勢浩瀚，當爲習文者所不可忽視；然爾時其於二書之博採百家，折衷於道家言者，尙未及深切注意也。

次年暑後，余再至高師復學。因年來所致力者，於國學方面獨多，且於此亦發生極大興趣，乃求轉入國文部，不許。復經入學試驗，始獲所願。時逢五四運動以後，學術界蓬勃煥發，有文藝復興之勢，縱而整理數千年的古學，橫而吸取各國之新說。余好奇心盛，求知若渴，乃奔馳於新舊兩途，忽而南轅，忽而北轍，橫衝直撞，不暇辨其得失。於新書，愛好當時之新文藝新學說；於舊者，致力清代漢學家之積業；然於周秦諸子之學，則置之第一位。其他有關學說，無一借以爲比較研究之資耳，當時治諸子，亦無所別擇，得之卽讀，讀時輒稱快，在校四年，晨起燃洋燭三分之一始放曙。爾時所用皆笨工夫，卽圈點文注是也。余於校中課程，多無興趣；並發現校中教授，亦多敷衍塞

賈，卽赫赫有名者，亦不過「打破戲」差強人意，餘則無所啓發也；因而決定銳意「自學」。習知某教授不常點名，於上課時輒溜入圖書館中，自習所好。分數名次，從不計較，然以保持不降級不開除爲原則。貧兒無錢買書，一被斥退，向何處尋覓借大之圖書館耶？然京中有中外名人學術講演，則必往觀聽。曾爲聽羅素講演，被爬手竊去半年之學費，家中無力續給，因以吃苦不小，故至今仍在記憶中。

亦有使我永不能忘懷之一快事，卽梁任公在北大禮堂公開批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也。梁先生於事前自登啓事於報端，謂某月某日赴北大禮堂批評當代兩巨著：一卽胡著，一爲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先以胡著爲始。並謂凡前往聽講者，每人須購哲學史一部，以資鈔照。時胡先生名聞海內，青年之治學者，微論鑽研西學，或整理國故，無不奉先生爲圭臬；今忽跳出一「老將黃忠」，又係久已知名之國學大師——梁任公先生，叩關挑戰，實不啻青天霹靂，而學海中驟起狂瀾。自梁先生之啓事發出，商務書館所存胡著哲學史，頓售一空，該書館緊向交通方便之各分館索貨，仍屬供不應求。各校學生，日望戰期曩臨，竟恨時光之來遲。及期，余持胡著前往，而北大禮堂已萬眾齊攢，人山人海矣。是日不惟室內無一隙地，而十數窗牖之上，亦感人滿爲患；寢假而室之外圍

，亦有無暇翹足側耳靜待竊聽者。梁先生果出馬矣，手持胡著，厥欣欣笑容，聽衆鼓掌，若雷動。直至梁先生之發言，始戛然而止。此役計凡兩日，第二日一場，約四五小時，第二場約二三小時，第二日亦分兩場，每次時間均較第一日爲短。第一日，胡先生未到，第二日第三場，胡先生竟伴梁先生而來。兩先生相視而笑，聽衆不禁爲之歡呼。吾猶憶梁先生每講至得意處，爲之聲色俱厲，頻頻回顧胡先生曰：「適之，此處你是不是造謠？」聽衆輒闕堂大笑，而胡先生則微笑點首，欣欣然神色自若也。此兩日之講演，將一部實學史，逐章逐節批評，何異十數萬言？今不能詳記。而其最重要者，老子之時代問題，爲梁胡是非之最大關鍵，亦中國實學史上之最大關鍵。胡著謂中國實學之祖，當推老子，故以老子爲之先，而梁先生則謂老子乃戰國時人，並舉多例證明之。倘以梁先生之說爲是，則胡著之「史」的立場，即根本推翻矣。其次，胡著謂大凡一種實學，必前有所因，後始有所創，未有憑空從天而降者，而梁先生則謂中國實學從老子孔子講起，不詳述其淵源所自，正是憑空從天而降者。倘以梁先生之說爲是，則胡著之體系，亦陷於自例相違矣。再來，梁先生謂胡著講老莊孔子之學最膚淺，講荀子處較好，講墨辭最精闢，然此或二人見解之不同，無關宏旨矣。梁先生總結結論時，頻謂某處某處

著者修正；胡先生當衆致答，乃全不接受。並謂西洋每於宗教會議時，多假設衛道派與魔鬼派，相互辯論，以求最後之真理。是則魔鬼派之言論，亦未見於真理無補也。胡先生以滑稽口吻，自認爲中國之魔鬼派，而推梁先生爲中國之衛道派，道不同不必強相謀，各是其是而已。當時之論戰止於此。余所以記之者，藉以誌吾國學術界之盛況也。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後未公開批評，不知何故。然自梁先生此次挑戰，而于學術上之影響極大。老子時代問題，雖爲日人所提出，然在國內條舉辯證，要以梁先生爲先聲，後此經多人爭辯，大體以梁說爲是。若馮友蘭，若錢穆，若羅根澤諸先生，卽均承認老子爲戰國時人者。此於中國哲學體系，不能不爲之改觀矣。自梁先生此次挑戰，而科學與人生觀之觀，又繼此序幕而再演，觀其參加者，各守壁壘而不肯稍讓，則亦治學精神之所寶貴者。後雖由吳稚暉先生出而收場，然科學與哲學之範圍，要以有此爭論，而界說益明矣。要之，梁先生之挑戰，實爲學術上另闢一天地，爲思想界另轉一方向；卽余之治學，從此亦覺思想開闊，不株守一二先生之言矣。

余病口吃，見人不能出一語，是名「訥」而口亦訥也。（余名敦訥）。余父嘆之曰：「訥兒口訥，可謂名符其實，將來舌耕唇耘，不知何以自了？」居常竊以自恨，至京

後，必欲下其地，並痛自矢之曰：『不學無術，每願再見吾父，使老人扭愛。』於是學以奮，學壯胆，學語言技術，並積一候日之同樓友，以爲之的。每余星期日，余之槓友即應約而至，亦或吾往就彼，相與辯論。夫其守新文化及宗教之堅壁，而彼則施以無情之攻擊。戰端一開，彼以矛來，我以盾禦，有時變更戰略，則屢守爲攻。有利於我者，無計不施；有害於敵者，無術不用。反復爭殺，互不相下。觀戰者有所偏袒，必厲聲斥之，當事者稍涉童氣，則相戒勿怒。吾猶憶某日，自早八時鐘，其聲及聞午飯鈴聲，始相約罷兵；然吾二人已精疲力竭，飯不能下矣。於是各據一床，狀如延屍，對睡至日暮，乃欠伸而起，相偕赴校外小館，大餐一頓，權作慰勞。如是者兩年有餘，二人竟成莫逆。殆俗語所謂『不打不成朋友』者也。昔公輸般九駭攻城之具，而墨翟九却之。莊周與惠施遊於濠梁之上，不見鱸魚出遊從容，此則玉卿底事，而二人爭辯不休。尙想古人，常同此快。其時，余之預備工夫，幾佔全學程之半。余並非耶蘇教徒，但新約書幾於成誦，蓋卽於無人處高聲朗讀，藉以練習說辭時獲得之成績也。凡有關建立新文化之書刊，如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之言論，如新潮新青年等，無不細心閱讀，以備推折敵鋒。專心搜求技術書，如演說術，雄辯術等，凡可能者，無不購得。

精讀。余於培植傑編譯之「辯論術之實習及學理」一書，獲益最大。其書條理分明，循序漸進，最便初學。非惟學辯論者，必不可不讀，即學說學作文者，亦必不可不讀。蓋語言文字之學，本無一致，語言為有聲之文字，文字為無聲之語言，不至於辯論乃演說之複合體，亦猶文章中之有論辯類耳。文壇而說衆辯論材料，於本國方面，自諸子書，戰國策，鹽鐵論，神滅論，神不滅論，朱陸之爭，冷黃文之爭，以至坊間出售之案牘辯訴，或小說中之有關辯論者，無不一一搜到。於西洋方面，則從事於邏輯之研究，或向其文學史中尋求材料，因得飽觀蘇格拉底與當時哲人（Socrates）之辯論，及後此唯心唯物之辯爭。時各校多有「因明五」課程，於是更從「因明」入手，因以讀佛教經論。受益最大者，為三論宗中之百論。中論，甲乙門論。尤以百論一書，視為雄辯寶典。其書設為外道與佛宗之論辯，自篇首以至書之終結，分出三問題復三問題，問題相生不已，應辯亦不已。往往辯至「山窮水盡疑無路」時，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然其純以理學去絕無形勢出奴之見，以理勝不以勢勝，無怪印度學術之所以視其博大也。反觀吾國儒龍輩之堅固，異端直承巫覡大巫奏。愚昭為知世界名學，可分三天文，且為吾國名學，為印度因明，為西洋邏輯。後此嘗欲編者三策應編，獲集三策中之雄辯材料，

思成雄辯學一書；不意數年成績，因被張宗昌通緝，僕人心慌無習，於燒毀信件時，並已整理完畢之韓非子，均投於火爐中。然曾以此得去口吃之病，亦云幸矣。二年後回里省親，與吾父修談竟夜，吾父忽自床頭坐起曰：「訥兒何以忽不訥？」竟而喜極淚下。念及老人愛子之心，迄今猶戚戚於中。然語言一事，重內容，重技術，而不重言詞。巧言如簧者，未必可稱善言；字斟句酌者，乃爲上選。孔子特設言語科，然一則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再則曰：「是故惡夫佞者！」又曰：「不學詩，無以言。」「授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知言語之道，不獨利口齒，巧言詞，而學問涵養，世故人情，亦非深厚通達不可也。

余於「槓友」之外，亦曾結一志友李逸生君。李君，河南息縣人，家貧苦學，志氣軒昂，沉潛高明，外柔內剛；並長於言詞，富血性，每逢愛國運動，輒出而講演，頗能感人。時余以口吃之苦，私心特敬愛之。以余與同桌自習，接談獨多；又以同處困境，氣味自投。故入校不久，即交稱莫逆。自是形影不離，憂樂與共；衣服易着，用財不分；膳讀之書，紙備一種，並肩而讀，相與研討。一次，因購得小泉八雲之英文本「生命與文學」，欣喜若狂，吾二人避至一室，共讀此書，一連十餘日未曾上課；同班中多竊

笑之，以爲不務正業，只趕時髦，未知是何居心？類此之事，幾若恒例。時吾二人正醉心新文藝，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出版之書刊，或購讀，或借閱，無一遺漏。冰心，落華生，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及魯迅兄弟之作品，常爲吾二人研討之資。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柴霍甫，易卜生，莫泊桑，王爾德，泰戈爾諸人，及東西洋作家之譯品，或劇本，或小說，或詩，或散文，無不一讀再讀，樂不知倦。其中王爾德之莎樂美，獄中記，神仙故事，泰戈爾之新月集，飛鳥集，並得讀原文；屠格涅夫之前夜，父與子，易卜生之羣鬼，娜拉，戈爾斯泰與莫泊桑之數短篇小說，亦得勉讀英文譯本。如是者二年，而對於本系中之諸科目，更形淡漠視之矣，然此中亦自有故。因國文系之課程，多由當時幾位知名教授兼充，不時缺課；所發講義，亦有頭無尾。實則此等科目著述，坊間已有完整之書。與其隨堂聽授，得不扣缺席分數；勿寧搜集完整之書，自行閱讀。是則古今學者，皆吾師也；其著述，皆吾讀也。然於兩先生之授課也，從未缺席。一爲錢玄同先生之授音韻學，一爲魯迅先生之授小說史。錢先生每次授課，語若散珠，氣貫長虹，罵選學爲妖孽，詆桐城爲謬種，吾喜其狂放；其音韻學之造詣，吾則未能領受也。魯迅先生之授課，語多土音，如話家常，探幽鉤沉，如列珍錯；時則言涉滑稽

，令人絕倒；時則詞含諷刺，令人生長：吾喜其老辣。余後此之廣覽吾國說部，甚且入於索隱行怪之途，此其因也。二年後，余與李君忽自反省，漸覺新文藝之成就，不壓人意，乃相率精讀吾國名著。自是吾二人之好尚稍異：彼則偏重純文學之瀏覽，我則偏重哲理之探究。先秦諸子之苦讀，旁參歐西文人之著述，此其時也。然時賢每有名著問世，吾二人則又趨於一致也。

余與李君相厚，非惟同班中知之；卽全校中識與不識，亦多知有如是形影不離之二人焉。吾二人亦時相口角，旋即言歸於好。時同班中盛看老殘遊記，而白妞黑妞說書一段，尤騰喧諸口，余則頗擅此技，卽老殘所描寫之奇兀轉跌處，吾亦能之。每當同學燕樂之際，常請余效此聲，余則曼吟長歌，曲傳其神韻，以博同學之歡。按此爲鐸鐸大鼓，乃白妞之絕技，而象以我之面黑也，竟錫予以「黑妞」之名。李君則絕不諳此，然以其面白暫且與我長相伴也，反以「白妞」呼之。後此，同班中皆以此綽號戲呼余二人，余二人亦欣然受之。

每逢暑假寒假，余與李君各不旋里，或留校共讀，或相偕至山寺中自修。曾一度至西山普照寺避暑，爲生平讀書遊樂之最堪回憶者。爲時凡三閱月，攜兩箱書前往，幾於

通讀一遍，尙有讀至三數遍者；每日必寫筆記，交相評閱。研讀之暇，則至羣山中探勝尋幽；觀卉木競秀，聽百鳥爭鳴，則使人喜；臨懸崖巨壑，遇怪石巉巖，則使人怖；值澄潭印影，聆小溪低唱，則使人靜；或遇牧童，或逢樵夫，或遙指古剎危塔，或遐想山靈水怪；倦則憩古木之蔭，飢則餐野菓之味；仰視閒雲蕩空，頓覺悠然意遠。此境此情，不知何年月可再得耶？

二 教學相長

余於師大畢業後，任教本省濟南省立第一師範文學專修科；備備不敢自信。學生中，曾有余中學時期之師長，雖未從其受業，然亦覺難予爲情。授中國學術思想，尙須自編講義；爲應付一二學生之學有根柢者，往往坐至深夜猶不睡。試教之後，大受愛戴，始稍自慶慰；然以此反爲同事所嫉忌，亦不無小苦。適濟南齊魯大學文科神科，聘余授文學哲學，遂應聘前往，仍兼一師文專課程。在齊大凡二年，授課時間極少，環境復幽靜，始得以奠學問之基。前此學生時代，只知貪多務得，不假思攷。教然後知困，乃集中精力，亦學亦思，前之鯨吞虎咽者，今爲之一一反芻，而時有所獲。當時名理玄理之爭，甚塵上，主名理者，斥玄理爲空洞，尙玄理者，非名理爲自畫。余於此兩派學說，無分畛域，并進研討。如莊子韓非子，卽爲此極端兩派之說也。余研究結果，認爲世間無所謂玄理，只有一個真理。所謂名理，不過治學治事之方法耳。如莊子「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諸句，如不明瞭公孫龍白馬指物二論，卽難於知莊子之所云。因而竊怪西洋哲學上唯心唯物之

爭論不休，實爲障理蔽智之不祥物也。余持此態度以致力於學術外，更爲莊子韓非子二書之整理。於莊子發現其特殊之文體：卽第一等作品，爲有總論、有分論、而無結論，如內七篇及外雜篇中之一二是也；第二等作品，既無總論，亦無結論，每篇各自成段，文筆近於第一等，外雜篇中此類作品頗多；第三等作品，乃一氣呵成文字，爲時或稍後，大不類於一二等文體，如馬蹄、駢拇、脰篋、刻意、繕性是也；第四等作品，學莊而無其高古，一望卽知爲僞作，如盜跖、漁父、讓王、說劍是也。寓言篇首段，爲莊子著書凡例，天下篇爲其後序。循此次第，而成「莊子新編」一書，攻破郭象以來「內」「外」「雜」分篇之說。然有必不可忽視者，卽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爲莊子全書之鎖鑰。啓鎖而不得其鑰，終悵悵於門牆之外，難於窺見其百官之富宗室之美矣。願莊子何以倡三言？此爲不得已之苦衷，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出此下策也。以時人互不自信，故有寓言；以時人泥古太深，故有重言；以時人成見蔽智，故有卮言。寓言之作用，爲移主觀之批評，而爲客觀之批評；但內中必藏有莊子。重言之作用，爲利其偶像之觀念，而予時人以教訓，內中亦必藏有莊子，蓋「託古改制」之意也。卮言之作用，爲祛其師心，因道立言，以別於諸子之自私自智，剖判大道也。莊子之

「三言」，猶詩經之「比」「賦」「興」。讀詩而不明「比」「賦」「興」，難於獲詩人之旨；讀莊而不明「寓」「重」「卮」，亦難窺莊子之真義。前人贊美莊子，稱其恍惚不可捉摸，視爲天地間之至文；吾不知既視爲恍惚不可捉摸，何以其爲天地間之至文乎？

余於韓非子，亦襲用此法，而爲之整理，成「韓非子新編」一書。全書分爲四大類：一爲法家之部，凡闡明刑（同形）名法術之基本學理者，均屬之；二爲道家之部，卽以法家眼光釋道家學說，如解老、喻老、主道、揚權論篇，均屬之；三爲諸說之部，卽引用前代史實，以證法術之可行，如內外儲說，說林上下，均屬之；四爲疑竊之部，卽按其文體思想，疑爲膺品者。韓非集法家之大成，自有韓非，始有所謂法理學。其書雖十餘萬言，不外形名法術四字而已；太史公謂其歸本黃老，已成贅詞。按形名法術四字，只可在三字看。形名爲法術，卽今之邏輯是也；法爲一事，卽憲令著於官府，布之四方，而爲上下所共守者也；術爲一專，卽人君之所密用，臣下不可窺者也。全書無虛千言萬語，均爲此三事作註腳。故讀韓子，若能得其體要，文字勘正無訛，則不須另爲注釋矣。其立論之方，或正言、或反言、或援引往古之事實，或關斥他家之學說，要

皆爲破敵立論也。實則非韓非子。然一七經書子言，均當作如是觀。是爲以經解經，以子解子。庶可洞其廬山真面，亦可請以簡御繁。探其底裏者也。後人誤於注疏，以盲從盲，幾何不墮蹊相從。是之爲舍本逐末，愈趨而愈遠矣。

當此時也，余有一生平最好之際遇，得識兩位學術界之草澤英雄，一爲蓬萊藥調甫君，一爲臨清吳秋輝先生，藥君以書店小夥，自十五歲立志研究國學，以二十年之苦功，先治科學，習英文，繼而以科學方法治經子。其成就最大者，爲墨經，爲其綜合之邏輯。其第一篇與世相見之文字，爲評梁任公墨經校釋一書，復見其陰陽五行說之商榷一篇，亦係評梁之作。繼而又有楊墨之辯問世，發明古代名學，有「離」「盈」兩宗。公孫龍謂「豎白石二」，是離宗也；墨家主「豎白不相外」，是盈宗也。持此以治名墨兩家學說，其繁雜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此說一出，則胡適名家一元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梁任公致藥君函，計爲離盈二宗之發明，石破天驚，得未曾有。以如是之學者，爾時尙隱於外人肘腋之下，而爲之襄助醫學譯事，每月薪金十五元，彼則不知不慍也。名聞既顯，乃被擢爲齊大教授。余與之隔壁居，數次攀談，遂結爲志同道合之好友，乃得其學問之博且精，不獨以墨經邏輯名世也。同事兩年，形影不離，相互切磋，益我實多。

所不同者，彼爲偏名理之說，余則浸淫於玄名之間者也。

吳先生之相遇，亦爲一種奇蹟。余聞先生之名有年矣，恨無緣一識其人。在北京時，曾讀其學文溯源，其書意在推翻許氏說文，別建文字學之體系。所選釋者，雖亦不外鐘鼎甲骨或古器物之類，然其運用之方，羅振玉玉函齋諸人，尙有不同。蓋其才力過人，故能發前人所未發。爾時余無意此道，驚嘆者久，後亦置之。不意事過兩年，竟遇先生於友人宴會之中。時先生年逾五十，貌奇醜，且眇一目，目之不眇者，亦較常人爲小，光甚炬；衣門垢，不堪，言談詭詭，於人漫不爲禮。余甚奇之，數數過訪，因以悉其生平，始嘆相識恨晚。先生早年以詞章著稱，於詞曲尤有研究。後治科學，精數理，並考取東洋留學，旋因提學使召見，以貌醜被斥；遂乃專攻經學，由古文字入手。三十年研究所得，乃恍然於古代經典之流傳於後世者，蓋皆翻譯文字，其間誤譯之處，直不可縷數。其致誤之由：一誤於大篆之譯小篆，再誤於小篆之譯漢隸；且春秋戰國之間，各國文字不同，亦難免彼此之相誤譯。漢人所見諸經，無論爲伏生所誦而寫爲今文者，或壁中書出而號稱古文者，以是之故，均不免傳譯之誤。漢人據此誤傳之經，攷證訓詁，故爲多事；卽許慎據小篆以作說文，據說文釋經義，亦屬欺人之舉。謬端一開，從此

三經學者，無往而非謬矣。先生思欲探本窮源，乃憑其古文文學之研究，以改正古經之文句；復以其古史學之研究，以解釋古經之義理。其詩經通義共書，多至三十餘冊，其譯每篇詩，皆堪稱一種專著。據其所攷，今所見詩經文字，無一篇無問題者。且轉法假借之字，以說文六書之例例之，亦無往而不齟齬。宜乎後之說詩者，謂「詩無達詁」也。先生治詩如此，治其他經傳，與夫先秦古籍，皆然。據其自白，彼治甲骨鐘鼎，較羅王諸人爲早。並謂羅王所循途徑，已成死路，彼亦遵之而悟，悟之而轍者。又謂古代方言，今世已無人能明之矣；彼則廣搜證據，悉心尋繹，始得略具端倪，以之而說經。彼於新攷古學派，只許其有破壞的疑古精神，而建設的充分學識。要之，先生治學精神，超越孤絕，決非常代一般國學大師所能及。其在吾國學術界，可稱爲最大之革命者；惜其窮愁潦倒，與世多忤，終以餓病而死。余曾爲長文以誌之（見宇宙風乙刊三十期及拙著吳行傳）。實則吳先生之爲人，早已與世絕緣，且爲當時學士大所不齒。偶有談及之者，皆以怪物視之。卽其師友輩，亦多不屑與之往還。余本先識其人，旣而樂君亦相率常叩其門戶，樂君幾欲棄其所學而學焉。當時余與樂君以常從吳先生遊，竟被人錫之爲「逐臭之夫」，學術界之可惡，至此極矣！然余於其意中，獲此一師一友，

啓我智而厲我志，可謂雖死無憾者。

余於吾國學術外，亦嘗致力於宗教哲學，及比較文學之研究。此時余對基督教義，完全立於批評地位：以攷古學，考證舊約篇章之真偽；以心理學，解釋宗教之意義；以文學見地，研究聖經中之文學價值。曾作「耶穌與墨翟」一篇，比較耶穌之異同。余以爲耶之說，同者固多，而其根本精神，則不能無異。耶穌可稱爲宗教家，而墨翟則不得謂之爲宗教家。蓋宗教上最要之條件有三：曰信，曰愛，曰望。第一，必須有信心；第二，必須有愛心；第三，必須有他界（如天堂地獄之說）。有信而無望，其信也不篤；有望而無信，其望也虛幻；有信有望而無愛，則其信無行爲，而望不得達。必也信爲始基，望爲終極，愛爲橋樑，而宗教之意義始備。墨翟雖言天，但不信天，是無信也（墨翟所言之天，爲人格神，極似耶教之上帝；然與其科學精神不相合，知其爲神道設教）。不言靈魂不死、不言天堂地獄，是無望也（墨翟雖有明鬼之說，但與宗教家言永生言他界者不同）。然其言兼愛，倡非攻，其悲天憫人之志，要亦不可及也。惟其不言信，不言望，以自苦爲極，犧牲而無代價，故其道也不昌。此就真理言之，未可以此非墨翟，或以其無能而益足貴，然以言教之意義，則不若耶穌創教之完備也。當時余作此篇

，意在各遠耶墨之本來面目，余固不直其倡迷信而想望他界也。不意為校長瑞思培博士（英人）所大加駁計，彼以半月之力，譯成英文，寄至英國某雜誌發表，實為出人意料者。

余讀耶教經典，特愛舊約中之文學，如箴言，如詩篇，如傳道書，如約伯記，如雅歌等篇，即置宗教於不論，亦當為文學上之環寶。蓋舊約為希伯萊之文化叢書，有經學，有歷史，有哲學，有文學，歸其於宗教。其描寫技術，皆文學上乘也。今略述一二，以見其一般。

傳道書一篇，充分表現類於吾國之楊朱思想，作者係一種端之悲觀派，故亟謀生前之感官享樂。及其終也，又謂天日之下，一切皆為虛空；倘非其結論歸於上帝，此旁門外道之書也。余嘗欲與列子楊朱篇，作比較之研究，名其題曰「傳道書與楊朱篇」，而未竟其成。其約伯記一篇，長數萬言，為世界四大悲劇之一。其約伯之苦况，文筆之富麗，思想之深刻，其人物之穿插，幾全與屈原離騷相同，尤或過之。所不同者，離騷為澈始澈終之悲劇，而約伯記則於約伯受盡種種磨折之後，而以喜劇收之。此種偉大作品，如能作比較研究，其於文學方面，貢獻當極大也。余擬作「約伯記與屈原賦」

書，亦以臻於人事，未獲所願；將來必爲之。再則雅歌一篇，可稱爲後世歐西文學言情之祖。歌中敘述所羅門王，戀一不守葡萄園之村女，而王以階級懸殊，寧自飾牧羊人以向村女求愛，終結爲伴侶。迎娶之日，其婚禮之隆，儀仗之盛，幾使村女疑在夢中。本歌當分七幕（有許地山之整理稿，見生命月刊），洋洋萬餘言，爲世界最長之民歌。其寫新郎新婦之儀容，與新郎新婦之相互贊嘆，兩情迸盪，可謂盡描寫之能事。如以此歌與吾國詩經之國風，南北朝之子夜，五代之花間，及後世纏綿悱惻之詞曲，作爲比較研究，亦可窺希伯萊民族與吾中華民族，在抒情上之作風不同也。後世歐西抒情之作，類多迸盪之發洩，蓋即受雅歌影響。而吾國之詩詞歌曲，多爲委婉含蓄，溫柔敦厚，亦以禮教之所陶成。蓋喜怒哀樂之情，有動於中，必發於外。其所表現之形式雖不同，或以詩，或以文，或以小說戲劇；其所表現之方法雖有異，或以賦，或以比，或以興；然而求所表現則一也。否則鬱結於中而不得發，久之非生機以盡，卽癱潰以決，其害殆有不可勝言者。故中西文學之不同，非其質之不同，其所表現之形式及方法，因彼此環境之差異，故不能無所軒輊也。今後研究文學，當擴其眼界，多所取資，始能抉其潛蘊，而別創格調，否則窳乎殆哉！

時亦好讀佛書，見其結構之嚴整，文筆之富麗，描寫之生動，其於文學上之成就，亦爲高不可及者。余見佛經之作，類多以戲劇手法處理之。如佛於說法之顛倒先敘其說法之地，與當地之環境，是佈景也。次出諸弟子及釋迦，是開場也。次爲釋迦登壇說法，弟子羅列兩旁，是唱詞道白也。次爲反復質疑辯難，一得其解，弟子歡作舞蹈，是表演也。諸問題講解既畢，經亦隨之結束，是閉幕也。微論單冊巨著，十九皆爲如是之結構。外而論讚之作，或以詩歌體，或以寓言故事體，或以散文韻文揉合體，莫不方便善巧，意趣橫生。如佛所行讚，爲一長六萬言之敘事詩，將佛之一生行事，鉅細無遺而詠歌之，波瀾壯闊，得未曾有。再如大莊嚴經論，乃爲以若干故事組成之一大說部，以敘述之描寫，入以詩歌之讚嘆，境界迭變，愈出愈新，引人入勝，嘆爲觀止。至若大教婆沙論，則更爲寓言故事之總匯矣。此不過略爲舉例，以見佛書之一端！實則一佛國經論，其描寫之生動，文字之優美，體勢之莊嚴，縱有百舌，亦不能道其萬一也。吾以自唐以後，小說戲曲之作，逐漸擴其局度，充實其內容，要亦佛書之所賜。

余見吾國文學受佛典之影響矣，未見受耶經之影響也。有之，自今日之新文藝始。然今日之新文藝，非直接受其影響者，蓋由於歐美各國文學上之所承襲，間不繼得之而

自知也。余於文學之研窮，原思另闢蹊徑，鮮有所樹立，惟以酷愛較多，未遑兼顧。故在齊大二年，仍以學術思想爲歸宿。回憶前此所從教之人，類多知識商販，益不敢妄自菲薄，而於我常仁不讓之志矣。

三 可念哉疑！

余在齊大二年之私人生活，并願於此略述焉。當時校方已建若干宅院，名曰模範村，供任教員之用。余所居者，爲模範村十四號。閉前隙地，堪闢畦畦花園；綠樹陰濃，亦可供遊息；好鳥時來，轉喉弄舌；夏蟬繞唱，各奏其技。南對千佛馬鞍諸山，下臨豁谷，每當秋水時至，山洪暴發，則臨流而觀；夜來蛙鼓喧天，蟲聲鬧砌，則臥聆其趣。時余正嗜莊周之文，淵明之詩，頓覺塵世擾攘，徒亂人意，頗願於此終老焉。曾爲詩以寄其志曰：

羣蠅何營營，飛繞腥羶地，貪此猶未足，復入鮑魚肆。羣狗何狺狺，共爭殘餘骨，爭此不得飽，相互裂皮肉。竟有一異鳥，恬淡性寡欲，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宿，非練食不食，行止頗奇詭。我性亦淡泊，愛此不愛彼。獨處荒村中，靜坐幽林裏。足音竟無聞，縱聞亦不喜。果能常如此，於願亦足矣。

亦曾負書聯語，懸之齋壁。其文曰：「水聲瀉地荒村外，蛙鼓喧天深夜中。」此景此情，正爲當時寫照也。余於研讀之餘，自蒔花草，自行灌溉，門外庭中，幾無隙地。草盛

花肥，願由之。余又好燈下觀花，往往於深夜之時，置燈室外，默然獨坐。見翠卉葉愈綠，花愈豔，零露瀼瀼，益復增其顏色，則不覺神往。亦或於此倦讀之際，散步門外，觀螻蟻爭戰，百蟲營生。余曾爲觀察臬大姐（亦名放屁蟲）之動止，一過汗餘無間斷，因以獲知其全部生活，并爲文以記之，竟蒙生物系主任所稱贊，謂爲可供參考。至今思之，亦復自其癡，然當日身隨其境，樂不知疲，頓覺別有天地也。

余之性情，好獨處遐想，亦好羣居修談。以是我訪人，人自訪我。凡來訪者，余均以熱情接之，一晤之下，如遇故舊。於是轉相告語，來者日衆，此去彼來，戶限爲穿。而青年男女，至者尤夥。其中富有革命思想，頗不乏人。余對之倍致交誼，誘掖挺進，無所不至。款之以飲食，贈之以書籍。而糖果小販，日來吾門叫賣，視我爲其一大願主。蓋是每月薪金，從無敷用之時；而債台高築，亦無所吝惜。前云「足音聲無聞」，縱聞亦不喜。至此則全非事實。其時男女之相愛慕者，余則付以無限同情，且思盡其力以撮合之。即余之對於性也，亦主社交公開，不必太拘形迹。於是人言嘖嘖，大不見諒於抱道之君子矣。某西國教授亦曾對人言曰：「張先生之社交，即在吾邦，亦不至若是之甚也。」如是者半年，竟一情敵之嫌，而幾要廢生。

一日黃昏，燈尚未燃，突然叩門聲甚急，余即開門應之。其人厲聲曰：「汝即某某否？」答曰：「是。」余遂問：「先生寶姓？」答曰：「姓某。」又問：「來事？」彼反問曰：「有C小姐在此否？余乃奉舅母之命，尋彼速返者！」余曰：「在此，可請進一談，遂相與俱入。C小姐見彼突來，俯首無語，憂形於色，似甚恐懼。余觀此情，亦因之而不安，蓋知我已處嫌疑地矣。其人旋即出手槍，指余而言曰：「今日正爲拚命而來！」余急應曰：「先生何爲出此，吾今亦略知之。我死不足惜，但先生等前程遠大，幸福方長，賄賂慎重，勿邀鹵莽，庶免後悔！我知已處嫌疑之地，此時固不及辯，辯亦必難獲信。幸先生於我爲長時間之觀察，果有勢不俱生之情實，再拚命不晚。但終望吾二人將成爲由疑而信之好友也！」其人卽曰：「好！慢慢看！」乃轉而吐C小姐曰：「走！」此伊人雙泪盈頰，周身作顫，連連向余曰：「先生，真對不起！不幸而有此誤會，惟望某哥終以明先生之無他也！」其人復取出一信擲我，厲聲曰：「閱此，卽知我爲何如人！」乃促伊人而去。余送至大門之外，其人悻悻曰：「不必送！再見就是！」余急回室中，正欲燃燈看信時，忽窺庭中，又現一人影，余憑窗攝息，窺其徘徊移時，遂不見。事後始知其人去而復返，仍欲死我而甘心焉，險哉！

余其所留之書，悉其姓名籍貫，年齡學籍，及其個人歷史。今稱其爲W君，以便敘述。其書中內容，自謂曾畢業河南某中學，以家貧無力續讀，遂從軍。亦曾作戰數次，親擄敵人首，快不可言；亦曾於高山跌至深谷，幾斃其命；年來又習空軍，冀得翱翔太空，一瞰人世醜態；志在革命，不措暫污其身，以處某軍部下（按：張宗昌軍）；伊人是其表妹，彼此已相愛有年；其靈魂時刻與彼美相處，以監護其左右。旋復警告我曰：「當知愛情，不可入性！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倘汝倒行逆施，吾寧願玉石俱碎，同歸於盡也！」書末注云：「閱此信後，卽日覆我，以明究竟」。其時余於恐懼之下，倍極感動。覺此人慷慨瀟灑，有古羅馬騎士之風；而彼妹則眸善睐，意態嫺雅，亦不愧爲美人。英雄之與美人，實結千古不解之緣。幸余與彼妹之相處，尙純爲師生關係，絕無越分之想，甚願助其好合，亦堪卜人生佳話。思至此，遂亦坦然爲懷，立覆其信，約於去月下午，可偕其美人來談。余信中大意：謂英雄與美人，乃天然佳偶；我固非紅娘，但望有情八終成眷屬，是其素志；豈肯倒行逆施，以喪盡天良乎？

次日，W君、偕C小姐應約而至矣。余且驚且喜，肅之上坐，彼則絕不辭讓，其神色儼岸，一若審官之待決囚徒者。兩日炯炯逼人，呈現兇光。C小姐邊坐，默默然，

似有隱憂。余心中亦忐忑不安，但力持鎮靜，且出之以笑容。W君突然問曰：「聞先生去歲離婚，有此事否？」余曰：「有之」彼冷笑曰：「然則先生正在戀愛中矣！」余曰：「惜尚未及云此。」彼又問曰：「師生可以戀愛乎？」余曰：「何謂不可？」彼曰：「此吾所以疑懼先生者也。吾終視先生爲一大情敵！果爾，吾實不願與之俱生！」C小姐苦顏翻曰：「勿再如此誤會矣！」W君怒之以目，叱曰：「此事何容汝辯？吾將慢慢偵察之。」言畢，起坐，入我內室，余與伊人隨其後。彼則環室巡視，狀至可畏；繼復翻檢架，抽閱數冊，置之；繼復動我書桌抽，仰而笑問曰：「有情書可賜一讀否？」余曰：「閱書信，此在常情爲不可；但君則例外，欲閱則閱之，惜無所情書者！」余言此彼竟不復閱，旋見其氣色漸轉和霽，乃就坐與之談，彼亦樂之，一似無昨來事者。但所談多涉戀愛問題，及新舊思想衝突之事。彼口舌鋒利，常議亦頗豐富，余甚奇之。伊人亦時有插語，但其容光煥散，終覺其心情不寧靜也。兩小時後，彼等與辭。余仍送之門外，約其隨時可來談。彼忽指墓塋荒塚間，向我言曰：「試思此中亦有屈死鬼乎？」余笑曰：「吾不知。如有，則其當年必亦如今日之我者！」彼聞言，似不悅，遂向我蹣跚去。

余歸室竊思，彼今日之來，對我稱「先生」，且肯與我長談，似其痛恨之心已稍減；然其神情疑忽不定，目中時露兇光；復有指目荒塚屈死之言，則其疑慮終難釋也。不意半小時後，而C小姐忽悄然而返，一入室，則伏案痛哭，并擲余一白色手絹，血迹塗染殆遍。余頓時心悸手顫，幾不克自持。亟亟問曰：「子獨返，W君何往？」彼嘆曰：「已返航校矣。此爲彼三日前寫就之血書，昨晚危險已極！余不幸，使我百死無以償其辜！」語未畢，又大哭失聲。其時余實窘迫萬狀，而無可爲計，偷W君疑心未定，再返，觀此况，殆矣！余不暇讀其血書，乃勸慰伊勿哭，且宜速歸去，以免疑雲重重。又謂：「子之心，我甚諒解，縱不幸，亦命耳，於子無怨！倘子等得好合者，吾即死亦可含笑於地下；他年相遇黃泉，不爲師弟，亦當爲兄妹，爲患難交耳！」伊人止泣，余乃讀其血書。書長二百餘字，係以筆點血而爲之者。其意略云：謂伊人亦與之變心矣，但彼則決不忘情；有生之日，盡爲苦戀之年；如其意有他屬，可先殺彼，以了此孽；月來幾思自殺，幾思殺其情敵，幾思連其所愛而同歸於盡。未謂：心已碎矣！血已沸矣！如尙肯顧而憐彼，望以此血淚之帕，亦即代表其劍傷之心者，刻刻置之胸頭，以招其垂死之魂！余閱此書時，感慨驚懼，不復可狀。以彼憤欲生苦，且亦驚思數日，昨

夜不成慘劇，真萬幸矣！乃轉而慰伊人曰：「生爲女子，能得憐愛如此人者，已不爲虛度。望此後專心愛之，勿使其苦戀疑慮，而憤怒橫決也。子可速去，切勿再一人來；來則偕W君俱來，或此疑得以終釋乎？」伊聆此言，雖似有萬斛哀曲，亦祇得別我而去。

兩日後，得W君來函，對我仍大疑不解且謂反甚懼我，其所持之理由，略云：「前日晤談之時，子之態度雖若坦白自然，未知非出於僞爲，此不能無疑；吾閱C之日記，於子時涉愛慕語，似已越乎師生之分，此不能無疑；子之地位學識，非我之所及，女子多尙虛榮，此不能無懼；子爲離婚之人，有求偶資格，易爲異性所傾向，此不能無懼。但伊人乃我之性命，情之所鍾，萬不可破。我之靈魂，無時無刻不監其左右；伊之言語動作，我以心眼看，以心耳聽，勿顛預妄爲，以我在夢寐中也！」次日下午，彼又與C小姐偕來。觀其氣色，似較和遜；談次間，亦漸有理性。述及彼等相愛之經過，及個人革命之志趣，復頗動聽。晚餐後，相談甚久。是日爲星期六，航校學員允在外宿，余乃勸其勿返，藉作深談之談。冀可爲進一步之認識；彼等亦甚同意。吾三人圍桌而坐，各抒己見。彼亦開懷暢談，漸露笑容，後且不拘形迹，時與伊人作親昵狀。伊人亦爲之展眉，笑逐顏開，似覺日來無限重擔，因得略釋。至余之心情，則輕鬆愉快，更莫可言狀。是

夜所談範圍極廣多不備載。直至午夜三時，始各呈倦容，乃商量就寢。C小姐睡對室，余與W君同床睡。彼仍攜手槍，取而置之枕側。彼讓我睡床裏，我亦不辭。惟寢以後，念及昨所疑懼之言，則不寒而慄。聞彼已入熟睡，始一爲交睫；彼身略動，則翌然而醒，假寐以聽之。彼亦連醒數次，似亦有不安者；吾不知其涉想如何？此真所謂「同床異夢」者矣。然余爲堅彼之信，待其臨行時即與之約曰：「此後每逢星期六下午，余即備晚餐以待，君等可來宿此。」余又堅囑C小姐曰：「W君來，則望子同來；否則切勿一人來我家！將來君等婚禮席上，余可自報奮勇，願充證婚人也！」遂一笑而別。

嗣後W與C果踐此約，余與之周旋者殆三閱月矣。彼等來時，或談至夜半，或過夜半，甚或竟夜不寢，余則一視彼等之興趣而定。時余正注釋韓非子，彼等往往爲我抄寫，我亦爲之介紹書籍，或暢論讀書方法。自作人爲學，以及見聞瑣事，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W君似爲情愛所苦，心緒每變動不定，晤談之際，縱極融洽，別後則疑慮叢生。吾等每次聚談，彼歸後必來一信，述其對我的觀感，雖謂疑雲漸釋，終難掃除淨盡；其心隱起伏，至不可測；甚且有突轉惡化之時。彼往來我家，必與槍俱，睡時則置於枕下以故七日之中，吾例須一作待決之囚。莊生所謂「虎頭，縹虎鬚」者，我之謂

也

據其所以致疑而久不釋者，蓋不在我而在伊人。伊人必有不肯暢達其意者以致轉而疑我吾於伊人來時亦曾略窺此中端倪。W時對C言曰：「殊不真心愛我，甚且厭我恨我，然否？」C曰：「掠奪式之戀愛，我固不喜！」每逢此時，余即從旁笑曰：「愛之深，則責之切也！」旋即相與溫存而短撫之，亦並無他狀。然其平日來往中，想亦有如之齟。口角，或有更甚於此者，未可知也。夫男女情事，其變化最不可測；余處此狂潮漩渦之中，隨時皆有沒頂之患。果於吾等相聚十數次之後，而W若忽來哀而美頓書矣。書中措詞，醜惡殆不可言。有云：「……吾料子已梭其腹矣，已親其頰矣，或竟無所不為矣！吾最純潔之愛情白紙，已為子玷污殆盡矣！……當知我與伊人已為同體，污伊即所以污我；試問子憑何以污伊？又憑何以污我？伊之細胞有幾萬顆，子知之乎？我則知之。伊之鬢髮有幾千萬縷，子知之乎？我則知之。伊之顰笑喜怒，究何為而顰笑喜怒，子知之乎？我則知之。……似此狂謬悖亂，不能盡述。此真令人啼笑皆非者！不意三月來之交往，一任其幻想而摧毀。彼蓋已入色情病態之中，而莫可救藥矣。心病還須心藥醫，捨伊人之妙手，恐無可使之回春者。然女子之微妙心情，又殆難言。事已至此

，余乃決意不復與之周旋，聽之而已。

數日後，彼等復來，仍若無甚事者。時余正伏案標語，若不知顧。迨其入室而呼我，我亦不應。彼再三詢其何以見罪如是耶？余乃擲筆嘆息。且曰：「人之相知，貴在知心。三月以來，傾我肺腑，而未獲諒解；鞠我衷腸，而不見照察；人類之相與，固當如是耶？」彼曰：「何爲而出此？」余曰：「汝忘却耶？有大札在！」乃隨手於抽屜中取其來書，卽曰：「且請前坐，吾等當共讀此書！」於是余且讀，且批評，且指摘，且詢其何所見而云然？且詢其以如此無理對我，是我見辱於汝乎？抑汝見辱於我乎？更詢其以如此醜言疑其所愛，是伊人見污於我乎？抑見污於汝乎？是固自謂天賦聰明，貴重異性者之所當爲者耶？抑自負慷慨灑落，重視友誼者之所當爲者耶？君尙有何言，請舉其詞，勿再而退血口污人了！君有何動作，請卽刻爲之，勿再作此慢性殺人之舉。……余語未畢，彼忽斂容而起曰：「先生，請勿怒！恕我一時冒犯，可乎？憐我爲情愛所困，可乎？倫先生必不諒者，吾卽自殺於尊前！」言時，卽欲掏手槍。G小姐急起而持之，連曰：「某哥，我愛你，我永遠愛你！勿再如此迷亂顛倒，以無端疑人，以焦苦張先生之神魄矣！」於是二人相抱痛哭。余此時亦倍受感動，乃轉而溫慰藉之，彼等已取泪人矣，經此一

獎，則數日來之疑雲，重，乃得一掃而空。

是晚，留其仍宿我家；晚餐時，余三人俱未下咽，只相與唏噓嘆息而已。惟暗察彼此之心情，一似有無之快慰，爲人罕有而談上難逢者。余爲成其好事，乃伴與語曰：「余昨與友人談竟夜，疲困已極，本晚實不能奉陪。余欲先睡，君等可至對室談。」余又以鑰匙授君曰：「請爲反鎖其門，來睡時，自行啓之可也。」彼亦欣然偕去。余立熄其燈，以示就寢；實則余默坐而竊窺之，以見其情好果何如也。蓋對室亦玻璃窗，向以無人居住，未設窗簾，余由暗觀明，故歷歷甚晰。見其初入室時，二人並肩而讀，不時作親昵狀。繼則燈忽明暗無定，其儂影亦隱若現；時則喁喁私語，亦彷彿可聞。兩小時後，其室全然黑暗矣。竊喜三月來之鬥爭，從此當告一段落；余亦可退出戰圍，另作壁上觀也。此時，余因受環境激刺自不能入睡，仰臥床上，萬念紛集，回思數月來之處境，隨時皆有身敗名裂之慮，不覺汗流夾背；所謂男女社交公開者，不啻啓人以若干爭殺之端耳。吾聞意國人之解決三角戀愛也，如二男同愛一女，則出之以決鬥。俄國人之解決三角戀愛也，如二男同愛一女，則出之以相讓。余與C小姐之關係，既不須與A決鬥，亦無所用其相讓；然余之戰兢惕厲於此漩渦中者，欲脫不

得脫，欲退不得退，險矣哉！而幾喪吾生。未知海內亦有同此處境者乎？是夜直至鷄聲再鳴，而W君始歸吾室。待其登床，余故作睡中反側漫問曰：「君來乎？有十一時否？」彼亦漫應曰：「有矣」余即暗笑而又作熟睡。但此睡，則弄假成真，不覺東方之既白。及余醒，彼二人已不知何時去矣。

彼等去後三日，W君寄一長函來，其最足顯目者，即竟以「夫子」稱我，謂願以伊人之關係，亦廁於門下。函中感道我之盛譽，幾罄世上所有之美詞，集於我之一身；正與前此之詬我侮我者，堪稱反比。詞中痛自怨艾，謂今生曾認「好人」，然已悔不可追，惟有報之來日矣。余得此函，亦頓覺前此振磨，盡堪爲生平中回憶之樂事，其歡愉之情概可想見。嗣後彼等亦時偕來，來則或攜糖菓，或購餅餌，歡笑一室，如同家人。彼等常爲我抄寫稿件，我亦爲彼講解文字，每日逢早起，則爲理書案，整床舖，甚或灑掃室內，余三人常爲此事爭讓不休。前所望「結爲山疑而信之好友」者，此際可稱實現矣。C小姐特作一標題爲「疑」之長文，以糾察此事。衆人中頗多得見此文者，均皆爲難得之。半年後，彼等即租借赴武漢，聞W君一航空署供職；而C小姐則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爾時蓋男女并收也。不意事過一年，傳聞二人又賦離，則余不悉其故矣。後

C小姐留學S國歸國不久，卻陷獄中；而W君則於W省被槍殺。追思曩日相處之積，余又不禁爲之悲也。

更有一事，爲余生平所受最大之侮辱；然其結果，則令人覺快不已而又痛惜不真者。願於此一敘述及。鄰居某同事之夫人，素以悍潑著稱，日以虐其婢女爲事。隣朴哀呼之聲，慘不忍聞。其他鄰舍，當亦同具此感；然無人敢爲勸解。蓋恐逢被之怒而遭辱罵也。一日，余正讀書室中，而鄰婢又復慘叫，繼而擊朴聲，惡罵聲，不絕於耳，爲之心測。余不復耐，則步至室外，探首出牆上窺之，意在使其所顧忌，勿謂爲垣無耳也。其時，彼婦背牆而踞，連擊其婢不已。一小兒呆視其側，首先觀余乃告其母曰：「彼人窺我！」果因之而觸怒其矣，忽轉身指婢而言曰：「彼是汝母，抑汝祖母？若汝如此關心，速將狗頭縮下，否則我不諱汝爲誰何！」余一時憤怒填膺，且不越牆而過，密以老拳，然於瞬息之際，憶及耶穌「不白惡人作對」之言，余立將狗頭縮下矣。慚憤室，仰臥而思之。復憶及耶穌又云：「有人打右臉，更以左臉向之。」是非欺人之談歟？卽如彼婦辱我之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豈爲睡面而乾之人哉？且慮激烈，萬感吞職，報復乎，隱忍乎？一念交戰於胸中，不得自解，且爲之不食者終日。其卒也，乃決出

於隱忍之一途，更思以善報之。老氏所謂「報怨以德」一者，吾并願一爲嘗試，看此弱者，舊學果有當於際否耶？

彼婦有子女三人，長子八九歲，次女五六歲，均甚聰慧，不時過我門前。余必將過之，漸而引其家來，導與遊戲。歡騰之聲，可達其母。贈之以玩具，饒之以食物。日以爲常，亦覺別有意趣，行之月餘，其效乃見。何以知之？以撻罵其婢者，不似前之頻繁矣。寢假而絕其朴擊詬罵之聲矣；寢假而其婢無端涕泣，彼亦莞爾而笑矣。復聽其子女曰：「汝等勿常擾張先生！」故故使我聞之。不半年，而御下以寬，教子有方，其前後判若兩人。鄰人偶語及彼，無不咄咄稱怪事。余與彼掃從未交一言，自彼事發生，儼然形同敵；惟余既以柔道自處，對此巾幗之辱，早已甘之如飴。以故狹路相逢，吾則側身俯首以違彼先行；有時自遠望見，吾則退而避之。如是者屢屢。吾明其所以報我者，已過乎我之所期望；但余爲弱者，固不應與強梁之人平視也。

一日，余從外歸來，忽見案頭瓶中花，易以鮮豔者數朵，叩之僕人，則曰：「某太太特遣其子送來者。」我心爲之一動，是真勇於改過者也！但余惟有心願而已，尙不擬向之致謝。嗣後余瓶中之花，不待枯萎，彼卽令其子爲我易之。如是者又月餘，我則受

其誠懇至深，以爲如再相逢，即不妨致謝意。某日，彼攜其幼子立門前，余亦適由家
中出，無意中竟相晤面。彼欣然向我索贖，我亦謝其贖花之盛。彼則曰：「我知先生
素愛花，故令兒輩時爲送去。先生所種之花，皆草本者；我家有木本多種，可揀心愛者
之。」又曰：「我知先生無八縫洗衣服，儘可爲我家丁頭代爲之。」余答曰：「至感盛
移裁情，但勿須也。」遂別。余與彼夫人所談者，僅此數語而已。詎意事過不久，而天
人出病，而因以不起。於是鄰人相率而言曰：「勿怪彼之猝死也，不觀其數月來之故腸
乎？」蓋吾魯固有此俗諺也。卽其夫每向人言，亦謂彼忍故態，竊恐必非佳兆。然而
我心甚明，我心則悲。於以見耶穌老氏之言，果非欺人之談也。當其殯葬之日，余以同
事之贈親送至墳地；歸來後，不禁伏階泣，是固我之仇敵，亦乃我之知己也。

四 青島遇難記

民國十五年，革命怒潮，激盪全國，殘餘軍閥，望風披靡。孫傳芳已不能據守江浙，吳佩孚旋亦敗退湘鄂，其時撐持華北封建局面者，惟奉張一系而已；然馮煥章將軍，揭義旗於西北，據守南口，遙與革命軍相應，已足以寒敵之胆矣。山東方面，張宗昌衝率張之命督魯，藉以南通，北拒馮，冀圖得志。其時中國大勢，約略如此。

張宗昌督魯以後，憑其個性，發展，喜怒無常，顛倒妄爲，無所不至，梯笑滑稽，亦復可笑。彼雖言保境安民，實則盜竊政柄，玩弄民命。其最大任務，自謂剷除「赤化」。彼所謂「赤化」者，其範圍包括甚廣：共產黨之赤化矣，而民黨同爲赤化，甚而稍具新知識新思想者，亦無非赤化。赤化既如此普遍，則余之素主思想自由者，當亦在赤化中矣。况余又喜與青年男女爲友，而彼等又喜革命思想，則余之招朋引類，被視爲男女混雜者，則尤赤化之至者也。

一日，余幼年同學某君，彼時任膠濟鐵路者，來訪余。一進門，即曰：「此來特爲吾道喜！」余應之曰：「我有何喜可言？」彼則曰：「到室中細談。」後乃告我

以如此之事：彼謂張督辦鑒於年來赤化流行，除以大軍肅剿外，又擬爲思想上之廓清，現辦有齊魯旬刊一種，卽專爲一闢赤化而設。彼謂當局慕余之名，擬派其顧來約爲撰稿，按月以重金相報（三百元），此非喜而心？余聞言大驚，竊思余已爲彼等所注意矣。然余故持鐵辭，乃婉言向之曰：「此誠一大喜訊！惜足非知報者。然吾輩多年奮鬥，此亦無怪。卒來凡相識者，孰不知我爲純粹書呆子乎？且余年來對世事益復消極，非僅不知何者爲赤化，卽每日報章亦不會寓目，真所謂「不知秦漢，無論魏晉」者。余常思出家爲僧，甘作化外之民，此爲余個人內心之痛苦，無與於世道塗亂也。幸爲我婉言辭謝之！」某以聆此，殊不爲然；察其詞色，似對我坐失良機，代惜不置者。嗣復有夙學舊者，仍以此事爲請，余之婉謝也如故。

是年冬季之某日，余正與兩友會食於濟南。突泉某餐館，見一人入坐隣桌，茶房請其點菜，則曰不須；詢以飲食，則曰亦不須。余等頗深詫人之行止，彼則灼灼視余等不已。少坐，彼又下樓打電話，余等乃知其頃聞所爲，原與人有約，遂不之怪。不半小時，其所邀約者果至矣。彼先下樓，旋聞鏗鏘之聲隨其後，轉瞬間，有武裝衛士十餘人蜂擁而至。其中一高級軍官，指揮先來者向余等叩詢，余等一一告其姓名籍貫職業住址，

其人出鉛筆手冊，且詢且記，而於余之致詢特詳，然尚無嚴詞厲色之感。詢畢，彼軍官且致歉意曰：「對不起！有誤請先生進餐。」乃相率下樓而去。此時，余等始恍然悟彼先來者之爲偵探也。然彼等果爲何事而來偵？偵詢後又何以相率而去？直無從懸揣。待茶房來算賬時，余向其問曰：「適來者果屬何人？」彼漫應之曰：「李督察長與其衛隊是也。」余頓憶及兩次拒絕撰文「討赤」之事，當與此次被詢不爲無因，宜乎其對余特加注意也。惟彼等偵詢後，旋即竟然散去，似又無若何嚴重之舉。於是自寬自解，乃與友人談笑如故。不意余等欲去，彼先來之一人，卽於樓梯下坐守，並有兩衛兵持槍立其側。彼人忽起立言曰：「諸先生且勿去，仍請樓上坐。」余等猶疑未半而復返。至此，則頓覺情勢嚴重矣！余與彼二友者，顏面灰則，慘沮殆不可言；而余之心緒頗亂，亦覺大禍之將臨。斯時所忖念者：是必彼等回報上憲以待處分之命令矣！不久當有因事而至縛余等而去矣！然事既至，亦惟有待之而已。每見茶房屢來窺伺，余等則故示鎮靜，而面談足徵人類之自尊心，至死不肯稍讓。余等苦坐兩小時，未見動靜，亦不便探詢。最後，時來窺伺之茶房，忽登樓言曰：「先生可以去矣。」無事！無事！一望卽知諸先生俱係好人，焉有坏人而遭謾罵者。無事！無事！余問：「彼等何時去者？」答曰

：「已半小時矣，無事！無事！余等乃向其致謝而去。」

余始返寓，僕人即迎我而言曰：「先生何處去耶？彼軍警檢察兵士離去不久，將先生住室復查一過，并巡視其餘各室，均無所獲，乃相率而去。」余問：「彼來時有何言？」僕曰：「彼謂奉命而來。我說先生不在家，彼謂不須在家，我即不敢再言。」余問：「彼等搜查時，最注意者何事？」僕曰：「最注意者，爲書籍及信件；床底箱子，亦曾翻檢。彼等且問先生家中客人多否？俱係何等客人？我當對以客人不多，來者亦無非學界中人。彼等又問先生每月作何事，我對以讀書教書，此外無他事。彼等似以爲然，即不復再問矣。」余乃告以某餐館遭遇之事，且悉其生困數小時之所由來也。

余自受此虛驚之後，即知濟南環境不宜久居，適逢年假已屆，余乃暫赴青島避之。時青島爲畢庶澄所轄，雖行政系統屬於省方，而實等特別區域。且畢之爲人，思想較爲開明，善書法，喜詩文，附庸風雅，自命非凡，其所交遊，頗不乏學界中人。余之好友王子鐸君，即深爲畢所敬重，以膠東中學校長，兼充其參議之職，時余之摯友李逸生君。亦任教於私立青島大學。余既脫濟南爲險地，意欲留居青島，或南走武漢。經諸友一再商洽，僉謂暫留青島，亦未始不可。適教育局第二科長劉次第先生，以革命嫌疑而去

職，遺缺乃邀余繼充，諸友紛說相勸，並謂青島環境，決不似濟南之黑暗，萬一有何事變，畢司令處亦儘有通融之餘地，無礙也。余深感諸友之熱情，乃辭去齋大教職，而膺教育局科長之命。

余以李逸生君，於濟陽路租有房舍，奉其老母以居，尚有餘室，乃即附居其家，以便與故人重商學問事。詎意任事不久，而濟南之通緝令至矣，時爲十六年三月初旬事也。人之遭逢，有許多難解之事，儒家則謂之命，佛家則謂之緣，當時，余所遭際，有若干點難以倖免，如稍有乖誤，則決無生還；然而巧合之機，層層迭出，而終以出險。謂之爲「命」也乎？抑謂之爲「緣」也乎？

三月五日爲星期日，余自午飯後即覺心中煩躁，讀書亦不能入，乃約逸生過野地散步；惟是北風凜厲，而海濱春寒尤甚，逸生意不欲往，余堅邀之，幾生口角。經李老太太勸促，渠乃與余偕出，沿途屢以病神經責我，余亦不與較，迨適至亂山叢中，修談往事，渠遂亦獻顏如故，直至日暮始返，甫抵寓，李老太太即言：「頃聞有數警兵及便衣，來詢張先生，我對以與吾兄偕出，不知何往。彼等問張先生有像片否？我即指牆上汝等合照示之，彼等略看即去，又至樓各家巡視，彼等或見我驚恐，隨去請我不必

詭異，彼謂係清查戶口者，張先生爲本市新來之官長，尙不認識，故使中一問詢耳。」余聆此言，心中一動，以爲必有變故，莫非濟南方面有何舉動？逸生亦以此感，乃急向同樓各家探詢彼等巡視情狀。時同樓居住者，尙有青年會總幹事郭金南君，青大教授凌濤揚夫婦，愈覺先夫婦諸人，均謂彼等無甚盤查，只略一巡視而已，然亦不似平常查戶口者。余心不安，乃赴教局探詢本日有無來訪我者，因不便明言，故如此云云；意謂倘有重大事件，局中人必先行告我。連問數人，均謂無來訪者，余乃於傳達處取普通函件而歸。余猶憶是日晚餐李老太太親製水餃，已等候余返航矣。逸生見余至，詢曰：「何如？」余曰：「毫無消息！」斯時余心略定，以爲教局既無所聞，或亦無甚嚴重之事，似不必庸人自擾也。逸生亦謂如此，李老太太遂放心。

飯後，余乃若無事然，且經此動蕩，而精神反覺興奮。同居者相聚晤談。或講故事，或說笑話，余則傳述吾父幼年打鬼趣聞，至夜十一時，猶侈談不休。當余正講至興高彩烈之時，忽有青大學生王志超（字初千）李榮漳（字次珊）二君至。青大距余等住處，約四五里，且須越一山頭，彼二人何以夜半始至？余略涉疑慮，遂不措意，乃笑向彼等曰：「請坐，吾正談鬼，且聽我畢其詞！」時在坐諸人，正聽之入神，更不察二人之

來意，迭言：「快說！快說！」余則「言歸正傳」，且譁且形容，以爲余父有降魔之力，自覺亦大有光榮者。其時先在坐者，均爲之歡欣動容；而王李二君，則神色寂然，又似若跼促不安者。或以彼等中途而至，莫知事之端緒，宜乎其聽之無味。余爲自快心頭，即彼二人全無所聞，亦不之顧，遂得浩浩滔滔而畢其詞。時已夜半，同居者欣然歸寢。

當余正與王李二君接談時，李君先起而言曰：「吾等此來，有關於張先生一事。」驟聆此語，余心大驚，即知本日下午之事，果非尋常事矣！急問：「君等有何所聞？」逸生亦同此焦灼。李君續言曰：「吾校有某同學，其父爲第二警察署科長，彼例於星刻返家，晚飯時其父於閒談中，謂本日奉張督辦密令，通緝本市教局第二科長張點生，并有着全省軍警一體拿等語，情勢十分嚴重云云。某同學雖不與先生相識，但深知先生爲李（逸生）先生之好友，並知「點」字必係「默」字之誤無疑。彼於飯後亟亟返校，乃密告此情，令吾等速來報知，以便逃脫。」余曰：「是矣！本日已有軍警來，清逢與李先生外出幸免所獲！」於是大家相顧失色，乃急爲之計。一面燒毀信件及稍涉嫌疑書籍，一面商議如何脫險，或暫避頭人家中。余所整理之韓非子原稿，即於此時爲

僕人誤投火爐中，亦不暇顧惜也。逸生乃約俞亮先郭金南兩先生集議，一訪膠中校長王子雲先生請其於司令部設法，一起隣近西人住戶請其暫允匿藏。時畢司令已赴上海作戰，子雲謂事真不巧，且亦緩不濟急；而各西人住戶，均答以張宗昌通緝之人不便容留。然爾時已過夜半，而街頭崗警均須有口令，始得通過，故萬無逃出青市之理。此時唯一希望，即如何暫避隔街德維思牧師家中，以圖倖免。牧師，美國人，時年六十餘歲，在華佈道多年，爲人慈祥，而又慷慨好義，常拯人於危岌之中。金南覺先子雲諸兄，均與之相知甚得；所以不即求彼者，以道路曲折，不及隣近西人之便也。然鑒於隣人之拒絕，亦不敢明與交涉，最後決定：勿須徵其同意，先潛至其家，待次晨時，再由諸友向之懇求可也。於此又一問題：究竟越街而過牆垣而入者，則外慮偵卒，內懼惡犬，如或叩其門戶，則又與原議相左，其危險尤大。輾轉籌思，無以爲計。金南忽憶及曰：「彼宅有便門可通膠中，若得先至膠中，即可由其校長設法度入；所慮者，膠中校門坐落××路（忘其名），祇看如何抵達耳。」余曰：「事已至此，亦無容多慮，冒險一行可也！」於是子雲先兄陪往，經幾度曲折，始達膠中。時子雲校長正爲余事籌思，尙未就寢，見余至大喜。與之說明來意，彼只可如此。其便門鎖鑰，適由校方掌管，乃相率而入。

德牧師家。有張敬修先生者，爲德牧師之官譯先生，自居一室，經子雲款啓其門，爲之
先容，彼乃慨然而納我焉。自是之後，余與張先生同床而寢者共九日。張先生，濟南人
，年近六十，信道極篤，當夜卽爲我致虔祈禱，聞其禱詞中屢有「魔鬼當權，義人受難
」等語，余雖非宗教信徒，然此時亦倍受感動，不禁淚墜矣。此九日者，俱係張先生自
炊其食，並時以魚肉餉我；而其溫語慰，一幅儼然可親之容，令人畢生難忘！

次日黎明，金南卽來報曰：「昨晚幸而逃出，否則殆矣！今晨四時，彼警兵以便衣
陳卽將全樓包圍。同居各家，均被搜查，并受嚴厲訊問。其送信之兩生，未能過返，李
次珊君以與警兵言詞衝突，竟被帶去。逸生幸得脫免，彼現正設法保釋李君，並致電天
津南開徐眉生君，營救吾兄。聞張宗昌之參謀長王慶堯，曾充吉林二師校長，徐君爲其
任教務，故高彼逕往濟南，以作釜底抽薪之計，嗣後非有要事，不便時來相望，恐爲偵
探得其蹤跡，反而無益。余此次來時，樓外尙有警兵七八人，惟有背其路向，迂迴至膠
中門前，反顧無人追蹤，始得來此。請兄於晝間勿出室外，因此地高敞，彼警兵在吾樓
前街上，望此甚清也。余卽約同學子雲兄，往懇德牧師，今事已至此，諒彼慈祥老人無
不允者。」張先生從旁言曰：「我知上帝必加佑護，牧師爲我主忠僕，豈有不允之理？」

「余此時感激諸友熱誠，已不敢言謝；惟有立志作人，冀不負諸友救我之苦心耳。」

晨八時許，余聞一皮鞋聲自遠而至，渠先生曰：「牧師來矣。」余肅立恭候，旋有叩門聲，一鬚髮頹白之老孺入。余感其正氣凜然中，透露慈祥之色，當向其致敬，並欲一述不得已之苦衷。牧師則將我周身注視，問曰：「汝勿庸再言，我已明白一切，好！即在此！」反身竟去。頃，牧師復至，手中持一髮剪，笑曰：「來，我爲汝去此長髮！」余應命坐，彼老耆頗嫻此技。余於感德交并中，而頭顯光覆矣。牧師又問：「汝目近視否？」答曰：「微近視。」渠曰：「眼鏡須換，否則不戴；衣服亦須換，或僅易以大衫。」答曰：「甚感關照！容即託友人送來易之。」牧師曰：「好！」遂去。三日後，牧師再來，問余曰：「汝願至英倫乎？」答曰：「願則願矣！但余一貧如洗，將資何去？」渠曰：「齊大校長巴慕德先生，頃將返，我擬託其攜汝往，路費可不必問；所慮者，此時碼頭檢查必嚴；我想扮汝爲廚夫，送巴校長登船，因而一帆風去，不知汝果似此角色否？請試之何如？」答曰：「即願一試！」渠卽向其廚子索來上下短衣，及白布圍裙，轉瞬間，余則又成一入，渠大笑，余亦苦笑。渠令余忘懷故我，爲其倒盃茶看，余卽靚顏爲之；渠復介爲種種動作，余無不從命；然終覺慚愧不自安也。不知究因何

故，彼老人正捧盃飲茶間，忽而大笑噴出，水花四濺，張先生亦僂笑，余則疑目前覬，呆如木鷄矣！彼老人且笑且言曰：「不成，不成，尙欠工夫！」轉問：汝覺如何？」答曰：「貌似廚夫，心則的非廚夫！」又問：「倘如此隨巴稜長登船，心無恐乎？」答曰：「不若仍着舊時衣，或少出差池？」彼老人再三考慮，終以慎重起見，而赴英之議，竟作罷論。

不久，卽有數種消息傳來：彼警兵晝夜圍守大樓，輪班更替。李次珊君雖由學校具保釋放，而復有逮捕逸生藉以贖我之說，於是逸生已搭輪赴滬矣。李老太太見情勢如此，終日啼泣，幾成心疾。此一事也，余聞之痛如刀攔。覺先之岳父母，原自九江來此暫居；自余事發生之第五日，以不得寧處，遂亦搭船南去。是日風雨交加，覺先夫婦送其登船；不意行至中途，爲邏卒迫其復返；謠言張某不得歸案，同居者禁止移動。是余不惟累及好友，更累及好反之親屬矣。至徐眉生君營救之事，彼自謂得電後，卽由津赴濟，晉謁王參謀長，會見於某浴室中，向其懇請設法，亦歸無效。而王某並如此言曰：「通緝令既下，則必不可收回。張某如已逃脫，則亦已矣；否則其命運如何。吾觀兄之來也，必張某尙未離青島。倘如不願以誼，卽以此『眉生』易彼『默生』，未見其不就獲

也！」同時，余父亦託省議會議長宋徵五先生設法，宋議長往見袁公長（致和），袁謂此案已開會數次，督辦極爲憤怒，必欲嚴辦，恐不易轉圜！而結果又無效。此諸消息傳來，余則心頭重壓，有增無已；然亦竊喜前日扮演廚夫之失敗，未始非以延性命之過也。

人類求生之心，可謂無微不至。雖各方營救無效，然仍思逞其心智，冀獲逃脫。後此數日，回思曩昔所讀史傳，所閱小說等書，其中有關遇難脫險事者，徵論其當事人爲聖賢豪傑，爲大奸巨惡，莫不付之無限同情。余常欲綜合古今一切脫險方法，深思熟慮，反復推尋，而又獨出心裁，以爲逃脫之地。卽偵探一類之書，前此視爲荒渺難信者，今已追求其應有之理。以故偵探知識，充滿一心中，視此道有至高之價值。余以爲社會人類，無非於角逐場中，相互窺探，進而爲行爲動態，隱而爲心理變化，宛如螳螂在前，黃雀在後，團人復隨而乘之。造化弄人，竟至於此極耶！然而既處斯境，亦無所用其慨嘆。彼邏卒日思偵我之踪，我何以不可偵彼之偵？後此余好讀偵探學科之書，蓋種因於此。

經此數日之深思，余乃用破濫紙張，以鉛筆僞造絕命書函兩通，一致濟南督署，一

致青市警署，擬託人投之郵箱，以緩其注意，然後再圖出走。其意略云：「豺狼當道，暗無天日，是非顛倒，皂白莫分，茫茫人寰，直等鬼窟！處斯世也，與其忍辱以生，無寧稱心而死！我有何罪，受此荼毒？已矣哉！如尙必欲獲我者，可逕問諸海濱！某月日張××絕命書」。此函書畢待發，又復慎重躊躇，旋悟自己之幼稚可笑。竊竊自責曰：「此行乃欺騙三尺童子乎？虧汝自稱究心偵探之學！試思此函果投之郵箱，而爲收信者所得，是不啻自樹其的，而益押射者之注視也。此函倘自本市，則郵遞宛在，或屬總局，或屬分局，而分局又屬某區分局，則偵緝者不難尋踪追跡，而惟汝是求。且焉有自謂高潔，反向污濁中辭清白耶？」至是，余遂將二函置之爐中。蓋當時之心理，一日萬變，此起彼伏，忽迷忽醒，一心惟以求生是務。余之言此，亦可見當時心境之實況也。

於第九日之晨間，德牧師來謂余曰：「吾之門前，日來亦時有便衣者徘徊窺伺，似彼等已略有偵知。吾後天將赴離縣開會，我在家，彼不敢擅入吾門；倘乘我不在，彼等捉汝以去，我亦無法，因係私人住宅，非同領事館可以收容政治犯也。我看此間不可再留，以移居處爲宜，汝以爲何如？」余曰：「我無成見，一切請牧師費心，權爲處理。」是晚。德牧師密召金南子雲甫兄至其室。商討避行之策，決定託某就醫，暫入德

人所設之福柏醫院。據金南言：彼三人曾作醜禱，同聲默示，始決此計。並謂：嗣後余之行踪，只彼三人知之，且已相與立誓，嚴守秘密，即至關心者，亦不佞知。福柏醫院院長龜大夫韋·英博士，爲德牧師好友，始得收容此無病之病人。德牧師於電話中向其言曰：「我有一中好好友，受其當局迫害，無一而病重，我已爲之診治九日，無效；今晚必須移貴院療養，即祈見納！」院長答曰：「望即來！無病不能入院，請轉詢貴友，讓渠患神經病可矣。」二人言下大笑，此爲金南傳述之詞。

少頃，德牧師子雲兄約我先至膠中校長室，討論交通工具。子雲提議用汽車，余則問：「校中常僱用汽車否？」子雲曰：「未常僱用。」余曰：「此則不可，恐易招偵探注意。」德牧師亦以余見爲然，乃令校工喊二黃包車至，並不與言何往，牧師乘車在前，余車隨後，牧師令之左則左，令之右則右。晚九時計，風聲特甚，以故行人稀少。沿途一無所阻，忽聞牧師曰：「住下！」則福柏醫院已迎面立矣。牧師曰：「汝先行，我即至。」蓋尚須付車資也。旋牧師同我辦理入院手續，署名「焦學莊」，籍貫改爲「廣饒縣」，職業爲「基督教佈道師」，規定住「頭等病房」（每日九元）。手續既畢，牧師導我至院長室，院長年五十餘，相貌魁偉，目光如炬，依次與牧師及余握手。彼揮英

語與牧師略談，照例爲我診視，二女看護約二十餘歲，亦德籍，相助左右。診畢，院長宣布曰：「勿礙，只神經略現疲勞，稍事一養，當可愈也」。語畢，牧師與之相視而笑。旋令我至病房休息，牧師亦與一婦相偕至病房一室，別告余曰：「約一週後，即由返青，爾再望汝；金南子雲甫先生，均可來通消息。勿慮！」嗣後余卽爲神經患者矣。

福柏醫院在安徽路，爲韋士英博士獨力經營，規模不大，而設備完善，看護人最細心，以故頗負盛名。余住院共二十五日，每日三次大餐，兩次茶點，製作精美，爲西餐館中所僅見。房中佈置，床鋪桌椅，壁畫衣鏡，以及燈盞盥器，無不令人舒適愉快。計吾生平所享之福，莫其至矣。惜予住此院者，無非病人，病人疾痛呻吟，又何能領略此樂？余雖生理無病，而心病殊甚，憂從中來，每覺天地易色，亦復不問處境之安善也。然此爲初入院時之感，稍後，極力排除無謂之煩惱，究心樂天安命之道，遂亦處之泰然。所感美中不足者，惟有物質上之享受，而無精神上之供給。旬日前於敬修先生室中，尙有聖經可讀；入院之後，既被決定爲神經患者，則看護婦卽不許我閱書。每日下午，看護心令我入睡，晚間八時，更須準時就寢。伊等謂卽不思睡，亦須臥床假寐。且

言出法隨，時來監視，偶不遵從，即受斥責。嘗聞「醫令如君令」，誠不虛矣。然伊等忠於職守，又出於愛護之意，余尚有何言？余初入院之一週，韋院長每日令我服藥水一小盃，余亦不辨其爲何，大約是補養之劑。看護每日爲我試體溫三次，記於表格之上，「極正常。大使亦不時檢查，俱無病狀。看護常問余曰：「夜間睡眠安否？」答曰：「均極安！」又問：「日來覺腦病輕些否？」答曰：「伊等常盛贊其院長醫道高明，余則贊之尤甚。實則余不耐其煩瑣，乃向之商請曰：「余之體溫既無變化，是後可否日試一次，或隔日一次？大小便亦不必檢驗矣。讓汝等養問如？」答曰：「此則請問院長方可？」嗣後未接所請施行，想伊等已獲院長之許可矣。然夜間必來巡視，或一次或二次不定，來時必輕啓門戶，蹣跚入室，與我熟睡，又悄然出，在伊等必以我夜眠安適，豈知其全然爲余所騙矣。

余入院不久，金南子與兩兄即先後來此，余謂無書可讀，殊爲悶損，歸後請爲送一書來，因得聊齋志異半部，蓋多則無處置藏，恐爲看護發見也。後又易下半部，再後則得詞話初集一書。此二十餘日中，惟得讀此二書，幾全於夜間偷看者。於是晝則臥床大睡，入晚即通夜不寐，讀書之樂，爲生平所僅有。余與看護如捉迷藏，然伊等全然不知

。彼見我晝夜昏睡，常謂爲最好現象，是患腦病二人所罕見者。而余遵守院中規則，服從伊等命令，又復超其限度，錫余以「好八」之名。常聞其向工人言曰：「爲某號好人送飯去否？」余則時自笑曰：「好人者，無病人也。以此名錫余，真可謂名符其實」，蓋余於每晚八時，例須臥床假寐，俟人聲略靜，則起而偷閱聊齋，且閱且分段標點，有時亦作眉批，卽以其記憶溫之鋼筆量水，作爲所需之工具。每聞革履聲自遠而至，卽知伊人來巡視矣，則急急攜書登床，擰熄電燈，假寐以俟之；彼見我甜睡而睡也，則去而之他。待其革履聲漸遠，至於無聲可聞，則復開燈續讀。如是者旬餘，而全部聊齋因畢其事，讀詞學初時亦然，是非捉迷藏者乎

余於聊齋一書，幼年只喜其狐鬼故事，自不諳其文章技術，與夫創作天才也。五四時代，胡適之等卑薄此書，謂爲千篇一律，因受其影響，則不屑讀之。爾時無書可讀，得此亦堪療飢渴，於是而咀嚼之，而回味之，乃嘆服蒲松齡之創作天才與夫文章技術爲不可及也。書中侈言鬼狐之處，皆爲人情化，魯迅先生已論及之，勿須贅述。關於創作天才者，卽其演述故事本領，或意想獨造，或重現舊聞，實難於林琴南之譯西籍；林不識外文，憑人傳述，卽能斐然成章，多譯名著百餘種，其文學天才，已非可與聞視之

矣。而蒲老幾無所憑藉，卽日憑藉，亦遠出成品之下，以三家村之學究，竟而妄想天開，假烏何有之事以羅列世相，且其產品有三百餘篇之多，謂其非具文學天才得乎？近世以魯迅之介紹，國人始知重視唐宋傳奇一類之作，以提倡小品文之風氣，國人始知重視虞初新志一類之書；然以此二者使之與聊齋等列齊觀，卽知後者之發展，已可謂奔逸絕塵矣。吾常擬聊齋一書爲中國之天方夜談，天方夜談爲阿拉伯之聊齋；世無不推天方夜談爲世界文學名著，何獨於聊齋志異一筆抹煞乎？此二書所不同者，爲其產生之背景，一爲封建農業社會之產物，一爲半開化游牧商隊之產物；前者見聞稍狹，後者見聞略廣，以其故事來源，自有廣狹之不同。然其爲故事體，一也；其爲志怪書，一也。所須究者，要權其創作天才爲何如耳。至聊齋之文章技術，則兼取左史漢與史莊列之長而博治之，沈浸於唐宋以後之文而沙汰之。至其擬態狀物，繪影繪聲，因物設施，自鑿新詞。散文功至此，不可謂非一大進步。徵之後來倣效此體者之層見不窮，卽知其影響之巨，不無劃時代之重要性矣。倘以初之作者，類多通套濫調，陳陳相因，而爲發端者，之是咎，豈平情之論哉？嘗聞始以花擬美人者，天也；繼而以之者，庸人也。世界文學名著，無不具劃時代之意義，舉世者言之，意大利之十日談，西班牙之唐吉訶德，其

夢窗草窗諸作，沾沾於就才門巧，雕琢字句，衡量聲韻，善則善矣；試思人生幾何，以畢生精力日消磨於此箋箋者，所爲何來？然世間有自樂其樂究心此道者，余亦不敢非之。惟余性愛自由，頗憚拘束。作人如是，爲學亦然。例如我愛詩人，不愛無病呻吟之詩；我愛藝術家，不愛切中繩墨之匠作；我愛哲學家，不愛文以載道之腐論。舉此一二，可以例他。然爾時深夜獨處，無以慰懷，於是雕蟲小技之事，亦頓成洞啓靈明之寶。余於十夜之中，將六册詞書，反覆把玩，由小令，而中調，而長調，不厭瑣細，一一尋其平仄，理其聲韻，尙想其時代人生，善體其描繪情狀，似亦有所開悟矣。於以知藝術部門，各有其造極之境，不當以個人之好惡，而橫施武斷也。

余十餘年來所研究之「態度」，亦於此時引其端緒。蓋一書讀畢之後，一時無書送來，則於深夜窮思冥索，忽於李笠翁「態度」一文及聊齋中「恆娘」一篇，頓受啓悟。乃知欲辦人之妍媸，當取其神韻，不當取其皮相。皮相之美，一時可以動人。久則索然寡味；惟神韻之美者，其言動發笑，往往使人心醉神移，顛倒迷亂而不自知也。然李笠翁不究其底蘊，竟名此等人爲尤物；余則謂「誠中形外」，以爲若而人者，是必靈心慧竅具於中，然後其神光意態現於外也。按說文：「態，從能從心，意象也。」意象一

字，解態字最好，此乃意中之象，非形相也。余又以爲態字從能從心，當者後起之字，即心中之一種能力也。此種心能，實具一種魔力，使當之者無不傾倒；實具一種磁性，使所有鐵屑無不被其吸引。此種心能，凡人皆有，惟異賦之多少不等，而否賢愚以分。古今來之偉大人物，即以此獨厚，而笑加以學習修養，始爲羣衆所擁護所愛戴者。當時余見及此，即欲揮我靈斧，進而爲態學之研究。後此關於此等材料，多方注意：自各種相書、偵探學、人類學、生理解剖學、各種心理學、戲劇電影表情術，歷代偉大傑士傳記，舞台上之臉譜，各色人等之照片，凡於此題有關者，無不加以蒐羅。意在此分析比較而爲綜合之撰述，以條理態學之真相，俾人類相處之間，不至拒人千里之外，庶可誠動於中而不見於形，由此人與人之間，不獨減少齟齬紛爭，且可於立談之際，頓成莫逆，相與建立事功，福利社會。寔假思欲將學問之各部門，由態之行事，而儼露端倪，而見諸應用，而發爲光輝。此孔子之視其所以，孟子之觀其眸子，老子下善若水，莊子之形骸心和，與夫釋迦之三十二相之不容已也。護士有士之態，方能動乎士；農有農之態，方能動乎農；工商有工商之態，方能動乎工與商。至何以諸乎士農工商之態，此固由得天獨厚，自爾出衆者；然究其旨要，仍在於學。孔子有立志爲學之一段工夫，

始克造入道之極境，能造人道之極境，方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之態，是以當予仰高鑒深之嘆。蘇秦有懸梁刺股者，始有政治家之學；有政治家之學，方有政治家充實光輝之態，足以勸十六國之君侯。凡人皆然，未有不恃其獨特之行，獨得之學，即可以言動人者。甚且欲爲一乞丐首領，亦必受盡種種之折磨，備嘗人世酸辛，始陶鑄爲堅苦卓絕之操，而有貧而樂天之情態，足爲彘丐所愛戴。然則欲領袖羣倫者，非洞達學問上之全部領域，不能表露與全民吻合無間之情態，即不足語。無人而不自得焉者。孔子曰：「色難。」，知此道之不易幾也。此爲余個人之創說，亦爲余將來治學之歸。竊計一態學」一書之完成，非百萬言不能盡其意，亦非再經十數年之歲月不爲功。然推其所由，不得謂非當年醫院中窮思冥想之所致也。

余在醫院中，除與看護捉迷藏外，亦常與送飯工八開話家常。今已忘其姓氏，僅憶其爲即墨縣人。然彼大腹便便，言動舉止之滑稽情狀，如在目前。吾嘗私證之爲「安祿山」，每見其蠕蠕而至，輒不禁忍俊而笑。其人自謂隨外國人作事已三十年，通俄德二語，每於飯前飯後，刺刺述其得意事不休，余則極力贊揚之，以昇深符其歡心。余乃詎其每日爲購報紙一份，藉觀時局變化。每見革命軍戰勝消息，則爲之狂喜；然猶嫌其進

屏不避，痛報軍閥之不卹痛潰者！不久，南京攻下矣。上海已巷戰矣。時間畢庶澄有受命京軍某職之說，竊喜其濟上襲來，而青島亦可光復矣。不意其悄然蜀返，次日卽爲張宗昌召至軍府，遂收殞命。嗣且而青島局勢驟變，余以焦急殊甚。報載：王璞將奉命審青矣。又載：青市將舉行大檢查矣；徵論住戶商店，學校醫院，以及道觀佛寺，均無例外。於斯時也，而德教師忽至。至則言曰：「外間風聲甚緊，此地不可再留矣！汝知之乎？」余曰：「知之，然則奈何？」渠曰：「出走便矣！目前情形雖惡轉，而汝之生路較寬。今事已二三餘日，彼奉命選偵汝者，心早已鬆懈；且汝之面貌，亦非昔比；況軍政交替之時，其不注意者亦非區區事也。」蓋自余入院之後，終日飲食豐美，居逸氣，養逸體，心雖不廣而體胖，非前此憔悴比也；余之髭鬚，亦萌生愈已，剪計而留上。此時居然成八字矣；故教師謂我面貌非昔之言。余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其時矣；如以教師之意，究以何往爲宜？」教師曰：「吾意欲汝赴朝鮮，頗有英美朋友十餘人，現居美國俱樂部，明日（四月八日）下午三時，卽由此搭輪赴朝鮮。倘汝同意者，我卽與之接洽，汝可暫充彼等之官話先生，隨之偕往可也。」余曰：「我極願隨彼同往，卽請教師費心！」渠曰：「若然，吾卽去。明日午間，再承爲汝寫院中賬目，並送汝

登謝。」言畢卽去。

是夜，余仰臥床，回思以前種種，頓興無限感嘆。倘非離濟來青者，已必不克倖免矣。三月五日下午，可謂余之生死關頭，偏於此時同逸生外出，竟令軍警捕之不獲。晚飯後，自謂勿庸人自擾，因之忘形侈談，此最誤事；而彼警署科長者，又洩此祕令於其子，因而王李二君得以深夜來告，乃復爲逃脫之計。謀逃脫時，彼鄰近西人不肯納我，心中又爲之大窘；及今思之，果彼西人肯暫容我者，後此又將如何，亦復難知。因彼等之不納，始不得已而至德牧師家；適有膠中之便門可通，有敬修先生之慨然留宿，是夜之險始得度過矣。自此以後，德牧師一身承當，三十餘日無非以救我是務；而子雲金南兩兄，更不時傳遞消息，助我出險。余後此常向人言：德牧師是我再生之父；韋院長是我入壽保險之父；王切千李次珊二君，及某科長之子，是我救命之福星；張敬修郭金南王子雲俞覺先徐眉生諸先生，是我之恩友；李逸生君，是我之患難交；外此營救我關切我，而爲我所不甚知悉者，尙大有人在。當時思緒潮湧，不可遏止，頓覺人類間之友誼，真可謂至高無上者矣！

次日午飯後，德牧師卽來，謂一切俱妥洽矣。可卽起行。余出款請爲付費，院中僮

收半數。所剩餘款，除船費外，尙足敷朝鮮生活月餘之用。臨出院時，牧師曰：「復易一姓名何如？我擬請同行者先往購票。」余略一籌思，卽曰：「改名趙虛若可也。」牧師笑問曰：「汝何以欲姓趙？」對曰：「因其爲百家姓中第一家也。」渠笑謂：「此姓好極！虛若二字何義？」對曰：「無甚意義，不過表示此人似革命黨而已。」渠更謂：「此名尤好！走！」余乃隨牧師出院，已見有馬車相候，蓋爲牧師所乘來者。余等先馳赴美國俱樂部，途中牧師令我帽子拉下少許，免人注目。抵俱樂部後，牧師爲介紹杜禮華先生，請其關照。杜先生亦美籍，自幼來華，畢業於金陵大學，居北通州多年，時在濟南作佈道業，年約四十餘歲，人極精明，嫻北京官話，如只聆其語言，卽不知其爲外國人也。其夫人與其子女，亦隨之俱往。外此同行者，多爲女教士。據云：船爲日本「平安丸」，行將開駛，乃俱赴碼頭，余仍與牧師同車坐。不意行至第三警察署門前，而忽然戒嚴，不許前行。余與牧師均焦灼異常，蓋余前所住處，正屬第二警察署所轄也。不久，有人來言：碼頭附近正解決畢部軍隊；然余等停留街心數小時，警兵往來如梭，亦殊令人不寒而慄！至下午五時，始放行。抵碼頭，牧師力主不必再檢登處通過，乃取他路逕登船。余乃抱持杜先生之小女，並手提一水菓籃子，隨之登大艇回。

而毫末遲阻。入港後，同行者各出水菓點心之類，共喫而食，相與談笑。禮敬稱傍我而
 坐，使我如處慈懷。彼亦見大功之將成，頗覺有無限寧貼。余因以奉，從未見其神采
 煥發之眉宇開展如是日者。余海見有胸襟黃色布條之人，頻際窺伺，一望即知其爲稽查
 頭，然爾時余並無戒心，知彼等爲善道之注視，例行其職守而已。過此等時，牧師則以足
 踏我而笑，余亦報之以笑。老人幽默氣骨，至此亦勃勃透露。第一遍開船之鐘聲傳來，
 余即請牧師歸去，彼謂其「勿礙」，尚有片刻可談。余連請數次，老人反問曰：「不願
 我借汝至朝鮮。」一言畢大笑。余無言可對，默默含情而起。時送行人人已紛紛下船矣。
 林而老人猶遲遲其行。直至船纜收起，船身動搖，老人始與書西側友，匆匆揮手，急
 躍登岸，且復微笑面我而立。時余見岸上男女之送行者，于手齊舉，彩巾招展，各向其
 親友告別，并以不同之方言，各向其親友祝福。而此老人，非余再在之父，竟向我深躬
 致敬。擡聲言曰：「趙先生，汝病痊癒矣，遂亂擊李安丸中，而路卒發，且其時余悲喜交
 集，面身震顫，無言可報，所報者，惟有相吻顰眉，眼前一片模糊耳。」

五 朝鮮亡命記

「自由！自由！」吾等乃知自由之可貴乎！別矣諸友！別矣吾再在之父！惟願異日此地相聚，共處於光天化日中也。時晚霞燦爛，清風習習，輪聲破浪而進，山海空至顏色，回顧數十百幽囚之地，巍巍矗立，形勝天然，而綠樹紅瓦，隱約錯出於其中，頗成絕妙畫圖。蓋以心縛既解，觸目無非光明，况當此東方之一小瑞士國，漸次而夜幕降矣，海天一色，茫無涯際，風濤怒號，響徹雲霄，則又一是一重世界。嗚呼！生所謂遊無窮者，未知於此略能體其一否。

其時我泊於余於船頭流覽，忽一西國少婦類類視余，正詫異間，伊亦竟前問曰：「君非張先生乎？」余愕然，漫應之曰：「是矣，然君何以識我？」對曰：「余曾於齊大體堂，聽先生講演莊子哲學，印象頗深，故彷彿識之。然先生之面貌，稍異，昨年余於轉印其姓氏，竊籍於於河處供職，悉其姓氏為 W. Adams，英國籍，於齊大醫學院授生理，通英語，為一萬大夫也者，即其人也。余嘗聞一萬大夫其人，知其學識造詣極深，所最為學生所愛戴，且精音樂，尤擅提琴，復有為人所樂道者。伊亦頗慕中國青年，常借書讀，

戀愛對象，將非擇之於華人不可。後果嫁一中國青年，即其親授之學生某君，曾以此爲英美教會所不容。伊卽決然辭去齊大，供職於南京鼓樓醫院及衛生署。距今十年前，遇害於南京北極閣之豔屍案，卽係此奇女子也。余於船上既識此案所聞名之奇女，且屬齊大同事，因告之以青島遇難經過，並謂已改姓趙氏，請其卽以趙氏呼我，免涉他人之疑。伊卽對余極表同情，且致敬意。攀談數次，余頗服其遠識，宜乎爲庸衆所不容。其人蓋爲一人道主義者，故其意識中，向無種族之分，無國界之別；其於藝術化之人生，尤三致意焉。以爲余海士之行，邂逅相遇之談友。

然同行中亦有一西國旅伴，適如其反。今隱其姓氏國籍，而一書其人。其人自幼來華，曾受中國教育，但不知其何以卑視華人如是？一次，余與之談話間，彼忽詰余曰：「常聞貴國有四萬萬人口之衆，惜乎無一人具知識者！君以爲然否？」余反問曰：「先生於華人中識得幾許，輒爾下此論斷？」彼亦自知失言，旋改口曰：「以非余之私見，乃某友人向我言者。」余又問：「貴友於華人中識得幾許？然則貴友之言，亦太不合於邏輯矣！」彼搪然語塞，幾於惱羞成怒。余乃婉言謝之曰：「余此次隨先生等出走，極所心感！我固爲華人之無知識者；然頓聞所言，顯係侮辱之詞。倘余親顏受之，則余

已先爲不足齒之僮，殊有失先生等攜我而出之至意。余固非狃於民族成見爲，但亦非甘自暴棄者！幸先生設身處地，其有以諒我！」彼聞言，雖唯唯稱是，謝過不遑，然其中情隱露於眉宇間者，殊恨恨之。彼又強我作晚禱，余則以非教友爲辭，亦彼所不喜。此海上之行，令人感不快者。

兩夜一日，船至仁川碼頭。先有日本水上警察登船巡視，旋聞醫官卽來驗病，殊爲惶恐不安。蓋華人之赴朝鮮者，卽無病之人，亦每斷爲有病，被囚於附近海島，俟下次船開，遞解返國。再則驗病之時，往往倍加凌辱，會聞有因檢驗痔病，受鐔鉤之刑，以致肛破血流者。念此二事，烏得不懼？幸余所乘爲頭等房艙，而又廁身西人行列（每等船艙客人，均須排隊候檢驗），醫官至，僅爲閱兵式之注視，且行且點首，蓋卽表示無病之意，余因以渡此難關。

第二關，則爲下船後之海關註冊。如翻檢行李，徵收關稅以及驗明正身等事，均於此執行。會聞其徵收關稅，倍極苛虐；例如未開盒之紙烟，未服着之綢衣，甚至水磨地之鞋襪，皆被視爲貨品，而亦須繳稅。其稅率之大，每超出原物數倍。更聞有一鄉中來此之女同胞，被指爲陰處夾藏私貨，必欲查視。彼女同胞迫不得已，乃於氣憤之下，出

一血布，迎其面而抖擻之。檢查者始連呼：「晦氣！晦氣！」擲擲猶笑而罷。復有一女同胞，足着新製之弓鞋，亦被視為貧賤，因一時無力繳稅，竟為一船却以法。而彼女同胞者，祇對劉微以行。此等之事，可謂司空見慣，而僑居彼邦者，早已不復怪之矣。其時，余為一面貌兇惡者轉詢，初審因在盛氣凌人，不可嚮邇。彼操生硬之華語問我：「時難辨其詞意，網一聽聽，則暴怒如虎；我之答語，亦有為彼所不諳者，則受斥如故；時或彼已明我所答，而故作不知，再三致詰，亦祇有耐心對之。彼例先問余姓名、省籍、年齡、職業，依次詢及來此何為？由此至何處？訪何人？其人居某街某巷，門牌號數如何？此事余不敢妄對，只云隨彼西國人士而來，彼等謂先至漢城中華盛街教習，我亦隨之前往。又詢隨彼等何為？答以充其官話先生。」彼厲聲曰：「什麼的官話先生？」余即為之解釋。彼似已知其義，即曰：「汝為彼等之奴隸乎？」其言時字數極二字，猶係以 *Slave* 代之。余不願作無謂之聲辯，答曰：「正是此耳！」西國人聞之大笑，彼亦作猶笑。彼且問且書寫，余見其單係複寫，其有三份，蓋係通知各處備查者。余至漢城不久，即有巡捕持冊來查詢。此等查詢，月或數次，可謂擾攘極矣。其後致詢西國人士，亦時涉鄙夷擲擲之詞。憶及與余同奉之美籍老處女，因其其在華備道已數十年，亦頗亦

十歲左右彼則堅明其會生幾胎。其人答曰：「我乃未於者！余之護照中不已載明乎？」彼則反詰：「言未嫁之即不會生孩子耶？我看殊未必然！」縱聲狂笑不已。此爲大和民族之國際禮貌歟？

海關放行，余等即搭車赴漢城，約一小時而至。漢城車站，規模宏大，建築尤爲精工。余是在本國中所未經見者。即彼西國人士，亦相與贊嘆不已。蓋漢城館殿數鐵路，東南至釜山，西北通東三省，南達仁川，北抵元山，均於此可爲起點，故計劃設施，頗費一番經營。觀以其殖民政府之所在，乃故爲此雄偉莊嚴之氣象，藉以震駭韓民之心目歟？彼朝鮮總督府之建築，費近千萬元，悉以石料築成，突兀崢嶸，雄峙國中。門前甬道之寬，達數十丈，氣勢逼人，森嚴可畏，致令經其前者，每於不自覺中輒爲之屏息躡足而過也。聞台灣總督府亦爲樂亞著名之建築物，於此亦可見日人用意之一般。余等下車後，彼西國人士分赴其所屬之教會，余則以某教士之介紹，下居中華基督教會焉。

余於仁川初登岸時，見韓民無分男女，皆着白衣，於火車中，沿途鄉民亦如是；抵漢城後，聽見通國皆然。博襟大袖，宛如喪服，乍一寓目，殊可怪異。旋憶及殷制尙白，吾先民箕子託於此地，是其流風餘俗，猶有存者。此其一也。後則發現例外，即十

歲左右之女童，多圍黑裙，上衣或紅或綠；而摩登少婦，則以裙多爲貴，三重四重者，往往而有其色或淡綠，或月白不等；至其衣尙圓領，此無間於男女老幼也。大抵韓民好違古制，聞至今舉行婚禮，猶有身着古裝，頭戴紗帽者。爾時，舉國男子，皆已剪髮；然其罩網之制，尙有遺留。時見街上行人，於光亮圓顛之上，頂一黑色絲綢，其狀突起，極形滑稽，儼然吾舞台上之楊香武焉。尤有奇者，韓民喜穿夏布，然不必用於夏季，春秋之袂衣，隆冬之棉衣，亦復以夏布爲之。甚至棉衣之外，套一夏布大衫，或夏布背心，始覺舒適。此非尤似於吾國守喪者之披麻帶孝乎？

余居中華基督教會，凡五閱月，以海關註冊所關，仍用「趙虛若」三字，爲余之姓名，直至回國前夕，始得歸宗，故彼地僑胞，均呼我爲「趙先生」。會中牧師，爲張承權先生，遼甯人，年六十餘，善畫葡萄，時亦爲潑墨山水，常索余題。一次，渠作朝鮮故宮，隱約出綠樹叢中，以羣山爲背景，各國領事館依山錯出，而其國旗飄颻空際，益足形故宮之蕭條。余爲之題句曰：

綠樹濃陰中，蕭條一故宮；

江山無改色，不見大王風。

余向不作詩，因感於此老之滿腹壘塊，爲韓民繪此亡國之痛，不禁亦有動於中，故走筆爲之。余雖非基督教徒，然自十五歲，卽究心聖經，未稍間斷，其於新舊教派之理論，略能道其所以。每乘牧師之暇，卽與查攷聖經，或研究神學上種種難解之處。以是深爲牧師所獎許，禮遇殊隆，竟以其書房讓余居。漸次如家人父子，余因以德無限之安慰。

同時，余更結識一友，亦逃亡中，堪紀念者。蓋會中設有小學一班，教員爲吳廷柱君，後僑余爲改名「覺民」，河南人，曾肄業北京高師，彼於十年前供職朝鮮中國領事館，因贅入韓女爲婚，遂家於此。其岳母頗饒於財，妻於漢城梨花女校卒業，淑靜嫺雅，非凡姿可比。吳君以家居無事，且係教友，卽爲會中所邀，充義務教員。每日必來授課，余因得與之相識。彼亦以居韓暇久，眷懷祖國，見余如見故人，數次攀談，遂結爲知己。其喜讀史記漢書，尤好韓柳古文。余復勸其一究先秦諸子，因購得十子全書一部，晝夜攻讀，並請我爲之講解。課館稍暇，卽至余室相切磋。晚飯後，又自家而至。其家距會約二里，日往返數次，不知勞倦，有時夜深酒不歸，大爲其夫人所疑，謂其涉足狎邪遊。吳君向之解釋曰：「會中新由祖國來一趙先生，學識淵博，吾從其受諸子

之學，竊入於迷，此亦可謂狎邪遊乎。多方辯解，其夫人堅不之信，不得埃，尙須由余出證焉。

一日，吳君邀余至其家便餐，初不肯往，彼告及此情，余乃大笑，即曰：「似此則余必往謁尊夫人，使其一觀所謂吾姑狎邪之對象也。」至則晉謁吳君岳母及其夫人，談次間前疑始釋。其岳母爲韓人，年五十餘，貌慈祥，不能操韓語，吳君亦不能操韓語，由其夫人反復譯述，乃得通款。吳夫人年約二十五六，已有二子一女，均歡依膝下。伊人不獨淑靜嫺雅，且亦慷慨練達，韓語之外，能操日語、粵語，及吾國普通語，均極熟嫻。其家蓄二婢，俱韶秀，蓋韓人女多於男，故蓄婢之風盛行。其室宇建築，仍遵韓國舊制，規模不大：席地居，亦古制；然其整潔樸素，條理井然。韓氏無爵位者，其家產如何富饒，其宅居皆此類也。余自識吳夫人後，而吳君始得解放，日夜從余遊，其治學之猛，實所罕見。然每至夜深，余即數促其返，笑謂之曰：「幸勿令尊夫人怨及我也！」嗣後余之衾褥稍污，吳夫人即令其婢女爲之拆洗，衣稍垢，亦代澣濯。吾於此，不禁興天涯知己之感。詎知其關懷亡命人尙有出我意料者。其

某晚，吳君笑謂余曰：「吾知先生深於情，宜覺一有情人爲伴侶，未知其有意於斯。」

乎？」余曰：「固所願也！但余意猶未定，且難容如泥，又有誰家子弟肯自趨羅孽乎？」吳君意慰之曰：「有！有！且爲一縉紳佳人，吾妻已代探其底蘊矣。先生如有意，可與其必成，尊意如何？」余曰：「此事大荒唐，幾令我如騰夢中！將何辭以對？君所謂縉紳佳人者，究爲何如人？願一聞其詳。」吳君曰：「請聽之：伊人現住仁川，年華三十歲，丰姿綽約，慧者無不稱其懿；而又性情溫良，才學亦富；家產頗豐，曾在日本留學三年。父爲閩北人，李姓，於仁川經商有年，前歲死於病；母韓人，止生此女，愛如掌上珠，自其父歿後，此女即隨學家居，母女二人，相依爲命。前歲發一祖國大爲婿，文據門戶；此婿同輩子弟，雖聰穎萬貫，而類多不學無術，難相匹敵。後母與吾岳母相友善，女與吾妻情好尤篤，以故時相過從。日前使母女相偕來遊，吾妻因與提及此議，遂感讀先生之品學不置。後母聞之，大有意，因囑爲撮合。吾妻亦糾詢伊人曰：『汝願之否？』伊妻瀟答曰：『那人如此好，亦肯垂念及僕？』似此，則先生此次來韓，想正爲成此一役因緣耳！」當時余聆及此事，不覺爲之心動。亦自忖念曰：余前此處度之縉紳達生，莫非果如吳君之所言，尚須了此終身之舉乎？余遂問曰：「能先與伊人一會否？」吳君曰：「此地風氣不開，於男女私會，多視爲非禮，恐彼母未必許其獨來相見耳。」

，可谷緩圖之。吾妻尙存伊人情影數幀，明日卽攜來一觀；先生：「術者，可先覘其禍澤如何？」是夜，余思及此突來之事，輾轉反側，不能成寐。

次日，吳君果持伊人玉照交我，其三幀：一正影，一側影，均立像；一與吳夫人合影，爲坐像。余攜歸室中，二再審視，見其體態輕盈，天然瀟灑；而側面一影，尤婀娜多姿。此時心頭之快，縱罄南山之竹，不足以道其萬一也。吳君來問：「伊人何如？」余曰：「誠天人也！」「然則先生卽願爲實際之進行乎？」余曰：「願則願矣；然余與伊人不得會晤，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爲姻好，終非妥計。以私情論之，余恨不早日諧合；但爲慎重起見，與其事後有悔，勿寧熟慮於前。此事，仍望尊夫婦代爲籌度！」吳君亦正以余言爲然，卽許與其夫人再商之。

余猶憶爲十六年舊曆五月初三日晚間，吳君急急來報曰：「日前吾妻去函仁川，約李氏母女於端陽節來此一遊，現已得其覆允，先生卽可藉此一識其母女。倘雙方無異議者，不妨於此吉日良辰，先行訂婚之禮，否則爲口頭之約定，亦未始不可。」余聞之，極爲同意，卽答其依命而行。然夜來反覆思慮，心中頓覺撲撲不安。蓋自余與吳君往還以來，每至其家，見吳君所享受者，亦不瀟灑妻美婢，坐臥吃穿而已。處彼亡國奴地位

壯哉默生！

，有何精神上的足樂，有何事業上之可言，則大成疑問。且以堂堂七尺之軀，棄祖國而贅入他姓，不費心力之勞，坐享食色之安，除爲盲目之傳種而外，又將何詞以解？即以

偉哉默生！

自身論之，吾遇難之時，有多人慷慨救我，其必有望於我者至重；倘我祇知爲自身是務

何情感主氣

，而有一樂不思蜀之感，其何以對救我者之熱誠？又何以對多難之邦家？復念及老父

涕兩埋智

之一生堅苦，諄諄以樹立人格爲訓，更何忍以苟媮自娛？念此種種，良自愧責！然伊人

主不泯也？

倩影，又似依稀招我，不禁心爲之惻。理欲交戰，此勝彼負，是非莫決，權衡無正，悠

是真心相

哉悠哉，以永終夜！

卷乎懷正乎

然端午之會，巡焉卽至，時不我待，須爲之備。要之，吳君夫婦之熱情，既不可辜

禮義孝款

；負；李氏母女之善意，亦不忍謝却。余最後之決定，乃只可結婚，不能入贅；且結婚之

青年乎？

後，隨時可攜李女返國；伊等能同去固善，否則時來省視，亦未始不可也。余意既定，

佳此知行

卽於四日下午告知吳君，屆時請爲先通其意，俟彼方如何答覆，再決進退。吳君聞余言

勉矣。

81

此，卽曰：「恐李母不忍其愛女遠離也。倘彼母女同赴中國，而此間產業亦不易變賣，

且日人亦不許其變賣。果如先生之意，則好事難諧矣！奈何？」余笑曰：「此則視吾之命運中有無此豔福耳！」實則吳君之久稽於此，其精神上之苦悶，時亦形諸詞色；卽彼

於我之相識俱晚，戀戀不忍捨者，亦所以抒其多年來之抑鬱也。故其對余之言，未始不以計之爲得耳。

端陽節午前十一時，余應約至吳宅，而李氏母女已先我至矣。兩家母女正於室中攀談，吳君迎我入其書室，余曾見正堂窗內似有人并窺，此必爲吳夫人及李女無疑。此時余心怦怦而動，莫知所措。於吳君書室談話不久，吳夫人即來告曰：「可請趙先生到堂坐坐！」余即隨吳君夫婦前往。余見吳之岳母及李氏母女，急急由席地而起，由吳夫人爲之介紹，一時華韓語雜陳，亦覺別有意味。嘗其爲與李女介紹時，余不自知現何情狀，但見伊人於端凝大方中，略露羞赧之色，隱於微笑中只稱一聲「趙先生」，然其眉目略，則羞赧幽悄似已勃勃欲出矣。歸坐之後，一片韓語聲又起。余與伊人儼相親視，目光一觸，則轉而他瞬，似恐爲人窺伺者。會爾時與吳夫人談，余即時與吳君談，漸次余與伊人亦可通語矣。伊操普通漢語，最清順，唇聲如黃鶯弄舌。余詢其曾在日本習教，習何科，伊曰於東京某校習。琴，并還修英語。吳夫人對伊屢加贊詞。伊雖婉婉止之，似似似器，斯時尤覺其嫵媚也。相識片刻，婢女即來速就餐。是日饌食精美，多中國製法，蓋主人善設款余之意。飯後，余仍歸吳君書室，吳君笑謂曰：「今日相聚如何？」

先生能打消前議乎？」余曰：「情雖搖撼欲動，而癰無可移！」然余爲此語時，心中若有戚戚焉。少頃，余卽興辭，而於李氏母女尤致拳拳之意。

次日，吳君來會授課，遲二小時，詢之，知其因送李氏母女登車始返。遂向其問曰：「李母對我之提議何如？」吳君顯呈失意之色，答曰：「吾固知李母不忍離其愛女也。然彼之致答，亦未涉拒絕之詞。只謂：先生回國後，如下居於沿海口岸，則伊人勸嫁之事，亦未始不可從長計議云。」余曰：「此乃李母退步之言，然亦祇有如此而已。彼李母，實可謂善於詞令者！」余自此臨夢頓醒，一心惟以革命是務。

朝鮮中國國民黨支部，向未設立。縱有少數黨人入境活動，亦爲自日本支部派來者。余意朝鮮雖爲日本之屬國，而朝鮮中國國民黨不認爲日本中國國民黨之屬黨，以吾人立場言之，無論朝鮮之處境如何，終必有其復興之日，宜當以獨立國家視之。况總理之革命主張，以聯合弱小，抵禦強權爲務，是則朝鮮亦吾革命友邦之一。故朝鮮中國國民黨支部，殊有設立之必要。蓋一可發奮僑胞，一可聯絡韓國志士也。且僑胞之居朝鮮者，自江浙粵閩之商賈，以至河北山東之農工，不下十萬之衆。倘有一革命領導機關，啓發其民族觀念，喚起其愛國精神，亦屬切要之圖。吾既有見於此，乃懇懇吳君出而倡導

吳君在僑胞中，頗負衆望，故一經號召，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朝鮮之黨部以成。當時一切文件，多出我手；不過我所演者，乃屬後台戲耳。其正式委員，則爲吳君及華僑商會諸人。爾時中日國際關係，尙事敷衍；且彼以國民革命軍，起而與北洋軍閥對峙；正所以投其坐收漁利之計。故朝鮮黨部之成立，尙可獲殖民政府之允許，得以公開。惟每逢集會，或郵件往還，則督察極嚴耳。余向不作政治活動，所愁者惟在教育學術之事；然魯督張宗昌竟錫我以「革命」頭銜，且勞其嚴令通緝，倘碌碌無所建樹，不惟內咎於心，抑且無以對國人；卽令仇我者知之，亦將啞然失笑矣。故余當時革命情緒，極爲熱烈，日出其計劃予吳君，請提交黨中施行，以爲人生當以革命爲天職，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無非革命也。余於靜夜中，常思及「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言，益覺日前却贊李氏之舉，乃事理之所當爲者。

然爾時黨中工作，純係義務性質。其有職業之僑胞，原無不可；而余爲遁逃之人，初至漢城時，手中只餘五六十元，一月之後，頓感無以爲生。因之余於此事，亦曾幾度籌思：吾知教會中牧師，待遇低微，而張師復攜有眷屬，此則決無餘款借我；吳君家雖富裕，然其經濟權操諸岳母，亦必未便過問。且余向以告貸爲恥，卽明知他人力能相助

者，亦難爲將伯之呼。坐是之故，余當日生活，幾陷絕境。孰料於一籌莫展之時，忽又有意外之巧遇焉。

一日，余與吳君偕遊城外羣山中，旋見一西人自遠而至。余指向吳君曰：「彼西人真雅興不淺，孤遊無侶，獨不懼虎狼乎？」正談笑間，彼西人已近，竟趨前與余握手，問曰：「張先生何以至此？」斯時余亦立辨爲英人 *Mr. King* 牧師，其中國名字，則與晉已故林主席尊諱全同，乃肅然對曰：「一言難盡！」遂與介紹吳君，即請其少坐。談，乃相與各道近况，俱欣懣不已。此林牧師者，前曾在齊魯大學充地理教授，後赴青州佈道，並兼守善中學校長，與余交相友善。余在青島遇難，彼亦知之；惟不知余竟脫險來此，故其一見余時，不禁爲之驚喜也。至彼何以來韓？則尙須有以補述者。吾人尙憶及十六年三月，南京金陵大學副校長遇害之事乎？其時革命軍攻陷南京，於秩序混亂中，而金大副校長不知爲何人戕殺，於是英美領事館，即令所有在華僑民，一律到朝鮮曹避。前攜我出走之諸教士，即係遵奉此項命令者也。今林牧師之來，亦同此情。當時余與談話中，特囑其嗣後以「趙氏」呼我；而彼立即改其稱呼，西人之可喜處，於此概見。至於吳君，因相知既厚，余已告其一切矣，故無所用其避忌。當其分手時，林牧師詢

及余之生活工作等問題，乃始告以困難狀。彼問曰：「頃聞奈此之英美友人，正欲請一講習中國文字學術者，從之否？」余曰：「倘諸友不以我爲學識庸陋者，余則甚願與之共相研習。」林牧師即稱向吳君稱贊我，並告我以兩日後再聽消息，遂別。

林牧師屢依約而至會中訪我，一見面，即曰：「前日之事已成！諸友聞先生肯賜教，無不踴躍歡迎。現所商討者，卽爲時間分配問題。大約分三處講授，卽南城之長老會，西城之英以美會，及北城之浸禮會。每處去兩天，每天授二小時，並願採用胡適之博士之中國哲學史爲課本，未知先生以爲如何？」余笑曰：「寧恐難成！」彼問：「何故？」余曰：「牧師曷有所不知？吾古先聖賢，曾有明訓云：『有來學，無往教。』數千年來，已世世遵守之矣。因吾不敢背謬祖法，以故事恐難成。倘諸友意欲相其研究，惟有以此爲講習之地耳。此寧不待已之苦衷，幸望轉知西國友人，勿怪也！」林牧師爲之蕭然曰：「吾與諸友，實不知貴國之良法美意，此當請先生勿怪！容余再與諸友一商，卽『來學』於此，當無不可。」此事經林牧師奔走數日，竟有六十餘人簽一名單交我，於是卽以會中禮堂，爲我登壇講法之地焉。此六十餘人中，男女約各佔一半，均爲

在華之教士。其年齡自三十歲以上，至六十餘歲不等，是我當視之爲父輩母輩兄弟姊妹輩者，今反屢屢懇懇以從余學其所不知，殊令吾前此之妄自尊大，不禁對之生愧矣！然余既已玩顏爲師，亦卽當仁不讓，要期深自勉勵，無負於諸友向學之衷心而已。

余第一次授課時，先爲講述吾國學術之歷史概況，及五因以添學術之新轉機，頗蒙聽衆歡迎。嗣後講授或討論時間，約定爲隔日一次，每次仍爲兩小時。惟胡著實學界，須隨上海索購，於是又約定在濟未寄到以前，暫以老子道德經爲代。余爲聽衆易於了解起見，常以耶教道德作比較之開發；如老子之「報怨以德」，則比擬耶穌之「愛仇敵」及「尙寬恕」之精神；老子之「反於嬰兒」，則比擬爲耶穌之「天國中小孩爲大」之見地；老子之「柔道處世」，則比擬爲耶穌之「打右臉更轉左臉」之態度；老子之「有功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諸義，則比擬爲約翰書中之「太初有道」，「道卽上帝」及「道爲萬物本原」之創造論。甚或以「有無相生，難見相成」，解爲卽西醫之「相對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解爲卽西醫之「辯證法」；而「小國寡民」之理想政治，則更可解爲西醫之「烏托邦」矣。此種講學態度，雖不免有機會之嫌，然爲契合於「因材施教」之原則，此亦無可如何者矣。彼濟濟一堂之男女老幼

教士，雖聞我如此譬解，遽亦驚嘆吾國數千年前之學術思想，文化程度，已如是精深，如是進步，不禁視為奇蹟，而彼等研究吾國學術之興趣，益復濃厚矣。及至胡著實學史購得，則又循序講授，其解釋之法，仍以設身處地之體察，而思為巧譬妙喻之期合。於是西人一向藐視中國文化之心理，幾於一掃而空；即對於胡適之先生，一時信仰之高，亦筆墨之所難述也，彼等於每週罷講之時，即有一人當場為余集資。猶憶第一次時，余幾羞不能容，轉思西人之習慣蓋如是，亦即強顏接受；然於無人之際，竊笑余已為說教書之柳敬亭矣！

余初至朝鮮時，即思探悉日人制下之韓國情狀。此時生活問題既得解決，乃開始訪求友人，冀以增廣見聞。余於無意中，得識一彼邦之革命志士。其人為李姓（今姑隱其名），籍隸元山，時年三十六歲，體貌俊偉，氣度軒昂。能為中國詩文，能操中國語言。於民國八年，朝鮮獨立時，曾被推為支俄東南路總指揮，率兵由吉林延吉縣前進。不幸國內志士，迭遭失敗，李君遂亦被俘，幽囚永宗孤島三年。釋放之後，猶不時傳詢；即日常行動，亦有偵探追蹤。渠任元山某教會中學校長已數年。一女年十八，充小學教員與酒父同具興復之志，嘗謂祖國不得解放，伊亦決不出嫁，藉厲其操。李君以事來京

寓中華基督教會，故得與之相識。余二人修談數日，因以獲知朝鮮亡國後之種種慘象。據謂韓民思想黨派，極爲複雜：一曰老朽派。彼等封建觀念頗深，至今猶讀吾國之四書五經，視中國爲天朝，嗤日人爲醜類。依彼等之信念，一旦天朝赫然斯怒，必興弔民伐罪之師，救彼出離水火，登諸衽席也。二曰媚日派。彼等蓋驚嘆日本文化，而喪失其民族意識者。此等人類多受日本教育，而爲其麻醉。彼等輕蔑國人，凌辱華人，卽對歐美人士，亦覺不足重視，依其信念，惟有大和民族，日本帝國，始足爲萬民之王，萬國之主也。三曰青年獨立團。彼等於本世紀初，多屬維新人物，富民族觀念，痛感亡國之恨，亟思有以光復之。然自獨立運動失敗後，其意志亦復消沈矣。四曰共產黨。此輩多屬青年，蓋鑒於獨立團之失敗，以爲國小力弱，固不足以圖存；而狹義之愛國主義，亦屬目光短淺；故彼等標宗新義，另謀救亡之策。五曰無政府黨。此中亦青年爲多，類皆具厭世思想，其於前二派之荒謬妄爲，固痛心刺骨；而於後二派之救亡圖存，亦復無此信念；以故觸目盡不平之事，涉想皆幻虛之境；然其憧憬將來，猶有其思想所寄之地焉。此數派者，略足爲韓民寫照，是卽李君當時之所述及，余又參之一般言論，而剖析其如此者。至於殖民政府之對策，則一主分化，卽於革命之黨派，亦聽其各是其

是，各非其非，而計其存在，要期其不相聯絡，不能圍給而已。

其次，日人統治朝鮮，可分二階段：獨立革命以前，採取武力壓迫，實行羸民政案；獨立失敗之後，則實行經濟侵略，力謀文化麻醉。革命以前之朝鮮教育，多爲歐美教會所辦理，彼等盛倡耶穌博愛、平等、及犧牲之說，其實獨立國之份子，十九曾受此教育而聞風興起者；不謂邪教之於弱小民族，竟有如是之積極意義耶！殖民政府知放棄教育之失計，於是改變方針，力謀教育之普及，並實行加以統制。凡外人所設之學校，均須備案，其課程亦由殖民政府訂定之。所最要者，自小學起，必須加授日語；其日語一門，或派日人教授，或派已受訓練之韓人充任。凡初到朝鮮者，見彼邦教育如是普及，幾誤認爲日人善政之一；但稍一留心，即知此中之苦辣，殆有不可勝言者。今由其教育之力，已養成千百萬之順民矣。復有述者，殖民政府只辦中小學教育，而中等教育方面，則側重職業教育。職業學校卒業後，即可供日人各類事業部門之工具，所得報酬，僅堪維持個人生活，決無餘力可以發展。余曾識一任總督府之韓人，精通六國語言，辦事能力極強，而月薪不過六十元，餘則可以想見。全韓僅有帝國大學一處，且係預科，且係爲日人子弟所設；韓人則不能升一深造之機會乎？至於雜誌書報，

雖不云少，但出版商，必經審查。余本欲一覽吾先民書子建國以來之歷史，奈坊間出售之史籍，凡稱其民族意識之龍過，早已奉命割去，而以×××代之矣。一究，余與幸君避奇謀，彼指××謂余曰：「此即吾韓之奇蹟大略！」余爲之默歎，默然以無以應。

近日之經濟侵略，則顯其政治變遷，變質齊下，而遂其慾。朝鮮所有農業、林業、園藝、養蠶、及漁鹽等等，盡歸日人管理統制。全韓農民，皆日人之佃戶；全韓工人，皆日人之匠作；全韓商人，皆日人之盤販。以是韓民之所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饑民毒途，餓殍遍野，而此情此景，尤以鄉民爲甚。余所見鄉民住室之簡陋，更不似八居；其衣服之襤褸，則形同乞丐。然鄉村之慘象如是，而各大都市則日見繁榮。其所以繁榮都市之目的，即在城經濟集中。各大都市遍設所謂朝鮮銀行，以便榨取富遷財產以上之家，聚之都市，復爲種種誘惑，以遂成其豪華生活。如妓館、咖啡館、及毒品傳賣所等，到處皆是。富家子弟，則派有浪人，導其荒淫；金門不足，則誘赴銀行侵蝕，以不動產作抵押，以故富厚之家，每見巡捕及銀行職員，逕來收沒其抵押產業時，始愕然悉其底蘊，但亦只歎歎嗚而已。余前不云漢城車站規模宏大乎？彼由此而

分貫全國，更復與海上運動，密切連接。彼蜿蜒如長蛇之車輛，吸取其原料，吐送其貨品，往復循環，靡所底止，宛如腹中條蟲，非盡吸其膏血，無以盡其饑涎也。

殖民政府對於吾國僑胞，可謂面善心惡。蓋吾國人之赴朝鮮也，均爲獲利而來。自富商大賈，以至匠作苦力，莫不皆然。前者雖有嚴酷關稅之限制，後者則有登岸時種種之刁難；然權其利害，則仍屬得可償失。况吾國人之在朝鮮者，有十萬之衆，此於經濟政策上，適爲一大漏卮。惟格於中日邦交之所關，彼又不能公然驅逐華人，或禁止華入入境，此當爲其所最苦悶者矣。於是而有挑撥華韓兩國人民仇視之計。當余之在朝鮮也，韓人聚毆華人之事，日必數聞，以致僑胞之外出者，無不相戒於途。此全爲日人之操縱指揮，有以使之然也。甚或有中國商店，無端而爲韓人搗毀，於此情勢之下，吾人自亦有所控訴，而彼巡捕局者，爲顧全國際情面，卽聲言追緝暴徒；然而前門捕入，旋即後門放出，且對此所謂暴徒者，更予以暗中獎勵，稱其有愛國之心。於是吾僑胞日陷於危懼之中，不遑甯處矣！後此，萬寶山事件發生，繼則朝鮮全境起而大殺華人，所有僑胞財產，盡爲搶掠一空，其中僅以身免者，亦云至幸。此卽殖民政府挑撥離間大告成功之日，亦其獍狴兇惡面目完全顯露之時也。

然彼對於歐美人士果何如？據余所知，其於歐美人之懷恨，尤甚於華人。蓋華人一任其欺侮，無力與之較短長，論是非，彼可以爲所欲爲；而歐美人未可如是之易侮，此則適所以構其怨，宿其怒。而且歐美人可在其境內傳教，凡有教堂之地，卽有附設學校，前此獨立團之志士，又多於此培養激發而起者，是其深仇大怨所不易磨滅者也。後此教會學校中，雖有課程之限制，然不能盡如其願者，仍所在多有。因此凡歐美教士之背後，無不隨有暗探而爲其蹤跡之是趨。故彼今日之偷襲珍珠港，劫奪太平洋中英美屬地，其所由來者漸矣。

計余在朝鮮京城，居留半年，而所見所聞，難以縷述，此不過荦犖大者。於以見日人之陰賊險狠，吾人必不可不識此大敵；否則朝鮮之變，惴惴乎其大可懼也！至於所見朝鮮王宮，已改爲動物園，可謂盡侮辱之能事，是日人不以人類視韓族也。三五成羣之韓人，於街道角落中，相互注射嗎啡，可謂盡自殺之能事，是日人滅種之計已成也。許多中年青年之韓人，每於翠山叢林中，恣飲狂醉，仰天痛哭，可謂極人世間之悲憤，是日人之殘毒酷虐，已深入有識者之靈魂也。反觀日本神社之莊嚴，日本街（卽模範街之意）之香豔，以及遍地櫻花之燦爛，在在足以象徵大和民族之驕寵，吾不禁有天上人間

之感矣！否否！吾不禁有天堂地獄之感矣！

余於此尙有私人行爲之增記述者：一爲余營救一台灣青年，而反受其辱罵；一爲余冒昧訪一帝大教授，而聽人修談竟夜。前事爲人負於我，後事爲我負於人。讀者知我罪我，亦可於此處我之所以爲我乎？

一日，余在樓欄閒立，見會中某執事正叱逐一形似飢餓之青年，其大約十六七歲，衣不蔽體，腋下夾書數冊，哀哀若有乞求，操華語，字音多不正確。某執事厲聲曰：「汝勿冒充中國人！汝顯係一高麗棒子（華僑對韓人多如此稱呼，頗含有輕蔑之意）！汝來羅誰？汝已三次來擾，再不去，我將擊汝！」某青年立辯曰：「我非高麗人，我乃中國人！我誠然一中國人！我更是中國之中學學生！我流落至此，沿途受高麗孩子之瓦石擊打，且以鼻涕汚我！我餓極！我無宿處！懇懇求看耶穌基督面上，留我一宵，賜我一盂飯，免得餓死！免得被高麗人打死！」彼正於「我，我」連聲中，聽者無不大笑；且彼此問曰：「試聽此乃中國何省何縣之語言？」談談語語之聲出，則曰：「是必高麗棒子冒充中國無疑也。」某青年又辯曰：「我是安徽懷遠人，我是由經濟學教會中學之學生，我常爲英爾巨牧師播地！自牧師回國了，我飄流至此！」衆猶不信，然余已

爲之心憫。且聞其道及濟寧中學，吾知濟寧中學之教務主任，爲余之學生張保泰君。余雖疑其語言，然據所稱述，而事非無因；高麗人之推斷，未必屬實。余向牧師請曰：「可否察其誓入，由余詢其底細？其係爲吾國教育中學生，則不論其國籍何屬，似宜略爲之助。」余既獲牧師認可，乃引彼青年入其室，而向其談詢。據謂：其父爲安徽懷遠人，久居台灣充苦力，已故。母爲台灣人，於彼十一歲時，亦辭世。彼曾肄業於台灣小學，通日語台語，初不諳國語。父母雙亡後，隨一父執返祖國，爲人充童工，漸習國語。輾轉至濟寧，爲白牧師收容，爲雜役，半工半讀，以至今日。自益夫副校長事件發生，白牧師返國，無所歸依，始飄泊來韓。彼青年身世，大略如此。余會詢及數人，談及數事，彼亦知之。余問：「汝來韓之目的何在？」彼曰：「猶欲半工半讀。」又問：「汝能作何事？能吃苦否？」答曰：「我能駕駛汽車，能充甘語翻譯，能爲廚工，能作一切雜役；任何苦累，我均能受！」余思彼「每下愈況」之能力報告，無非見其謀生情切；但駕駛汽車一事，余諒其必不勝任。余笑問：「汝駕車之術何如？」答曰：「我曾於郊外寬馬路上駕駛數里，未翻覆也。彼之答詞，甚可笑者，亦不及詐述。最後，我告之曰：『容我代向牧師懇求，暫允汝留居數日，以工作事，並可求其介紹。吾意汝可到市場中

習作，汝願之乎？」答曰：「願甚！我能吃苦！」經余向牧師商請，即允暫留數日；介紹工作之事，謂甚非易易。余先送與數元，資其生活，彼感激淚墮。數日後，會中促其離去，彼哀懇與余同居，炊事可由彼負責，謂我不須更至飯館中就餐矣。爾時，余爲其窘狀所動，當即允之。但向其一再聲明曰：「我亦流亡之人，借居於此，力不能助汝。汝宜自爲之計，早謀出路。當知余決不敢視汝爲傭人，汝乃余流亡中之忘年友耳。其於日常生活，餽由我出，飯由汝做，食則同食，兩不相虧。但吾力不能食二人，故仍請汝早爲之計。」彼聞言大快，立向余跪謝，余急扶之起曰：「君乃誤矣！余不言兩不相虧乎？汝何用其謝爲？」自是彼即與余同室而居，會中人均竊笑余之多事也。不意其所謂「能爲廚工」，全屬誑言。彼所製米飯，非如稀粥，即生硬，即枯燥。火爐旋燒旋滅，日必數次，嘈躑煤柴至多。言其製菜之技，則可笑尤甚。炒則手續顛倒，羹則水量無定。余本不諳炊事者，至此亦須動手，更進而越俎代庖。是則彼非我之廚夫，我反爲彼之廚夫矣。余於此得粗知烹調，皆彼青年之所賜也。余向不食辣椒，彼則嗜若性命；余向不食海味，彼則見魚類而歡呼。余往往徇彼之請，而勉與其食。此等啼笑皆非之事，不勝例舉。當余行將絕望之日，曾示意望其離去。彼則置若罔聞。後復明與之言，彼則苦

笑漫罵之，然終不肯行。及吾爲西人講學之際，生計略定，彼則更無去志矣。余以此自趨苦刑者，一月有餘，時爲會中人談笑之資。然彼青年亦有特長，卽嫻熟日語是也。每當日人來會檢查水電表時，彼則迎前與語，一片咕翼之聲，響達數室，此爲彼顯揚自豪之日，以爲非彼莫屬者。蓋會中人均不諳日語，遂得會暨子成名。余漸而爲其所卑視，想亦以此之故。一日，余正與之共餐，而會中某執事亦在旁與余閑談，此人卽當日斥其不許入門者。詎意彼青年正饕餮大嚼之時，突然向余曰：「趙先生，付我錢！付我錢！餘之工錢！我要作路費赴日本帝國大學去求學！」彼言時聳鼻作態，意爲我必無詞以對。實則此等突襲，誠爲出人意料！余倉卒應曰：「我實無錢付汝！」彼曰：「無錢？不成！」余乃笑謂之曰：「君善忘乎？試思汝何以得與我同居者！吾初不再三聲明，汝祇爲我之忘年友，汝非我之傭人乎！倘汝果如此健忘，今當再告汝一言，卽青年人貴有獨立性，否則卽不應各地亂跑！吾二人當從此分手，數十日之相處，權祇作一夢可也。一彼聞言大怒，擲碗起立，指其鼻端而言曰：「我有獨立性！我有獨立性！我無獨立性，卽不遑海外！我來海外，是卽有獨立性！趙先生，汝勿蔑視人！我看汝將亦須戩狗牙！」（戩狗牙者，卽討飯者之俗稱，不謂彼青年未學好國語，已先通方言矣。）我有獨立；

：「語未畢，忽劈拍作聲，而其面上已着數掌矣。蓋某執事親彼狂態，早已憤不可遏；然渠爲窘我好事之故，初猶忍而未發。至此渠乃大張撻伐，聲言其志慮負譏，一時拳足交加，立逐彼青年以去。其時，余受此刺激，且羞且忿，默坐中，猶聞某執事於門外聲不絕也。某執事入謂余曰：「望先生以後少管閑事！此種年月，好人不易作也！」言下大有譏余之意。余對曰：「此事余非不知，但有時情動於中，每不能自己，故往往受欺騙，貽羞辱。以今日事言之，余固不能無憾於心；然賦性如此，恐終難改變也。」某執事乃唯唯而去。余急訪會中某工人曰：「彼青年何往？」答曰：「猶在不遠處徘徊未去。」余曰：「彼尚有物事在我室，請速爲送去！」余歸室檢出其一破衫，一華英字典，一英文舊雜誌，此外無長物，更附日鈔十元，託某工人一併代交，且請其轉語曰：「此些須微敬，切望其揮節使用，以至餓死爲極限，努力奔赴其前程可也。」此事不久，張牧師悉此原委，卽對余倍致敬意，竟將其書室讓余以居。

至余冒昧訪友之事，蓋因漂泊異域，孤陋寡聞，偶從一北平人張達齋君處，得知帝大新聘一中國教授，且自故都來者，卽欲往訪，藉探北平近狀。惜張君不知其姓名，亦不詳其住址，莫由以進。一晚，張君欣欣然來報曰：「先生欲訪之人，今已探悉爲魏建

功先生，現寓某旅館，先生識此人否？」余曰：「久聞其名，未與之識，此人爲吾國之音學專家，學識極富，亟宜往訪，君能導我前否？」張君曰：「余亦願識此學問中人，即可偕行。」張君係在某機關授日人華語者，故於音韻一道，亦欲略知梗概，乃相與俱去。時晚七時餘，抵某旅館已八時矣。余以「趙虛若」姓名通見，得允乃入，而魏先生已在室外相候。時魏先生年僅三十餘歲，氣度溫純，性情和藹，一見卽如逢故人。就坐後，未事寒暄，卽佈肺腑，抑亦同處異國之中，自不覺親切如是乎？張君敦促我行，我戀戀不去；後張君一人與辭，我亦聽之。主人願否我留，我亦不願。時至夜半，猶不言還。吾二人侈談北平掌故，侈談相識不相識之人物，侈談五四以後之學術風氣，最後談及各人之生平與志趣。不覺而東方既白，不覺而烏陽掛空矣。計余二人所談，恰恰爲時十二，古人所謂「竟夜之談」，尙不足與此相併。後此唯與一老友鄒湘喬君，一談二十四時，開生平之唯一記錄。然余於魏君爲一不速之客，恐天下古今未有如是之訪友者也。

次日，張君遇余，乃大怨不止，謂昨夜與辭下樓時，其皮鞋不翼而飛，苦尋不得，惟有剗襪而歸。蓋日本旅館，猶爲席地而居，故一涉其藩，卽須跣履而行也。張君責怨

之意：謂彼陪我訪友，我宜陪其同返；我竟不返，而使其獨返，是一不恕。如少坐即去，其皮鞋未必被竊；以我故事延宕，遂令其狼狽於途，是二不恕。我與魏君素昧生平，一見即喋喋不休，妨人清睡，是三不恕。當時余笑應曰：「余既有此三不恕，亦難望他人之恕我矣。然則君之皮鞋，理應由我賠償。」大笑而別。

猶有出乎常情者，余訪魏先生，止此一次。當時余只願與其侈談，未及告余任處；魏先生即欲訪我，亦不可得。「似余半生來欲吐之言，已盡傾洩無遺矣，再晤或竟無一語，亦未可知。事過十五年後，始得與魏先生重會於四川青木關，而以真姓名請罪於魏年之相擾，蓋吾十餘年來，愈思愈覺當日之不可恕也。

余在朝鮮半年，始終與吳君朝夕見。彼西國人士，後因北平華文大學，移至朝鮮之信義州，乃赴彼地就學，余遂罷講。該校即以攜我來韓之杜華先生爲校長，杜先生約余同往任教，余以即將返國辭謝。十六年九月下旬，朝鮮中國國民黨支部，擬向中央立案，僑胞公推余及吳君爲代表。行前餞別，余始吐露真名；然代表書名，則又爲「張繼志」。余回思余父自清末革命，最先加入同盟會；民元，以力主毀廟興學，竟被視爲「國民公敵」；幾遭袁世凱殺害，而革命意志不少屈。余當時革命情緒，高遂極點，辭

聘教授之職，却贅紅顏之家，所爲何來？一言以蔽之曰：爲革命耳。故以「繼志」誌余名。繼志者，蓋以繼國父家父之志也。其時余不敢取道原路，恐船經煙台或青島時，爲邏卒所獲，乃與吳君由漢城搭車至釜山（朝鮮東南海角），沿途隧道極多，火車穿洞而過，忽明忽暗，亦頗有奇趣。然鄉村中房屋湫隘，爲生平所僅見；所有鄉民，無不形如餓鬼。極目慘象，深感亡國之痛，而民族革命誠不可一息或懈也。車至釜山，照例受水山警察檢查，但不似入口時之嚴厲矣。聞卽有輪船駛過，乃亟亟購票登輪，船經黑水洋時，而狂風驟作，兩日一夜未息，乘客中不暈吐者極少，余尤暈之不能動，以是海上風光，未得領略。太平洋之不太平，此其兆歟？然余終於得見飄揚滬濱之青天白日旗矣。

六 長江飄流記

余自朝鮮返至滬濱，其觸於目而快於心者，第一爲招展於空際之黨國旗，次則爲服着灰色軍衣之革命戰士。常時卽遇一任何軍人，無論其曾經參加革命鬥爭與否，概以無名英雄視之，一似彼等爲報不共戴天之仇者，往往因感激而淚墮；又恐爲他人竊笑，則強自抑制，或轉涉他念以擾之。此固由余曾被軍閥所縛，而遭喪厥生，而亡命海外，今竟得返自由樂土，其悲喜交織之情，自不禁迸盪與俱發；然其時余之革命熱潮，實亦如黑水萍中之風濤萬丈也！

余以吳覺民君留滬三日，以秋初天氣酷熱，未便多事遊覽，卽行搭車赴京，暫寓下關某客棧。時張宗昌軍，於浦口隔江砲擊，彈聲鏗空而吼，時有所聞；夜來風聲鶴唳，應笳交鳴，尤覺淒厲。然余等乃爲朝鮮黨部立案而來，自謂身負重責，縱處此戰鼓聲中，亦無所懼且反以此壯行色也。次日，余與吳君卽赴中央黨部，進行立案手續。先訪友人崔唯吾君，意欲請爲介紹引見，於談次間，始知海外部長蕭佛成先生，已至暹羅，部中無人負責，殊令人大失所望。後經崔君介紹，由海外部某幹事接見，余等呈遞請求備

案文件，彼似不措意，茫然問曰：「汝等爲朝鮮人？抑係中國人？」余代答曰：「余等俱爲中國人！今受僑胞之託，特爲支部請求立案而來。」經余詳加說明，彼始似有所悟；然其答語，則曰：「蕭部長不在，此事無人負責，汝等明年再來可也。」余知事屬無望，不必枉費唇舌，乃扯吳君與辭，悻悻而出。時南京政府，自蔣先生辭職赴日，諸事卽無形停頓；顧當時之政情如何，余等則茫然無所知也。余與吳君歸而磋商：何不西走武漢，更事接洽？計議已定，於是而有西上之舉。然其時張軍沿江北據守，自浦口而西，直至和縣一帶；孫傳芳軍，則自浦口沿江而東，時思偷渡，故中外商輪，無敢於下關停泊者。惟聞外國輪船，可自上海駛行，直達武漢。余等不得已，卽決重返滬上，以便溯江西來。此後，余等卽入於困頓艱險之境矣。

余等於南京亦留三日，復於砲聲隆隆中搭車赴滬。車至鎮江，卽以戰謠頻傳而停駛，次晨有車東開，再前往。不意行至蘇州以東，車忽停止；旋見一大列車，顛覆於地；敵人暗將鐵路破壞，未經覺察，遂令夜行車越軌遇險。倘余等所乘之車未止鎮江者，或竟先罹其禍，亦未可知。至此，乘客又紛紛下車。據云：須步行五里之遙，始抵一小站，可由滬派車來迎。讀者必謂：此等短距離，卽步行又有何難？但余與吳君各攜行李二

件，其重量爲余等所不自勝；欲覓人肩挑，而又退隔村落。正踟躕間，忽聞北方槍聲，密迭傳來；而吾軍護路者，亦各實彈警戒，如臨大敵。有謂鎗聲發自江北岸者，亦有謂孫傳芳軍已渡江者。一時乘客紛擾，倉皇無以爲計。余與吳君商定：行李可送祖看守，迭相前移，卽一人只攜一件前去，至數百步置之，再返亦如法而行。似此，則更迭守望，亦卽各得休息。五里之遙，四倍其程。汗出如瀉，氣喘若牛。狼狽之狀，概可想見。其時乘客中，仿吾法者，頗不乏人；然有攜眷前往者，其嬌妻豔女，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而又驚慌失措，其狼狽尤甚。余向吳君自嘲曰：「算數中有所謂龜兔競走之故事，余等殆彼龜之不若也！」惟自助勝於天助，余等蠕動不息，終於共登彼岸。是所謂兔也，龜也，余與吳君也，及其成功一也。抵彼站時，天已暮矣，今已不復記其站名，惟彼地蚊蟲咬痛之痛，則畢生不能忘。余曾於臂膊股脛，撲捉數蚊，就火燭之，其大驚人。余等飢腸轆轤，不謂此物乃獲享意外之盛饌，羨妒之意，不禁勃然欲生。時聞太太小姐輩，如觸蛇蝎，呼聲尖利，旋即大罵「死蚊」不止，亦有某老太婆，似出其平生「罵鷄」之伎，盡洩於此吸血之惡物。猶憶其惡罵之悍絕倫數語，余殊羞澀不敢記。詎知此惡物者，咒罵由人咒罵，而口福彼自享之；猶似嚶嚶然，翩翩然，式歌且舞，以慶其

畢生難逢之際會。不料竟夜候車不至，而人蚊合演之大喜劇，遂得順利進行以終其幕矣。

次晨餓極，站上無售食物者，惟有隱忍待之。然同行中有出麵包牛肉共食者，則饒涎欲滴，恨不與之相識。其他乘客，亦睜睜然相環視，徘徊其側而不忍去，一似慰情聊以勝無者。彼共食者，亦覺他人之注視，不安於心，則即於嚙咽中仰而回顧。值此時也，乘客不約而同，羣相詫問：「滬車何以尙不至？」蓋飢者竊視人之進食，必現可憐之相，一被發覺，自不禁赧愧於心，急思欲掩其醜，又無以爲詞，於是出以衆所期待之事，而形諸口語，冀可消納寒愴於無形。不圖此一事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鳴則已，鳴則共鳴，宛如時人之呼口號者，其寒愴之情，是愈蓋而愈彰矣。社會革命之來臨，必先有如此窮形盡相之情導于前，而暴風雨之勃發繼其後。斯事雖小，可以喻大，幸而蜿蜒咆哮之滬車至矣，始得其躋于康莊之途，而各遂其欲。

余與吳君下車後，先至北方開設之麵食店，飽餐大餅牛肉一頓。回憶其滋味之美，珍饈玉饌，均出其下。並且食且相戒曰：「當知詩人杜子美，爲一頓牛肉飽死者！吾等碌碌無聞，縱令蹈其覆轍，亦不過陰曹中添兩名餓死鬼而已！後人誰復更爲記其事者？」

？且少食：滷濱之大，有錢皆可供吾等一飽，不比於昨夜之荒涼小站。蓋世界者矣！」吾二人相向大笑，笑聲驚四座，余等不願；驚聲巧來索食，卽一一與之。數日悶氣，至此頓釋。略事舒息，卽赴黃浦碼頭問船，適有英輪卽將直駛武漢，余等乃復得以船爲家矣。時聞孫傳芳軍已自某地渡江，正與國民軍激戰。余等竊幸早來一日，否則卽欲爲一「龜兔競走」，亦不可得。今既託庇英輪，縱航行火綫之中，亦無所慮；非惟無慮，轉可兼以一觀革命軍之戰績也。

日將落，船始開行。余與吳君各購中山全書一冊，以備於長途中閱讀。然昨夜未得交睫，于飯館中一度飽餐興奮之後，尤覺疲倦，故方始登船略定，卽欲昏昏入睡。余等以川資不充，所購船禁爲昂貴，其擁擠之亂，令人刺目，不謂英船一入中國內河，卽已爲中國化也！此時余所需者，厥惟睡眠；至艙位之等第，船中之秩序，又何干我事？於是取出中山全書，手持一冊，餘則以之爲枕，遷然而臥，其鬆快舒適，直飄然有凌雲之志。手中書讀未數行，已栩栩然夢爲蝴蝶矣。余於夢寐中，似覺一陣叫器混亂，棟宇梁檣之勢，始次伸而醒，見驕陽穿牕而入，蓋已至次日晨刻將盡之時。聞槍聲密如急雨，一片喊殺之聲，震動天地：船中乘客，羣相驚呼曰：「流彈！流彈！」層上樓者紛紛下

跳，隱伏於船板而不敢動；下舖者亦如之。余雖大夢初醒，尚不失本能之反應，赤足而下，亦效衆人之所爲。乘客伏臥相向而問曰：「槍聲何來？船已至何地？」有清醒者告曰：「南岸卽爲龍潭，此乃孫軍渡江者正與國民軍惡戰也！」漸次而胆大者先行起立，出而就斃；余見人起亦起，亦走立甲板遙望；實則此時已逾危險地帶矣。時江南數村落，烽烟四起；而槍聲，殺喊聲，不絕於耳。忽見孫軍自一叢林中，乘守而逸，且奔且仆；而國民軍乘勝逐北，亦穿林中而出。於是追軍之步槍聲，雜以某高地之機關槍聲，又如暴雨之疾馳，如狂風之驟至。而船上乘客，亦不禁搖手吶喊，裂喉而歡呼。旋見遍野孫軍，不霎時而被殲於江岸；亦有爭先跳水闖逃者，遂爲滾滾洪流，捲沒以去。猶聞數處槍聲，自遠而至，不能蹤其所自，衆感不快。然回思蜷伏如蟬之時，此亦足以誌見聞矣！後聞孫軍之渡江者，悉數被殲。此龍潭之役，大足振革命軍之頹勢，而孫張聯軍日思捲土重來之志，經此痛擊，乃不敢僥倖以逞。當時，余等直至一無所聞，始各反居餘位。俯而就視，方覺衣褲盡爲船板煤灰所污；兩足亦因驚恐興奮而未着履，居然如熊掌矣。所有乘客皆然，並無他人皆濁而我獨清者。且此等「臥倒」演習，自龍潭以上蕪湖以下，先後不下六七次，亦殊失大英帝國之尊嚴矣。蓋爾時南北軍據江對峙，一發現

敵人蹤影，則隔岸射擊，以故流彈或越空而過，或觸船窗而碎之。蕪湖以上，卽入安全地帶，乘客中有談笑自若者，有公然大睡者，有玩撲克者，亦有以胡琴伴唱海派皮黃者。余與吳君則臥讀中山全書，兩岸名山勝蹟，亦不暇瀏覽想弔。惟船過小孤山時，見其突兀江心，頭角崢嶸：馬當之險，亦足驚異。至於當年火燒赤壁之史劇，水戰洪楊之軍容，則不復探索其果在何許矣。及抵漢濱，而所讀中山全書，亦適卒其業焉。

時武漢政府，已清黨兩閱月。此革命勢力，原爲一合力集團，故自蔣先生領導北伐以來，所向無敵，軍閥望風而趨，惟恐不速，一年之後，卽已蕩平大江以南，更進而直取皖北豫南；自馮煥章軍之出潼關，而軍威益壯，駿駿乎有腰斬齊魯，氣吞燕雲之勢矣。倘繼茲和衷共濟，戮力革命大業，則北伐成功，何待十七年始克實現？不幸中途頓生挫折，將此革命洪流一分再分，其勢幾至各不足以自存，徒令殘餘軍閥，苟延其歲月，而爲一灰復燃之計，念之能無憾乎？今卽武漢政權言之，亦已名存而實亡：以經濟論，則政府發行之紙幣，既毫無信用，以政治論，卽蕪湖之武漢三鎮，猶無力推行；至於社會秩序之紊亂，工商百業之彫敝，以及民德習俗之墮落，不惟無革命新興之氣象，直同大難劫後之墟壘矣。然余等既負有僑胞使命而返國，則失之於東隅者，猶思收之於桑

驗，故朝鮮支部立案之事，尙圖於武漢政府有所請援。其時，友人中居政府機關者，不乏人，乃分別晉謁，而求爲之助。范子遂兄多方指示，乃將支部成立情形，分呈於中央黨部之組織部及海外部。旋蒙海外部長連升海先生接見，對余等之來，倍加慰慰，並分卽日由旅館遷至華僑招待所暫居，款供飲食。余所撰之請願書，敘述朝鮮僑胞情形頗詳，並於漢口國民日報得發表焉。連部長命余等靜候，俟有具體規劃，卽派回朝鮮工作。長江飄流至此，始得略資喘息。不久，南京特別委員會產生，而武漢政府亦改組爲政治分會，雙方政見，自難融洽。更何暇顧及海外黨務？以是余等坐困，殊無聊賴。時同居者有一爪哇支部代表謝君，亦返國有所商請，以久不得批示，乃先行遽返，諉余代負其責。至此，余雖身負兩重任務，然無一事可爲，不過每日坐糜三餐而已。吳君亦因回國後，大失所望，屢思歸計；余則勸其稍候，不妨覓一黨政機關，暫入工作，藉以練習辦事手續，備異日返朝鮮時，可資支部黨務領導之責。後由范子遂兄介紹，吳君卽入政治分會祕書處工作焉。

至余個人方面，初有至武漢大學任教之議，嗣聞該校經費無着，校務不得進行，其在職教授，每月所得生活費，尙不足十元之數，余因是遂亦作罷。後徐準起君，受命出

學漢口第二中學，同鄉徐軼千君任教務，聘余爲國文主任，遂應命焉。然該校亦因種種困難，開學無期，故余仍爲徒擁虛名。當此時也，河謂苦悶已極，奮興之志，不禁爲之一灰。日坐無事，乃得盡閱招待所中所有武漢政府極盛時之會議紀錄，及有關國共兩黨之一切書刊。頗覺前此居軍閥勢力之下，一切未見之舉得見之，一切未讀之書得讀之，其於個人思想方面，不啻一度重生。余因國民政府之會議紀錄，得略見前此之革命精神，乃是資參考之政治文獻也。其時國民黨先進之著述，余最愛讀者，爲胡漢民先生之學術論著。渠已能引用新方法以治學，較諸五四以後之整理國故者，可謂大邁一步。於黨國元老中，實不多觀。至其黨書刊中，余得見數年來之響導週報，及左傾後之新青年月刊。其中陳獨秀，彭述之，嬰秋白諸人之文字，確有一種火辣銳利之氣，頗可引人入勝。然余印象較深者，爲唯物辯證法之邏輯。其研究結果，使我幾欲吐棄前此之形式邏輯。頓悟今是而昨非。後此余喜讀社會科學書籍，卽種因於此。例如南強書店，崑崙書店，及神州國光社先後出版之此類新書，實亦所讀不少。余當時之見解，以爲唯物辯證法，固可用之以釋無產階級之革命理論；如脫離政治作用而獨立，亦可予學術研究上之新的途徑，蓋達爾文之進化論出，而世之學術一變；馬克斯之辯證法出，而世之學術又一

變。學術工具，原爲天下之公器，固不當有所畛域；而工具之可以用於此，可以用於彼，亦猶水火之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也，要在用之者動機何如耳。再後，則視此等理論，爲一種物觀的辯證哲學，尙不得以純邏輯視之。究實而言，則形式邏輯，數理邏輯，自有其堅不易破之壁壘，然爾時尙未見及於此也。

自武漢政府改組後，華僑招待所卽無人負責，余等雖可非法居此，然瞻事須歸自理。其時余拮据萬狀，告貸無門，所有相識，無一不窮。吳君供職政治分會，亦無所得，日以生計爲苦，余乃同意先返朝鮮，順道至南京爲交通部請求備案，以圖早發其天倫之樂。吳君去後，余每日自買柴，自煮飯，或僅購北方大餅充飢。有時借得幾文，則飽享數餐；如或不繼，亦隱忍受之。吾猶憶所中所存之「反動刊物」，以無錢買柴，讀後則均以代薪。不圖於朝鮮決然却齋之後，竟獲如是之惡果？時余常渡江遊登黃鶴樓，見醫卜星相之徒，尙能自活，余甚羨之。竊思吾年來亦時研相術，尤喜究心手紋之學，常戲爲人視察，往往而中：曾於朝鮮歸途中相一福建老翁，謂其子嗣不多，彼則不禁淚墮，而許我爲「神相」；蓋彼老翁者，子嗣全無也。亦曾爲漢口某銀行職員，察其手理，而使之心折，立享我以盛饌，且有數友並得沾口福。今觀彼等尙能以薄技餬口，我何不隱姓埋

名亦效彼術士之所爲。亦至其歸元寺，訪彼長老說法，見其表尊處，逆慈自得之樂，余善妬之。又思吾之佛學造詣，雖不及高僧大德；然以之與俗僧相論，未必非較勝一籌。今視彼等猶有此人生之皈依，我何不乘俗出家，亦效彼僧侶之所爲？然此不過一時之幻想，余終無此勇氣也。余每於平旦之時，痛自咎責：所謂「君子固窮」者，當作何解？所謂「箪食瓢飲，不改其樂」者，又作何解？與念及此，則不禁惕然以懼！夫以革命奮發熱烈之人，不致月而癯廢至此，誠屬可恥；然當時環境所予之刺激，亦不聞無由耳。未識今之賢者，亦有與余當年同其幻妄者乎？

於此也，余曾爲一善事，亦或係一罪行，并頗誌此，以待世之知我知我者。華僑招待所中，寓有一南洋歸國之Y姓女子，約三十歲左右，籍隸且省，曾在荷蘭羣島充小學校長及教員十餘年，精通馬來語，善琴瑟，官幹才。返國後，入漢口婦女黨務訓練班卒業，因供職武漢政府。以華僑關係，得寓居招待所。前所中供膳，余每與之同席，然從未交一語，彼亦對我漫不注意也。不久，伊人忽病，閉羅傷寒。初猶有人來視疾，繼而病勢加重，而來者漸稀，後則就無一人來。所中同人，多因棋案傳染，又慮伊果一病不起，將何以謝賓？以是均不致意。余往往經其門前，時聞其呻吟哀呼之聲，輒爲心

側。余知此病宜多飲開水，否則易生危險。然其病前既未與交一語，今即願爲之助，又
 何能冒昧以進。思難再四，終不忍視其死而不救也。白香山詩云：「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余當時之心情，正亦同此懷抱。一日，余竟悄然入其室，詢伊曰
 ：「渴乎？思飲否？」伊固面而視爲余，頗驚異，旋露感激之狀，眼淚奪眶而出，頓頰
 點首曰：「勞駕先生，爲取一盃水足矣。多謝！多謝！」余乃急趨廚房，取水至，移一
 椀於其床頭，置盃其上，即避去。詎意此盃水之緣，而孽債遂不可解矣！

時伊病正在熱度上發之際，必須多飲開水。余既爲其送第一盃水，則第二第三以至
 第無幾盃矣，均不能辭其責矣。除每日爲其燒水外，并須爲親煮稀飯，以調和其體氣。
 余手中無錢，不能爲購牛奶鷄子之類，物乏之援助，止此而已。然余知傷寒一症，中西
 醫均無特效之藥，病者惟有靜臥不動，以俟其自愈（聞傷寒以二十一日爲一週期，過此
 週期，即無危險矣），乃嚴切監視其側，不許其轉動。除便溺之器，不便照料外，余已
 假然爲其唯一之看護矣。此時同居者，幸笑我癡愚，即謂我別有用意，我亦不顧。惟當
 伊人病勢沉重之時，昏迷而復甦者屢屢，則於自身利害，始有所慮及。卽伊人萬一本諱
 ，我將何以自處？倘警察來查驗時，將何詞以對？彼家人來質問時，又將何詞以對？余

固可告之以實情，如不見信，又將奈何？若以此竟與訟事，則此彌天冤柱，更何以昭雪？此中不測之禍，實難預料，隨時可以災及其身。偶念及此，往往不寒而慄。然當前之病人，復何可中途撒手？事已至此，亦惟有付諸天命，默禱其早見轉機，竊幸其以漸康復而已！如是者數日，而伊人略見清醒，熱亦漸退。又數日，則險期始過。前後經二十餘日，方告無恙。當其將愈未愈之時，伊常想起坐，或於室中試路走動，余則嚴戒不可。伊人曰：「非我不知靜息，以常累先生照拂，心實所不忍！故於自身瑣事，願早日能自理也。」余曰：「汝勿多慮，且須靜養，必不可動；否則一旦再發，又須苦臥數十日，爾時病弱之軀，恐更難支持矣。」經余嚴戒後，伊人於感激之下，又似十分畏我。往往正擬起坐，聞余來，則急遽復臥，閉目覆衾而伴睡；我亦若不之覺，然心竊笑之。此等情形，亦有掩不及之時，伊則赧赧然向我解釋曰：「頃間適有私事，並非故意起行也。」余笑曰：「身體劇汝，汝當自愛！」伊人於靜臥中，常爲余話荷蘭八宰治南洋情形，及馬來民情風俗諸事，娓娓而談，余亦聽之不倦。如是者又若干日，其體氣漸復，亦可少動無慮矣。余私心慶慰，殆不可喻。自此之後，余卽不常入其室。常時余之所慮：蓋恐伊人因感激我，而爲以身圖報之計；實則余於伊人，祇有同情之心，決無愛戀之意。

不遂以盃水之緣，欲罷不能，因而爲盡看護之責。今其病體已愈，我職卽爲終了。此事，儘可爲余飄流中堪回憶之紀念，決無容其圖報於其間也。孰料後此竟而糾纏不得脫，因以爲感情所誤矣！

自伊人病愈之後，余每日煮飯，伊卽爭先代庖，我不忍拒之。伊偶借錢到手，卽購魚肉之類，親爲烹調，約我同食；實則伊專爲我而設，此意我甚知之，亦不忍謝却。在他人視之，必謂吾二人已越乎友誼情分；然始終心有所戒，不敢多涉感情語，以自誤而誤人。惟伊對余表現之情態，似有過分親密之意，余益覺心不自安。此時唯一善策，卽二人中有一人離去，或可得以緩和，而消此孽債。不意余正擬遷居第二中學時，而伊人鄭重向余提出婚姻問題，其當時情感，哀怨異常，語語動人，聞之酸鼻。伊謂：「自十七歲卽隻身漂南洋，自力謀生教讀於華僑學校，十餘年間，舉目無親，幾經大病，頻至死地。幸賴節衣縮食，頗有積蓄；不料存之商家，而商家破產；放之僑戶，僑戶驅去。歸國以來，再入學校，原思自力掙扎，報效國家；而政局如斯，百願難償。生平所識之人，無論國內國外，是男是女，皆可以共安樂，而不可以共患難；甚且有白雲金劍，而笑裏藏刀者，言之令人痛心！卽如此次貧病交困，而所相識之人，初則虛心假意

，猶來視疾；禮則豈若罔聞，竟不一至。茫茫人寰，誰可傾之友？誰能可託之、處此境地，自料此次大病，決無幸生之望，不意竟有不顧自身利害如先生者，憐我拯我，無微不至，視我疾而拯我命，乃有今日之得遇更生，此事真出我夢想之外！吾感先生之大德，如江之永，如海之深！吾願終身歸先生，藉圖微報。吾之神魂，已決不能離先生而更有所屬託矣！倘先生不察我之衷情者，自亦不敢相強；但爾時吾寧肯赴江流以死，必不願更爲游魂於地上矣！」言至此，淚如泉湧，逶伏臥飲泣不已。余一時大爲所感，然倉卒實無以應。既而以好言慰之曰：「請勿過動感情！且病體初愈，尤不宜如此。君所言者，察彼此靜心考慮，從長計議可也。」

自伊人提出此議，頓予我一極難解決之問題。余籌思數日，無一善策。倘徇彼之情而應其求，則非吾所願，蓋以此不自然之結合，未必能永好無間也。如竟拂違其意，則又感發生意外之變，且日省之人，往往說到做到，萬一其直情徑行，則是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不惟與我視疾之初衷相違，且將長遺終身之痛矣。然男女之結合，必當以「情愛」爲前提，決非施恩報恩之事。施報之行爲，固屬社會人類之美德，未必卽爲「情愛」場中之要素也。蓋世間施報之事，施者每自居其德，而報者謂有負

於人，一旦施報相抵，則以恩德而合者，往往以資怨而離，類此之事，不一而足；而降女之愛，更無所謂報施於其間矣。惟此等見地，斷不許吾向伊人一爲剖訴；尙須出以溫情之慰藉，而徐圖緩和。然似此緩和之計，直等白費，蓋一方愈思擡延，必使一方期望愈切也。爾時。余內心與行爲相矛盾，內心復與內心相衝突，我之爲我，已自相分裂，而無以自主矣。且伊人自提出婚事之後，其情懷之披露，有如洪水之潰決，一發而不可遏，致使余感激之，復畏懼之。欲悄然遁去，情有所不忍；欲奮然諧合，心有所不甘。

左思右想，無以爲計。不得已，而詢諸友。一日，余偕某友登黃鶴樓，蓋一可藉以清醒頭腦，以招理智之魂；一可藉以陳述遺過，冀物南針之獻。某友聞吾所述而嘆曰：「子既願入井救人，又思勿踏衣履，何可得乎？子爲富於感情之人，今日事正其所結之果。盃水之緣，今已蓄而爲鏡塘怒潮矣！」某友言畢狂笑不已。余慚怩而問曰：「然則吾當與伊人結合乎？」友曰：「此事固權衡由子；然即吾旁觀者言之，以子之性格，恐終難逃出此縱橫繫繞之蛛絲情網也！」後果爲某友所言中。

不久，西征軍入鄂，唐××軍不戰而走，政治分崩亦無形解體，武漢三鎮頓陷於恐怖時代。華僑招待所，自不能安居，同人紛紛擇地遷移。某友亦也，伊人更中前說，余

謂在此兵荒馬亂之時，又何暇談及婚事？伊曰：「正爲此患難之時，故願與患難友共患難耳！」至此，余遂無言以應。旋相偕移居法租界鄞宅，未經任何手續，遂與伊人同居焉。其時，余之摯友李逸生君，亦攜其愛人自河南至，即租居鄞宅，乃得與傾訴青島倉皇分手後之種種遭遇，逸生亦向我述其別後種種，不禁相對歎歎。

後此，Y女士隨我二年，自武漢而陳州，而北平，而開封，均形影不離。余返魯，伊亦隨之返魯。終以性情不合，伊於十八年冬，自願離我而去，重返南洋，後聞在星加坡某中華學校任校長之職。此數年者，伊人予我不少幫助，尤以居開封時，余患盲腸炎，數月不能動；伊則悉心照料，晝夜看護，勝於我前此之施於伊者數倍。此殆所謂報我者耶！吾二人自同居以來，從未發生若何口角；然彼此性格，則終難融洽。伊人最富社會性，我則不喜繁華。伊人看金錢過重，我則不識數字。伊人爲主以德報德，以怨報怨者，我則主愛仇敵，守柔道以處世。其他相違之處，不能盡述。坐是彼此言行，不免相與腹非；同床異夢，日益顯明。此爲余初所料及，固無責於彼；而彼激於一時之熱情，終則不免失望。幸而尙得以友道始，以友道終，絕交未出惡聲，是稍可自慰者。然彼終爲一孤苦零丁之人，吾不能顧彼之意，使其中途以去，其亦我之罪行乎？

七 奇人奇事之一束

余在漢口法界之一段生活，較前此益處困境。余與逸生，皆囊空如洗，全賴告貸爲生。市立二中未及開學，卽因政變而停頓，校長及住校教職員，均以「莫須有」之罪，而一律被捕。羈押月餘，始得釋放，學校亦無形解散矣。余且領得遣散費百餘元，盡爲武漢政府所發行之紙幣，合計尙不抵十元之用。其時生活之艱窘，惟入川後近數年之情況，略可比擬。余與逸生合租一室，其室爲樓下之最後間，僅有小窗堪通微明；否則以之充照像暗室，可勿須更事設備。如欲讀書寫字，則非開電燈不可；然吾輩除此更無所事，以故電門終日不得閉，而電費自因之增加矣。室之後方，爲全弄堂污水流洩之要道；每日倒洗馬桶，亦於此地行之；拉拔箱中之腐臭物，日必充溢於此。室之左側，逼近主人之廚房，終日刀杓鍋碗之聲，不絕於耳；腥臭芳辛之氣，時觸於鼻。其時所處之境，眞所謂五味俱全，一聽余等之享受咀嚼矣。余生平最怕磨鍋之聲，偶一聞及，則周身起粟；然此時往往於凝神靜聆樓上歌唱之際，忽而鍋聲沙沙作響，吾則掩耳以禦之。余最不耐炸炒辣椒之氣，偶一觸及，則嚏咳不止；然此時往往於賞心大嚼庖中肉香之際

，忽易爲無孔不入之火辣氣息，吾則掩鼻以避之。如死者日以爲常，令人啼笑皆非。而室中所感，則長夜漫漫，暗無天日。兩對新伴侶，處此龔龔不堪之幽室，亦不知相當於地獄之第幾層矣！有時飢從中來，遙見主人家之食前序吏，則益形其可憐之相。當此時也，余以爲地獄中之餓鬼一層，或可爲吾等之寫矣！所堪略資慰藉者：逸生之愛人S女士，亦慧黠，亦慈癡，能歌善舞，往往破此愁城，而舉室生春。不然者，則余等非揮劍以死，亦將枯萎以彫矣。S女士，原名T，名雙奇。忽一日，自謂原姓不稱避，乃改姓S，今已爲七女之母，尙未歸宗。伊又謂「雙奇」一名亦欠通，蓋既奇則不雙，雙則不奇，初爲其命名之人，無論爲父爲師，均應欠打手心，於是一怒而改爲「乘蘭」。伊謂有乘蘭之少女在室，猶應四周之臭氣蒸騰乎？其時伊入芳齡十七，稚氣一如頑童，言笑舉止莫不似之。幾無日不作惡劇，稍不留意，必中其計。非惟室中人無一得安者；卽所有床帳衾褥，書籍文具，甚而破鞋敝帚，以臚上地下之灰塵，亦無一得安者。余嘗聯想卓別林之淘金記中，其拆裂曠穢地時之羽絮亂飛，得意忘形時之橫翻筋斗，與夫狂風起時之沙飛石走；而S女士之莽撞飭亂，則彷彿似之。伊善歌，所譜且多；平劇嘯曲，亦頗有成就。嫻弄簫笛，簫尤勝。能彈琵琶月琴，月琴差勝。奏鋼琴，二者相伯仲。每

當不堪其擾時，卽請其教余等歌唱，或請其獨吹獨彈；但不敢請其舞蹈，因其往往於手舞足蹈之際，一發而不可收拾也。惟S女士之藝術天才，雖可破一時之愁，而不能療數日之飢。於是Y小姐卽以其久居南洋之老資格，提議同赴荷屬羣島教書，據彼所言，祇要余等得至其地，則工作決無問題。此事籌慮至久，然余等既無貓地之術，復不能點石成金，故此願終歸泡影。

十七年春，余得友人介紹，乃有赴河南陳州（卽淮陽）教書之行。時陳州第二師範及中山中學，由同學姜荔青君兼充校長，亦卽聘余兼授兩校國文，而Y小姐則聘充二師附小教員。余等既坐困無計，得此亦頗自足。二月初旬，余與Y小姐卽辭別逸生夫婦，而首途赴汴矣。其時河南大政，由馮煥章先生主持，而省主席則由韓復榘代理，一切設施，多見革新氣象。在汴小住，得晉謁父親王鴻一先生，及業師劉遠真先生。曩年同學友人，所遇亦多。談及年來漂泊生涯，均不禁相與歎歎。由汴至陳，雖有公路，但無汽車行駛。後託人交涉，得乘軍用車前往，其道路之坎坷，爲生平所僅見。汽車行於其上，顛簸跳躍，直令人腦脹欲裂，心震欲碎。二百四十里之途程，幾受整日之酷刑矣。淮陽在望，一片汪洋，極目城堞，崩露水中，不發與海市蜃樓之想。余叩車夫曰：「此地

既無山陵豁澗，何來如此大水？」答曰：「某年黃河決口，水勢汎濫，城地稍窪，因停滯於此。每當秋水時至，城內外人士，必乘船方可出入。水中魚頗肥美，種類亦繁。先生居此，得饒口福矣。」行至近處，旋見魚隻三五，蕩漾其中，或作撒網之勢，或驅魚鷹逐捕。有一船，載魚鷹七八頭，均呆立舷邊，狀如烏雅；漁人口出長聲怪叫，余不知其何意，據謂卽藉以指揮其部屬者。果見數鷹應聲涸沒，或銜其所獲物以出，而獻其主；或則失望以返，而呆立如前。余正於嘆觀之下，而汽車已駛至城郊矣。春日水勢較小，一長堤可引車直抵城內。余等卸裝入校，一息數日，實勝解倒懸之苦也。

校長姜荔青君，對余以優禮相待，爲租一全城最佳之宅院，有樓房，有平房，全院共二十餘間，外加一守門老翁，每月租費僅三元。余以爲舉世之房屋，恐未有如此物美價廉者。倘S女士同來居此，則不患其無英雄用武之地矣。余於未上課前，曾周遊於城之內外。環城之內，亦繞通以水。據云，均爲藕田，每當夏季，則荷香滿城，花光照眼。登城就眺，儼然澤國。水淺之處，農民惟植蒲葦，而不知種稻。但見長頸巨喙之禽，或大如鷓，或小如鴿，或白似鷗，或灰似鶴，形形色色，往往數百成羣，游飛無定，以其其戶英碩。城南有孔子絕糧處，不知始自何時，卽於其地繕建廟宇，規模頗大。

，亦矗立水中。余亦親蒞其地想及春秋時扎門師弟於此狼狽之情狀。據地方人云：廟中跳蚤最大，最兇悍，一躍七八尺高，響人且癢疼，往往出血，以是童子多不敢往。余頗奇，以爲此嚙人狠狠，必是餓蚤；旋又自疑，果係餓蚤，何以長養如此狀大？此與吾幼時聞人傳說，故鄉晏嬰塚之馬蟻，大如哈巴狗，蓋同一妄誕。然余雖笑其妄誕，而戒懼之心，仍不能摒除，於是緊束褲腿，始敢步入。偶像一如各地文廟中所見，惟子路像頗具怒容。余知城內有包拯放轡橋，在東門裏，傳聞如此，並無若何遺跡；距橋南不遠，一古刹傾圮有指爲包公廟者，吾以爲理宜有之，惜乎孔包二公不同時，白餓得子路發火！似此，鄉人所傳吸血之巨蚤，未始不可以傳會爲子路後身。然余自步出廟門，卽周身撲打，大跳數次，曾未見一蚤墜落，亦未覺肌膚之癢且疼也。城西北數里，有袁家墳，據謂係袁世凱祖先之一支，坟地頗爲寬敞，然除古柏參天外，無可觀焉。其地民情樸厚，夜來猶聞隔鄰紡車聲，人民服者皆土布，洋貨幾絕無而僅有，是知帝國主義之勢力尙未到者也。

余授課之後，頗爲兩校學生所歡迎。余與怪詩人徐王諸君之相識，在授課一週之後，於無意中相會，始相識焉。時王諾不過三十歲，額上於黑髮中擁出白髮一綹，益覺其

黑白分明，是一異點。周作人謂其具有一副微笑之面孔，吾亦有此同感，是一異點。與人慢不爲禮，而又親密之至，是又一異點。余初與之識，卽感覺其如是，後則往往其遊處。余告之以會瀛讀其小說及詩歌，曾於民國十一年，見其所登報上啓事，面親至北平某旅館走訪不遇情形，因以知其遊客一途四年之奇聞。嗣後余參觀其授課之怪聲怪味，而忍笑不已。余評讀其寶妻，逗弄其子女，欣賞其最心愛之驢與牛。余見其賦作西服，而損毀大氅布疋。見其與人打牌，有輸無贏，而決不認賭債。玉諾之怪爭太多，余於此不能悉記。且後此余返魯辦學時，曾兩次聘其爲教員，均笑話百出。再後則余與之闊別多年，其行經待之於傳聞者，亦怪重重。余曾撰長文記其事，存入異行傳中，讀者欲知其詳，可檢閱也。今所略及者，因玉諾之賞識，而得見一梯突滑稽之老廚夫。此人忘其姓氏，於陳州城內開設一小飯館，自積「御廚」。所謂御廚者，彼謂袁世凱稱帝時，正爲其調易牙之味耳。其人年約六十歲，短小如侏儒。面貌之奇特，不可以文字盡；謂之爲鬼臉吾未見之；謂之哈巴狗臉，哈巴狗臉亦非全似；謂之爲舞台上扮演之水族，則又若是若非。大抵筆各類形色，而又靈氣所獨鍾者。其身形如弓而又反彎，古冢中之S字（卽八字），約可於彼而取象之。其人精神矯健，行步迅捷，越門限不走而跳，手持

湯菜亦如之，可以滴水不瀆。談話時，嘗出其口，而亦出其眉目，其肌肉，其全面部。如此集百怪之大成，宜乎怪詩人爲之神移心醉也。余與玉諾時爲其顧客，至則大呼：「御廚來！」彼則一躍而進，對曰：「有！」「有活魚活蝦否？」答曰：「我知老爺今日必來，早把那些丈人準備好了！」彼每稱余等，必曰「老爺」，有時亦稱「大人」；其所謂「丈人」者，蓋指活魚活蝦言也。旋見彼一躍而進，一手捏魚脊之鱗，魚則搖尾擺尾；一手持小盞，蝦於其中爭跳不已。彼欣欣而言曰：「活不活！」彼已緊咬牙關，高舉右手，作勢如魁星，捧活魚於死地矣。於是驚捨而起；猶且自語曰：「我叫你活！」而蝦則不用「捧」之一劑，實則即「捧」亦不必死。彼急急持魚而去，復提一盞開水，并攜一碗墜門限而入；入則置蝦碗中，蝦亂跳，彼且捉且罵；有時置蝦口中：「噁——我叫你跳！」急以開水注碗中：「噁——老丈人，我叫你們再跳！」立見無數活蝦，皆率而挺其尾矣。如是處理畢，乃持之以去。後此或煮或羹，或煎炒，則爲其祖傳祕術，不肯輕以示人者，余等即無從而知之矣。玉諾每見其持魚羹蝦之際，輒不禁連聲嘆曰：「是技也，而又進乎道矣！」迨其烹調而進，玉諾又且食且嘆曰：「必如此魚，乃有魚味！必如此蝦，乃有蝦味！」余笑應之曰：「的是魚味！的是蝦味！否則何以如此之腥？」

二師附小同事中，有一G女士者，其意態頗與衆人不同，非惟偏僻小縣無此人物，即大都市中亦未必多見。伊人年約三十，顏色已漸見彫謝；然其言語舉止，則落落大方。從其稍具放蕩之氣氛中，易爲人猜測其已在歷史。伊人嗜吸紙烟，喜打牌，亦能猜拳飲酒。此在女同事中，尤爲罕見，宜乎令人生疑。但其所授功課，則勝任愉快。伊亦善演新劇，多飾男角。余曾見其扮演一教書先生，頭戴瓜皮帽，身着馬褂長衫，鼻下簪一八字鬚，神氣逼肖，有聲有色，令人爲之絕倒。其時，衆皆知其爲Y太太，已有一子一女，子五六歲，女尙未斷乳。伊謂其夫曾充縣長，項城人，後卸任家居。或有竊指其洪憲宮女者，但無人敢冒然問之。余以好究態學偵探學之故，極思一發其祕。後漸熟，往往無所不談，尤多以洪憲遺事，於袁氏家庭知之甚悉。伊常來我家，來則素食紙烟，此習余初甚厭之，然又恐無禮於客人，亦祇有令僕人爲之往購。余所以記其人者，蓋我之吸烟惡習之卽爲伊人所傳染，至今不能戒除，亦所以彰吾過也。初余厭其煙氣薰人，思亦試吸而抗禦之，宛如素不吸食紙煙者，偶行於大霧之中，有時亦惜吸此物而能防氣霧傷人。以故余之初試，惟知噴出，決不吸入。伊則勸余曰：「紙煙益處甚多：可以振精神，可以凝心思，可以破愁助歡，可以避瘟疫，更可以麻醉自己，不管天塌與地陷，謂

予不信，可試吸入音！」創世紀中，蛇之誘夏娃，不曰食此「禁果」，心思又聰慧之目力又明亮，一如全知全能之上帝者；夏娃則信而行之，且嚮以之誘亞當。然後此樂園之被逐出，其世世代代之子孫孫，顛倒。人生苦海而不得自脫，誰非謂其遠古祖先誤於一念之差之致？余當時竟亦聽其花言巧語，一如夏娃亞當之食「禁果」，而漸次吸入。吸之不久，果也有奇異感覺，神昏昏意泮，而飄然欲仙矣。吸之既久，則反覺神志麻痺，羌不知其有何助益？然欲斷絕之則不能，蓋此時已爲撒但所主宰，雖有大力者無可如何也。亦曾一度與友人約誓，但不數日即自食其言。亦或友人先我背誓，我則藉爲口實，而自滅其罪。每經一次立戒，戒成後必吸良日增。於以見撒但之權靈，未必不雄長於上帝。不觀但丁歌德及密窺敦諸大詩人，其所描寫魔鬼，之性行，之智慧，之魅力，豈非大可敬愛，頗足傾倒者乎？宜乎世界人類之沉淪，相瀾以窮古，而欲海茫茫之永無其盡彼岸時也！居常藉吾道中人語，以自解嘲，如引張陶庵之言曰：「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每念及此，轉笑無癖無死之人，指其爲無深情真氣；於是甘自暴棄之墜蠱，困若金湯矣。時屆今日，往往吸煙之費，多於果腹之資，而物力又不足以自勝，始於平旦之際，竊竊歸怨於當年誘食禁果之伊人；轉念伊人早以所嫁非偶，抑鬱

倒以死矣，復不忍以自。其身之一念，而尤於無所怨尤之地下苦魂，更思非惟不應怨尤之，且常吞雲吐霧，任其繚繞於太空之中，以慰其生前不如意之志，以弔其死後無所寄之靈。於是復反其當年爲我話「天寶遺事」之情況，而續爲之記。蓋予以迂迴之談鋒，逼使其自供爲曾充洪憲宮女，遂得以盡所隱而未宜之種種趣事。

伊謂老袁（伊談時均如此稱）之所以稱帝，蓋有爲外人所不知者：一夜，袁克定自總統府出。見儲崗兵坐石階而睡，克定大怒，喝問爾等何以如此斗胆，怠於職守？一兵急中生智，謊言頃間有一火龍，搖尾擺尾入中，故爾驚昏倒地。克定聞言，轉怒爲喜，密囑勿洩，重賞二兵士以去。去則指使六君子勸進，而洪憲帝號以成，實則老袁初猶在夢中也。伊述及此，余不禁頗有所感：歷朝興迭之事，往往以幾微之兆，遂而天翻地覆，類此者正亦不少。余既知伊曾爲老袁垂盼之人，每向其稱道老袁之雄才大略，然伊之答語，則曰：「屁！」例如：余謂老袁不愧爲一代英雄，伊則曰「狗熊」！余謂老袁爲吾國近代之怪傑，伊則曰「庸人」！此外，余喻之爲獅子者，伊則比之若綿羊；余稱之爲剛暴足畏者，伊則謂之爲馴柔可狎。凡余所見爲老袁之性行者，幾無不與之相反。西人云：「英雄在其僕人心目中，皆變爲庸人。」於此可得一確證。

一日，余又問伊曰：「老袁之爲人，是否理智勝於情感。彼亦愛美人乎？」伊笑曰：「君又不爲老袁作傳，何爲尋根究底而問及此瑣屑？」伊人言時，暈紅於面，連連用力吸煙，旋吐煙圈爲戲。余一再催其致答，伊始擲烟尾於痰盂，而述之如次：伊謂老袁之爲人，柔情似水，於其所有之夫人，可謂無一不愛。譬彼海水，任人挹取，無所偏，無所吝，廓然大公，繼乎有容也。彼不惟愛其所當愛，亦且愛其所不當愛。有一廚娘，貌韶秀，體態輕盈，足纏尤小。老袁嗜嗜小脚，因之憐之無微不至。爲之與綾羅，購珠翠，以致其如花如錦，又如栩栩之舞蝶，每躡躡於禁門之內。然其大家正疾惡之，常倩人勸其返里。每當此際，老袁並無所感禁，亦只聽歸去。其夫爲一樸誠農民，旣已疑所不貞，又見其豔裝而至，不禁怒火中燒，脫其華裝戲之。九恨恨而蹴其足曰：「老袁愛汝小脚，我要爲你掉去！」其婆母以爲有利可圖，不妨以之作搖錢樹，急斥其子，始得脫。留之數日，盡褫其華服珍飾，縱之返宮。至則哭訴老袁，謂其歸家後倍受凌虐，老袁不思圖報，只速令其裝飾如故，並撫慰倍至，且曰：「佳人兒吃虧了！」如是「再往返，其家居然成小康焉。伊人言止於此，余不禁問曰：「彼廚娘還家後之情形，子何以得知如親見然？」伊笑曰：「還不是小東西自己說的！」余曰：「此正老袁之不易得

處！彼知愛所不當愛，而自費其醜，不敢以特殊地位，加害於無辜之百姓，此歷朝風流天子所不能爲者；彼竟以偷備之勾當自處，不媿爲老袁之所以爲老袁也！倘易以張宗昌之怪行，廚娘之夫家，能免族誅乎？伊點首笑曰：「賴有此耳。」伊人所述老袁趨聞正多，今不能悉記。

同事中，余尙結識一畏友趙春珊君，湖北當陽人，以廉潔自持，在校授地理，諸生愛戴若狂。余所中學地理教員，真能於全世界若指掌，而又貫通於人文諸科者，得二人焉。其一爲吾魯鄒蘊璞先生，先生教授地理三十餘載，不慕榮華，不改其志，一心惟以此學是務。抗軍興，先生移家入川，任課於南開中學，以勤勞致疾，不幸死於職內，惜哉！又其一卽爲春珊君。余到校多日，尙不與之識。後春珊以某種嫌疑入獄，全校學生譁然，余始儀其人。繼而親往獄中慰問，雖不便多言，然已心成莫逆。及被釋放，渠首先至余家中，見余卽跪地叩頭；余倉卒莫知所措，亦面之而跪。自此遂結爲至交。據其言曰：「此次往探獄者；某某我以言謝，某某我以心感；至於兄，一見卽欲抱頭痛哭！」大概人類心靈之相通，真有不可思議者。余常旁聽其授地理，從來講解課本，祇見其上課時，手持一張竹竿，如往墓園中剝桑者然（剝，擊也），而步入地壟數

焉。且以竹竿指牆上地圖，往往以一問題爲中心，而橫貫於九洲四海。其談鋒技倆，幽默而辛辣，使聽者樂不知倦，甚或令人入迷。余常比之爲「說不盡者一」，然游詞剩談則無之。中學地理之教授，吾以爲當借鑑趙君。後此余與之同事者數載，得其助益不少。同遊北平，同設教於開封。亦長曲阜師範，渠充事務主任兼授地理。余長濟南高中，渠與郝蘊璞先生，開演對台戲。後來辭職，卽荐之任高中校長。陳州之行，余以爲可記述者，卽止於此。

居陳半年，卽應王鴻一先生之召，赴北平籌備殖邊學校。時閻百川先生，欲以年二十萬之經費，創辦此校於綏遠，而以鴻一先生主其事。吾於此尙欲一述鴻一先生之爲人：先生蓋近代之魁傑士也！陽儒而陰墨。其一生言論，雖不出儒家思想，溼其行事，則靡頂放曠利天下爲之。先生名朝俊，爲山東曹州鄆城人，家貧，自清末爲秀才時，卽有安天下之志。時曹屬匪勢猖獗，官兵無不擾其鄰；先生獨出而招納之，於綠林野寨中，爲羣盜講李二曲悔過自新之說，聽者悅服，因以名其團體爲「自新學校」。然爲富不仁者，先生亦允其架贖，殺富濟貧。正見其俠者之風（俠實出於墨）。先生與宋江同屬籍貫，面色蒼黑，其所行事類同，時人多謂之「宋江再世」。事聞於清廷，飭屬一體嚴拿。

先生因亡命日本，從事革命運動，造與國內同志相呼應。民元，先生返國，任山東提學使，掌全省教育，激勵士節，學風爲之一變。迨袁世凱有逆志，密請左右曰：「山東除王朝俊一人外，無可慮者。」乃命魯省督軍某，謂王某如有可疑，着即就地正法，勿須事先奏報，督軍某亦欲其爲人，陰魂之使匿，先生乃告病辭，赴曹州第六中學閉居，日以誦學爲事。後聞督軍上奏，謂王某解職以來，除飲酒，打牌，下棋，睡外，無所事事，始得因此不究。然六中之巨大規模，實卽植基於是時。前云校長董公禾牛之一切設施，多爲先生之所鑒劃。先生之在曹屬，萬人景仰，地方官無不承其意旨。曹屬貧寒子弟，得以各縣貸金升學，均出先生代謀之力，故曹屬升學者特多（詳情見前）。先生後爲省議會議長，以政事日非，復去職，一意以解決民生問題爲職志，於是創辦學院，釐定村制，要在以學統政，期以興我邦家。屢以其建議提供中央全會，雖未盡蒙採行，然其苦心孤詣，有足多者。某年，擢以內政次長，不就。旋往於滬煥章閣百川兩將軍間，均待之以師禮。軍師旅士之有所提拔者，指不勝屈。終以報國心切，積勞成疾，於十九年夏季逝世，公葬於濟南千佛山之麓。

余既服膺先生之懷抱，故一蒙其名，卽往供馳驅。其時，余曾撰殖邊芻議一冊，頗

蒙先生所許。以水災旱災，誠無所出，創設之事遂寢。然仍設籌備處於北平（即先生之公中），約集各方名人，先作理論上之研討。時有翟成村創辦米迪剛先生，以熱心村制之梁漱溟先生等，先後參與。時諸先生中，頗有贊復井田制之傾向，而尤強調吾國之固有文化，咸謂欲開發西北，必先以吾國舊有原理為基礎移植之，始可作物質上之建設。余則以為經濟政治為本，文化次之，固井田制，是否宜於今世，亦不無疑問。且西北漢蒙雜處，其風俗習慣，信望之一切生活，亦須善為之處，始不至發生齟齬之弊。否則方寸之小，冀其高於岑樓，亦無可也。

余此次來平，係與Y小姐春珊往遊，因渠久欲觀光故都，乃相與同行，春珊之來，尚不止遊覽而已，乃余為將來之碩果學校，約之專門人才耳。余等同寓白廟胡同之大公寓，日間無事即遊覽故都之所有名勝。晚間歸來，余即修談曩年在此求學時之種種情形，并及渠等所不知之北平掌故。時東三省已自動反正，北伐大業可謂竟其全功矣。華北人民重獲自由之呼吸，切盼幸福之來臨，尤以吾被連緝之人，得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中，頓覺心曠神怡。同寓中，住有王葆真易山甫兩先生，日久相識，因以過從。王先生為河北人，奔走革命有年，與黨中諸元老，多屬故交，余因以得悉革命逸事頗夥。其

時王先生日必作詩，或於室中獨唱崑曲，慷慨悲歌，知其懷大志而未得展者。余於書法崑曲，亦曾淺嘗，正欲與之多事研討，而彼立法委發表，因以南去。易先生爲湖南人，卽大名士易實甫之胞弟，年逾六十，狀且風流蘊藉，想亦可步武迺兄。據謂前清進士，曾爲江西吉安知府。年來繼黃季剛任山西大學教授，著述頗富。尤崇拜孟子，其著述中有闢孟子者卽有數種，闢發孟子之政治經濟及一切義理諸端，積稿盈尺。余讀之，頗覺其迂遠而闕於事情，不能中人心意。余曾出以刺孟之腹稿，求爲批評；彼則視我故意向之挑刺，大不爲然。彼且聽，且怒，且駁斥，謂爲非毀誣法，直等洪水猛獸。繼且拍案大叫，以致痰喘氣促，咳嗽不止，連曰：「不得了！不得了！」且欲掩耳而走。余起而爲之搔背，實則不許其逃去，乃向之笑勸曰：「老先生，請勿動怒！此非爾我之事，不妨據理以談。且學術爲天下人之公器，當任人取舍，任人改造，甚或因時移世異而任人毀棄。真理決不怕研窮！吾人當於真理之前，先求其心平氣和，庶不至爲成見所蔽，而得以多見真理也。」余且言且爲之撫胸搔背，俟其喘息略定，乃肅之入座，仍以前言爲語；彼於苦笑之中，乃允爲從長討論。嗣後關於孟子之論戰，曾數度爭殺，多次交綏，我固不能服彼，彼亦實難屈我也。蓋彼之論據，仍不脫經生積習，而又益以無當之博

會；我之論據，乃爲以孟之矛，攻孟之盾者。後此幾經思考，乃有「廣湖孟」一書之作。時余所研究之「態學」一題，已寫出導言數萬字，共分十章：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態之定義及其魔力

第三章 態與形體之說明

第四章 態與動作之關係

第五章 態之自然及人爲

第六章 態之運用及演變

第七章 各色 等之態

第八章 態之採取及養成

第九章 態在人生上之價值

第十章 結論

此項導言，爲吾曩日研究「態學」之綱領與原則，願以較精緻之文學，以發揮吾之奇思妙想，而成爲單冊。其時，余與吳先生大肆辯論之後，卽出此導言請爲斧正。先生

初接閱時，見其疾首蹙頰（頰也），一似臭氣之觸鼻，既則微笑，終乃放聲朗誦。且誦且搖其軀，意態悠然，旁若無人。不時出其右食指，連連於字裏行間作畫圈狀，即曰：「此段好！神出之筆！」續讀，旋又畫圈，而曰：「此段尤佳！構思精絕！」似此且讀且評，且評且讀，中間大嗽三次，而竟余未竟之作。乃急共握余手而嘆曰：「可惜！可惜！」語似未竟，而咳嗽復作。余茫然問曰：「先生有何指示，幸以實告！」渠曰：「不然！君文是大手筆，欽佩！欽佩！所可惜者，科舉制度耳！否則翰院才也！」自此之後，與我交日深，情益厚，除避免涉及孟子外，幾於無所不談。

鴻一先生處，余雖不時前往；然諸君子之空談理論，殊爲余所不喜。且又飢來驅我，而後談文化，終難藉釋凍餒之虞。余向鴻一先生徵示其意，先生即介紹余爲華北大學教授，遂應聘焉。不久，河南大學復來函聘余（時河大稱中山大學，後稱河南大學，沿用至今），而剛封一師亦約往兼課，情詞懇切，實難遠辭。因而留平去汴，爲之躊躇不決者數日。一次，余與易先生閒話家常，始悉其於山西奉平時，下車後失落一箱，諸多衣物及僅餘之八百元，均置其中。來平後又有賦閒，故數月以來，皆賴告貸爲生。其時渠之眷屬：有一子，年二十餘，無職業；一妾，年不及三十；一婢女，長者十七八，

幼也十四五。此五口之家，而又漂泊他鄉，爲家長者將何以自處？於是余去汴之心遂決矣。華北大學教職，即可由曷先生在說。此議既與曷先生商定，乃偕赴滬。一先生處說明此意。鴻一先生亦係服膺孟子者，二老人晤談之下相識恨晚，故華大教職一事，遂得極順利之解決。

是年秋，余與Y小姐春珊君重返開封矣。開封爲余等經遊之地，雖爲歷史上之名都，而自然風光，一無足稱。城外平沙無垠，城內城內充斥，以故樹木稀少，益以形其枯瘠。每當春季，狂風日或數起，飛沙揚塵，天地烏色，行者眯目，居者闔戶。值此時也全城興嗟，以爲是末耳將臨。其沙土之細，無孔不入，自吾人之感官，以至箱櫃廚箚，均難免含垢含塵之辱，沙族殖民能力之大，曠觀世矣！余室中會書一聯云：「會漂流黑水洋裏，又羈旅黃沙土中。」此弱小者無可奈何之呼聲也。此言其名勝，則僅有宋之龍臺，禿然而立，與所謂潘楊二湖者，相對鬱鬱。吾思自然之變跡，決不似人事之懸殊，既乏沃土之財，復無山陵之險，何以古代建都？勸植此地？誠令人百思而不得一解者！但既來之則安之，倘於其他方面得彌其失，亦可謂不虛行矣。

其時河大教長爲龔自劍（字勉仲）先生。先生爲舊師大之舊師長，篤誠君子也，一

生以教育爲職志。先生以教育廳長，兼主此校。河大於省立大學中，規模較宏，有文理醫農諸院。校舍採中西合璧式，建築精美；惟置非其地，令人有「昭君出塞」之感。一師校長，爲同學孫廷璧（蘊璞）君，精明強幹，故得速主此校數年。余於兩校教課情形，無足稱述；惟余素以教育爲業，於此猶且樂而不知倦也。

開封有大量名貴古物，卽新鄭出土之周代銅器是也。其時存於文廟內之別室，數量之多，可佔巨厦數間。會爲康有爲、羅振玉、王維、及其專家所鑒定。由開封圖書館長何日章君，負保藏之責。何君亦係師人同學，隨時可請其導遊，余因得飽觀數千年之鐘鼎及諸器物，藉以見周代文化之雄烈，與夫藝術進階之精絕。近人有謂夏乃爬蟲時代，商爲牧畜時期，以周器證之，殊難行文化進階之跡也。惜安陽甲骨文之穴，模發掘，爲時較後，不得一觀遠古之文物。後數年，始於北平歷史語言研究所見之。董其事者，爲友人董作賓（字彥堂）君。渠將掘時之一切情況，或攝影，或繪圖，使人一目瞭然，猶可想見商代之遺制焉。彥堂以甲骨文入研究名家，今世無出其右者。卽以羣王諸人言之，恐亦遜其一籌。蓋彥堂一入考古之門，數十年如一日，無敢稍懈，故有此驚人成就；羽學術以後公居上，此前輩學人無奈後生何者也。

翻餘之眼，余最愛游覽書店，此已成半生之癖嗜。開封城中，有一南北通衢，名爲「書店街」，全城書賈廣集於此。各店所售書類雜質不一：有一偏於迎合思想潮流者，有一意守舊日作風者，亦有參合「西準酌古今」者。形形色色滿目琳琅。倘集全書店街所有文物而言之，不啻一市立大圖書館。惟以兜攬生意之故，往往於其書店命名，或於其所揭示之廣告上，用盡心機而別開生面。余所見書店中，有一如是之商號，卽曰：「人生親文物小商店。」凡經其門者，無不笑至捧腹，每於不自覺中，卽被誘入其內。余每往書店街，必涉入此小商店，一爲徘徊。余當時所用之文具，盡於彼購得之，此蓋以「不通」制勝者也。不觀今日之「超級」牙粉，或皮鞋「堡壘」者乎？語云：「蓋亦有道。」然則此中抑亦有道一也哉！人類喜劇之產生，大概孕育於此。余雖風治奮學，然此時遊覽書店之結果，則多購新書刊物以歸。計其時所閱者，多爲新興之社會科學及新文藝之類。余以爲常識之於人，狀如空氣與飲食。人不吸空氣，立死；不進飲食，數日亦死。然生乎今之世，而無作人必具之常識，祇知抱殘守缺，追尋於往古之跡，勢必至問之以今世何世，則答曰不知，復叩之以今日作人當如何，亦必啞然無以對也。人關之不死，奚益？常言：「人生，人生。」是生則爲人，死卽不得謂之人矣，世俗名之曰

「鬼」。且曰「生之時義大矣哉！」似此則「生」之義有二，曰動曰變。大化之常，苟無時而不動，無動而不變；吾人亦當隨其動而動，隨其變而變。動爲生義，變爲進化義，能動能變，方爲「進步的人生」。所受限制者，惟不可妄動妄變耳。蓋動有動之理，變有變之律，吾人依此「理」與「律」。爲動變是適可也。妄動妄變固死，不動不變亦死，其極則一。例如太陽系中之諸行星，應循其一究之軌道，而是動是變，如此則大化日新，永無窮極。倘某星以爲行行重行行，終古如斯，殊無意趣，而思另闢蹊徑，或止步逗留，則其光輝頓泯，終於爲殞石殞鐵而已。人生人生，亦當作如是觀。此余於新知識之追求，不敢稍忽者也。

當時余對於「爲學與作人」，亦有如是之感想：人何以爲學？爲學在於作人。是學者，學作人也。夫學有兩種：一爲從文學記錄上得來之學，讀書是已；一爲從非文字記錄上所得之學，觀察經驗是已。吾人所讀之書，當未寫成時，卽作者之觀察經驗；觀察經驗既著之於筆，斯爲具有文字之學矣。然世間事理，不盡於書；釋迦曰：「我說法四十九年，未着一字。」耶穌曰：「我之言如金寫出，世界亦不能容。」是則不盡言，言不盡意，而觀察經驗尙已。惟字廟之事理無窮，生之歲月有限，以如此渺小之人類，而

欲窮究往古來今之事理，博察上下四方之細情，亦莫異乎其難矣。顧人之生也，必有所專，斯爲不愧此。似此，則盡其力之所能及，窮其智之所能慮，亦可以死而無憾。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由文字記錄上得來之學，仍爲他人之學，非我之學；非文字記錄上得來之學，仍不外鑿之學，不必親切而有得。他人由觀察經驗得來之學，固亦可爲吾之學，然不盡爲吾之學。由自身觀察經驗得來之學，固較間接者爲親切矣，然未必全然可恃。必也以爲作人之參考，吸取其精英而陶冶之，始可增我德而益我智。吾嘗譬人之爲學，自身爲一化學師，外來之知識爲其原料，必將此等原料，由我而化合之，使其成爲另一化合物，方是「自得之學」。爲學在於是，作人亦在於是。此吾當時之所自勉，亦所以持之勉人者。

當余來開封不久，吾二弟××，自山東至。至則提其大衣，請我觀賞其所穿之褲。余一望，見其爲女人之褲，乃不勝詫異。叩其所以，始知其於五三慘案後，得卽與其友人薛君號召數字同志、抗敵於青非一帶。後經敵人毒勦，其司令薛君所乘之汽車，被擊如蜂窩，薛君殉難，數百健兒亦同時死。吾弟於彈雨中逃脫，倉皇遁至友人家，亟思易服出走，不得已而作其友妻之褲，遂輾轉來汴。今吾弟復被敵人所俘虜矣，念之惴惴不

自安！余願於此略述吾弟之生平：

吾弟天賦橫警，詭計多端，刁鑽古怪，人莫能測。其多材多藝之處，幾令人不敢相信。猶憶吾輩幼時，余父令吾等各言其志，余對曰：「志在教書。」三弟時尙無識，莫知所答。嗣友二弟，則率爾而對曰：「東洋刀！盒子砲！黃皮靴！」其時軍警長官之服着蓋如是也。爾後家中人常以此揶之，彼亦不顧。吾家貧，不能同時供吾兄弟求學，以故二弟未得受完全教育。年已長，始入小學；一年後，即入中學；又一年，乃入大學，於大學肄業亦年餘，復考入張家口之宏道學院，未及畢業，而該院停辦，遂從軍。於軍中自習英文，喜填詞，二者均有成就，操英語尤勝。好古董，時亦搜集宋元版本與墳。居常慕高爾基之爲人，故亦自稱爲「社會大學」學生；然決不肯以文自甘，十數年以變槍自隨，射擊成癖，多奇中，蓋幼年之志，不能忘懷也。其歷略：爲軍中執法官，爲青年會幹事，爲河南二師訓育主任與英文教員，爲山東七中訓育主任與黨義教師，爲山東八中史地教員，爲遼城公安局長，爲吾縣民團大隊長，爲濟南市政府科員，爲膠縣禹城縣政府科長，爲鄆城即墨教育局長，爲某埠黨會中首領，爲鐵血鋤奸團首領，爲最爲危險性之某首領……所作事類之雜，方面之多，不能盡記。其行事可述者：曾

於幼年以計退賊，潛行移家於縣城；曾赴蒙古大寺緝佛像（據謂係廣佈佛法），獲被擒獲以火石壓死；曾棍責匪人窩主，而以其吃餃子之時數計棍數；曾深夜越牆入緝紳家捕獲犯，而暗以醫生為耳目；曾以演講之力，擣伏威震一方之石為王；曾以奇計，擒魯北著名二匪首曾尊為棍之手，而拆卸之，以備其訊；曾與一自恃博學之人談古學，而使之屈曾於汽車行駛中槍擊雙輪，而使親者咋舌；曾自設辦公室之雜物，而以縛一鬼鬼之學生交於警察；曾與某總統之公子鬥法，而使之甘收下風；曾假漢灯，而策勸其過奸工作；曾限期指使肥手，為其竊取青色之敵人大幣，并竊某市偽公安局長之身份證而歸還之，此其犖犖大者，且為余之所知者也。此外，其神出鬼沒之事，為余所不知者，當不可指敘。以其機警之性行，與夫多材多藝之思，出入於千變萬化之環境中，而又担負其千銀萬兩之使命，其年來所演精彩動人之節目當益盛。不幸而身陷於獄，後此不知何以為計？以上所述，不過其行之綱領，讀者無以譏其原委。余將不避「內台叫好」之嫌，詳記其生平，入之異行傳續集中。

其時吾二弟在汴小住，為其製換衣服，即赴陳州二師供職去矣。旋吾三弟仁生，亦偕吾長子（前妻所生）。至仁生方自山東四師卒業，因考入河南大學預科。時仁生已立

志習醫，後考入齊魯大學醫學院，肄業七年。沈戰事興，遵父命投効空軍，充醫官三年半，初駐臨沂，次孝感，次繞道海路入川，駐重慶，再赴廣陽，導自市醫機場，歷險最多，今充西康管理衛生院院長已三年餘矣。仁生體弱魁偉，身長可比曹交。賦性沉默，而又善滑稽。曾於華北運動會得「短跑怪傑」之稱，驅短跑健將劉長春而使之仆。亦善鷄鳴犬吠之技，效犬吠尤絕；專心摹擬，類吠聲，其道日進。或效狐犬吠月，或效惡犬逐人，或效羣狗狺狺而爭鬥，聽者無不以爲置身狗類世界中，西人稱之爲「Dog's Head」。蓋亦樂觀人也。

吾子時年十三，卽送入黎明中學肄業。後此吾子之行徑，亦可謂由「怪童」進而爲「怪人」矣。彼入黎明中學校，初似可知用功，繼而成爲戲迷。有錢則聽戲，無錢則讀戲報。漸次與伶人交遊矣，漸次出現於舞臺爲彼等鳴鑼矣。余返魯，吾子卽轉學煙台，中，醉心戲劇尤甚，居然粉墨登場矣。時會考之制尚未行，初中得以畢業。旋役考余所長之濟南高中，未錄取，頗怨余不顧情面。不得已，再返八中，入高中部，旋又爲八中校長（後改烟台中學），彼始稍見就範。然每與之談，則知其對於聖賢彙傑，及人類一切事功，竟一律否認。余叩以何事爲上？答曰：「唱戲第一。」畢業會考，兩次不及格。

。余託情送其入齊魯大學肄業，甫兩月，彼又自行考入實驗劇院。余聞之，心殊喜；以爲得其所志矣。執意入校三日，又聲請退學；其所持理由：彼欲習「老生」，而院中指習「武生」。殊違其志。院中乃俯順其意，令其照常肄業；彼則謂經此打擊，已無興趣，終乃退學。至此，所謂家庭教育者，於吾子已無所用其力矣。時馮煥章先生居泰山，願收爲不肯就範之次子，而馮應教導。李烈鈞（協和）將軍之公子蕭鵬君，卽以此等資格而在彼受教者。吾子亦隨後至。吾子及李公子，作息於一室有兩先生日常伴讀；馮先生於每週必有訓話，往往以現身說法，藉資激勵。然吾子仍持其否認一切之主張，陽奉陰違，屢以八月。屢記請辭，終則赴濟就醫不復反。不久，遂與一北平女子結婚。此次山東淪陷，初隨吾父務力於教工作，漸亦自覺無趣，乃偕其妻赴北平。年來聞其自力更生，頗憐前此之所爲；然吾於此兒，不能不稱之爲「天生的盧無主義者」。

余在汴任教一年，亦曾兼女師功課。河大三換校長，查先生後，爲鄧萃英（字芝園）先生，再次爲黃際遇（字任初）先生，均以教育廳長兼主校政者。鄧先生，曾充師大校長，爲人圓通，黃先生，以勤理專家，而兼長國學，亦擅書法，風雅士也。余於十

七年冬，忽患盲腸炎，幾死者屢屢；但余堅不謂治，殊以性命作兒戲矣。二年中大獲六次，每次須靜臥一二月，始告平復。後轉慢性發炎，苟延性命於今日。今草此文，正醫隱作瘵也。

默僧自述第一冊終

三十三年除夕脫稿於北 雲龍山莊

購於成都
出熙隆藏
書局
35.10.24
#17000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渝）初版

默僧自述

實售國幣

元

著作
者
張
默
生

出版
者
人
物
雜
誌
社

重慶南紀門韓家巷九號

總
經
售
聯
營
書
店

重慶林森路一四四號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78

112362

112362

4

1700

1805